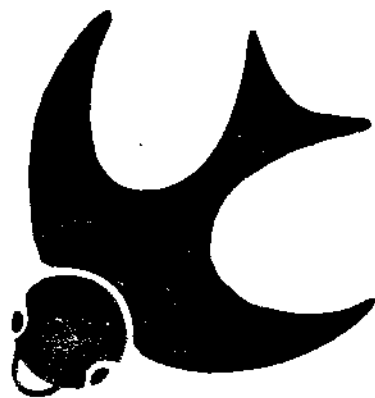


南華經文
甲子年



日六十

交通史出版廣告

交通史全書分總務、路政、電政、郵政、航政、及航空六編，都千餘萬言，經五次之改編，歷八載之歲月，始告蒞事，為研究交通行政及服務交通界必需之書。茲為閱者選購便利起見，分編出版，郵政航空航政三編先成，揭其售價於次：

甲、交通史郵政編價目

一、維昌報紙平裝 全編四册 價四元

一、毛道林紙平裝 同上 價五元

一、毛道林紙精裝 同上 價六元六角

乙、交通史航空編價目

一、維昌報紙平裝 全編一册 價一元

一、毛道林紙平裝 同上 價一元二角

一、毛道林紙精裝 同上 價一元六角

丙、交通史航政編價目

一、維昌報紙平裝 全編六册 價七元

一、毛道林紙平裝 同上 價十元

一、毛道林紙精裝 同上 價十二元

上列各價在本會直接整購每編十部以上九五折。二十部以上九折。三十部以上八五折。五十部以上八折。郵購寄費均照原價加收一成（同時每編購至十部以上可酌減但以報紙一種為限）

發行所

交通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
鐵道部 南京薩家灣鐵道部內

代售處

上海民智書局及各分局
上海交通大學及北平管理學院唐山土木工程學院
鐵道部直轄各路局
交通部直轄各電政管理局郵政總局及各郵務管理局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八號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八號合刊

目錄

戰勝紀念碑·····	孫福熙·····(一一五)
我的羅羅狗——獅子·····	楊成志·····(六一三)
推殘文化·····	苦 苦·····(三一—)
藝術創作的矛盾·····	彭榮楨·····(四一六)
和他們共死疆場·····	也 文·····(六一—)
世亂出英雄·····	劉鑑文·····(五一三)
幾個朋友底素描·····	陳守梅·····(三一四)
最後之一課·····	大 琨·····(五一四)
標語——我們等着吧·····	也 文·····(四二—)
影·····	傅也文·····(四二—)
詩歌	

尾運·····	繆九·····(四一四)
夏夜·····	明春·····(四一)
殘花底呻吟·····	彭榮楨·····(四七—四九)
給——·····	慕農·····(四九—五〇)
汽車夫胡阿毛·····	陳守梅·····(五〇—五一)
中國女詩人·····	曾仲鳴·····(五一—五二)
古雲庵(續完)·····	更煜·····(五二—五三)
日軍炮火所給我們的教訓·····	陳醉雲·····(五三—五九)
摸索(第二章)·····	春然·····(七—八)
畫家龔珏逝世·····	杏·····(八—九)
從·····談到漢字裝飾·····	作之·····(八—八)
砲台前而停着四艘日艦·····	也文·····(八—九)
煙影·····	陳達仁·····(九—九)
武林偶感·····	錢畊莘·····(九—一〇)
我們勝利了·····	也文·····(一〇—一〇)
是是非非·····	春苔等·····(一〇—一〇)

本刊第四號，不久可以排印成功，現在先將第七第八兩號合刊，勉強趕印出版，特向閱者道歉。又合刊本仍照原價每本實售二角；預定者亦只作一期計算。

戰勝紀念碑

孫福熙

(簡稱戰勝碑，三幕劇。)

【人物】

中國步哨(兼扮銅像)

農婦

小孩(帶橘子與洋囡囡)

中國兵三五人至數十人

東洋兵三五人

主席

樂隊與觀衆十人以上

第一幕 (約二十五分鐘)

【佈景】一片荒野，淒冷的夜中天氣，露出一牙殘月。布

景上畫清淡的天色，上面稍有沈暗的雲塊，增加了恐

怖，缺月淡黃色，後背用電燈襯映。中國步哨一人，

立在台口右角，面向左，執槍，全副武裝，探望敵人

本劇之編，爲長期抵抗中，在後方戰壕中士兵們自己娛樂之用；如有演劇家，能夠到戰壕中去開演，以慰勞奮勇禦侮的勤苦士卒，自然更好了。至於抗日團體，或學校民衆團體，亦可應用，以激發民氣，慰藉戰爭中所受的種種苦痛。

這戲劇很注重佈景與佈聲的刺戟，然而並不是沒有豐富的設備，就不能開演了。我們特別設法，在很簡單的設備中，亦可得到很好的成績。

如欲轉載，開演，或攝製影片，均不禁止，而且不要版權，但當欲刪改或開演與攝影時，最好請通知原著人，以免文字中有不明瞭之處。

情勢。幕開後，靜默約三分鐘，布景左角一陣火煙，可燒煤油，或如舊戲中出鬼時的燒松脂屑爲之，以示敵人的敵火，同時擊鼓或踏地板一聲，這是大敵的聲音。

中國步哨 阿育……

（叫聲後立即倒地，沈默五分鐘，此後，猛然的爬起來，坐在地上。）

哨 誰叫呀？……這是我叫的！（俯頭看右腿，撫弄了一下）我叫的。……我是不應該叫的。腿上受點傷，就能使我叫痛了嗎？我既然願意當兵，就不該叫痛。我是當步哨的，叫痛就要給敵人聽到了。（他跛了足，掙扎起來，在原地位，原樣的探望。）

哨 口號！（說着就提槍預備放。台左出來一個農婦及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在未出台時就聽到農婦說。）

婦 我是難民，老百姓。（慢慢的走出來，步哨把預備放的槍放下。）

哨 你是哪裏逃來的。

婦 我的男人死了！東洋兵殺的！

哨 哪裏殺的？

婦 在瀏河，東洋兵都爬上岸了！鄰家男人也殺死了，東洋兵推倒女人脫褲子。我偷偷的從後門逃出來。你還不逃嗎？

哨 當兵是不想逃的。東洋兵有多少？

婦 野獸的一羣，不知道幾萬幾千。你一個人有啥法子打他們呢？

哨 有大敵沒有？

婦 你還不想逃？打聽大敵，你有啥用場？

哨 我回去報告長官。（因傷痛而發抖）

婦 （從頭到腳看步哨身上。）你還在發抖？

哨 我被敵人的大敵打傷了右腿。

婦 那麼你怎樣回去報告呢？我扶你去。

哨 謝謝你，我不回去。打聽消息是我們的職務，打聽慣了，不管能不能夠去報告，一直到要死，還是要打聽消息的。我要得到重要的消息的時候，我回去。我走不動，就爬回去。你們快點逃，過去就是我們中國的陣地。

婦（將走，再回頭。）你吃飯沒有？

哨 我不要吃。

孩 你要吃點心勿！

哨（格外和善的說）謝謝你。

孩（胸袋中掏出一個橘子，交給步哨。）吃一個橘子。

哨 我不能吃的（屢辭屢遜。）

孩（胸袋中掏出一個洋囡囡。）這個給你玩玩。

（屢辭屢遜，終於，農婦與小孩丟了洋囡囡下台。步

哨看看洋囡囡，又探看前面敵陣，顧盼約五分鐘，幕

緩緩下。）

第二幕（約二十五分鐘）

【佈景】 布景上畫一片烽火，遠遠的許多戎馬槍砲。最好用彩色活動電影，表現作戰時種種動作，并在後台開空槍，來復槍，機關槍，空砲，以引起戰爭時的實況。台前左角置一大砲或機關槍，使台面上有一個重心，或者堆沙袋作戰壕，或者以茅屋一角做營帳。但什麼都沒有亦不要緊。在裝過煤油的鐵箱內，燃放小鞭炮，忽繼忽續，亦可代作槍聲，槍砲聲五分鐘後，幕

開，槍砲聲仍然繼續，長官士兵數十人或數人，作衝鋒動作。

長 衝鋒！

士兵們 殺！（士兵們高舉旗子，槍械，大刀隊的大刀，及民衆團體贈送的『勝利』，『祈戰死』的彩旗，絕盡裝點的熱鬧。從台右走進，又從台左出來，接連的走約五分鐘，兩個兵拉了一個東洋兵上來，他帽上有一條闊的紅帶，到長官前審問。）

長 你什麼名字？

東洋兵（作不懂狀。）

兵 長官！他是懂中國話的，我們俘虜他的時候，他說上海話，懇求我們放了他。

長 看你好像受過教育的人，你據實說出來吧！

東 阿拉不能說。（他用不純粹的上海話。）

長 做了俘虜，照例只有受兩種待遇：考問或者是拷打。我們的士兵不知何等的受你們的虐待呢。你們是，甚而至於對於手無寸鐵的平民女子小孩，姦淫殺戮，無所不為的。我們本來可以把你殺死完事，用不著審問

。不過，我們不像你們的野蠻。

東 我也不是我要殺人。

長 問你什麼名字。

東 我是白木，在第九師團第二十二聯隊。

長 你是哪一天上戰線來的。

東 我一到上海就派遣到前線。在阿拉本邦的時候，大家

聽到現在是攻南京了，我們來支那，只要防守上海好了。哪裏曉得，我們同胞死了很多人，我們到岸以後，半夜裏就送上戰場來了。

長 你們的司令部設在什麼地方？

東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今天承蒙貴軍優待，司令部在哪裏，我想告訴貴軍長，不過小兵實在不曉得。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萬物同胞，實在不想當兵殺人。日本自己有國土，遠路趕到人家裏來殺人，非但良心不安，阿拉相借，而且將來必有惡報。阿拉不殺人，阿拉的刀槍殺人，刀槍不殺人，爭名奪利的大人物命令刀槍來殺人，貴軍是在貴國土地上抵抗。敵國是到人家來侵略。

長 看你是有點明白的，放你回去吧！日本多一個明白的

人，就是少一個被人利用做侵略的工具。不管你所說的是不是出於誠心，還是放你回去！

東 謝謝軍長！（且說且爬倒地上，四手四腳着地叩頭，

重複道謝。幕緩緩下。）

第三幕（約二十五分鐘）

【佈景】開市的廣場中，佈置紀念碑的底座，上面一個銅像或石像，即第一幕的步哨所扮。裝束姿態完全與以前一樣，但一切都塗古銅色顏料，或塗白粉，連手臉也在內，模倣銅像與石像的樣子，故不能有太大的動作。對面是一個較低的演說台，主席立在上面致辭，舉行紀念碑落成典禮。民衆十人至數十百人，圍繞紀念碑與演說台觀禮。燃放鞭炮，演奏軍樂。如果沒有軍樂隊，可用鑼鼓喇叭，愈熱鬧愈好。熱鬧中幕漸漸起。開幕前後均奏樂五分鐘，樂止，主席演說。

主 諸位同胞！今天，我們的戰勝紀念碑開幕，是我們最快樂的一天。不過，這是我們快樂的第一天，我們從此自強，從此不受什麼國家的侵略了。諸位都知道，

我們是四萬萬人的大民族，爲了愛好和平的緣故，但不去侵略他人，有人來侵略，好退讓的地方總是退讓。這個人說要一塊居留地，我們給他，那個人要求經商不納捐，我們允許他。到了後來，什麼小國都可派了軍隊，佔據我們的地方，什麼小國都可欺侮我們了。我們絕對的主張和平，然而絕對的不能受人欺侮，凡有欺侮我們的，我們必定以全力去抵抗。這一次，日本派了大軍用暴力壓迫我們，我們是抵抗而戰勝了。這不但是打出了日本人的侵略，而且是，對全世界聲明，中華民族是不受人欺侮，是以武裝來擁護和平的。

衆 (全體鼓掌，而且高喊。) 武裝擁護和平，中華民族萬歲！

主 不過，要享權利，必先盡義務；要安全，必先有犧牲。我們今天的安全，今天的快樂，今天的光榮，完全是我們的忠義勇武的英雄士卒的犧牲購買來的 (說到這句時，以手指點對面的銅像，觀衆的視線都移注銅像，銅像說話。)

像 我與你們一同光榮，一同快樂，一同安全。

主 今天以後的安全快樂光榮，這是要用我們的犧牲去購買了 (當主席說話時，觀衆立即注視主席，聽銅像又說時，又立即齊問銅像，以凝聚注意的美觀。)

像 我的犧牲不緊要，我只要我們民族的光榮！

主 你們聽到，只要民族的光榮，個人的犧牲不緊要！

衆 個人的犧牲不緊要！ (鞭炮齊放，樂隊齊奏勝利之曲，幕漸漸下，羣衆高呼反覆兩句口號。)

中華民國萬歲！個人的犧牲不緊要！

(全劇約一小時半演完)

讀者諸君：

本刊第四號，前因受戰事影響，誤航。以致現正設法趕印中，不日即可出版。

本社啓

我的羅羅狗——獅子

楊成志

The rich man's Guardian and the poor man's friend,
The only or atrue faithful to the end.

In life the firmest friend,

The first to Welcome, foremost to defend,

Whose honest heart is still his master's own,

Who labours, fight, lives, breathes for him alone.



當我誦唸這著名詩人拜倫(Bayron)歌頌紐芬蘭狗的上頭幾句詩時，拿來追憶我遺失去的羅羅狗，越覺得他描寫的真確，越使我感到無窮的悼痛！「忠義至終的唯一造物」(詩第二句)呀！牠竟遭不測於半途而離我了！「牠真誠的心仍然是牠自己的主人」(詩第五句)，但牠是否尚生存在人間而懷念着我？抑果被波臣捲去而葬身於珠水之中？三年的伴侶，一旦渺然辭去！怎能不使我惆悵追念！

說起狗之爲物，非尋常動物所可比，牠不特在科學研究上占重要的位置，對於文化和人類也有密切的關聯。尤其是談起我這隻萬里風塵帶回來的愛犬，對於我自己的生命史上和西南民族調查生活上曾發生過特殊的關係！因滿腔充實了對狗的熱感，雖自愧不文如我，極想借些機緣，洩我一股悶氣，所以在此，我惟有先談狗的概論而及於羅羅狗的故事。雖不敢自云心得，只願天下的同好者，能夠表同情而已！

狗是屬於脊椎動物中的哺乳類，有胎盤類，食血類，裂脚類，總其名曰犬科 (Canidae)。其種類甚夥，據動物大詞典的記載，有三十六種，名稱如下：

豺狗，神，葵，藏葵，牧羊犬，提，靈提，狐提。血提，鹿提，兔提，兔提，狗狗，曲膝狗，瘦，焦瘦，狐瘦，鷲瘦，英瘦，灰瘦，獅子狗，叭喇狗，謀犬，縣狗，獾，水獾，拾獾，嚮導犬，救凍犬，矮駱犬，獾犬，北極犬，澳洲犬，紐芬蘭犬，蠻犬。

其次依窩斯 (J. H. Walsh) 在他的 *British Rural Sports* 書中分狗為六類，曰：

- 狼提 Wolf hounds
- 盧提 Gray hound
- 獾 Spaniel
- 提 Hound
- 葵 Mastiffs
- 梗 Terriers

再翻閱我國的古籍，對狗也有相當的記載，我們看看他們怎樣分晰吧。如：

詩經：齊風曰：「盧令令，盧重環，盧重錡，」秦風曰：「輅車鸞鑣，載檢猷駟。」又曰：「無使龍也吠！」

禮記：曲禮曰：「凡祭宗廟之禮犬曰獻羹。」少儀曰：「守犬，田犬則授擯者，即受乃問犬名。」內則曰：「狗赤股而躁臊。」

爾雅：釋畜曰：「犬生三養：一蕭，一蕭。」又曰：「長隊獫，短隊狷獫。」又曰：「絕有力，獠龍狗也。」又曰：「狗四尺為獫。」又曰：「未成毫狗。」

山海經：海內北經曰：「蜺犬如犬青，食人從首始。」說文：犬子曰：「隴西謂犬子為猶。」許氏說文云：「多毛曰龐；長隊曰獫；短隊曰狷；去勢曰獫；四尺曰獫；狂犬曰獫；生一子曰獫；曰蕭；二子曰獫，三子曰獫。」

博物志：物名考曰：「韓國有黑犬名盧，宋有駿犬曰龍。」

三才圖會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這樣看來，所謂盧，檢，駟，龐，獻羹，狗，守犬

，田犬，農師，藏，獠，葵，毫狗，蝟犬，猶，誰，犛，獠，獠，獠，吠犬，食犬，及蠻犬，鬱林犬，（見柱海獸志）鷹背狗，（見輟耕錄），犴（見犴侯傳），烏龍，（見搜神記）木狗（見熊太古冀越集），地羊，白龍，黃犬，黑犬，白犬，地厭，白龍沙，（見本草綱目）……統通都是我國從來對於狗的種類實錄。

合中西狗類的形態，體格，象養，加以比較及分晰，這確是動物學上最值得研究的一種科學。

狗的種類既這般的繁夥，畢竟狗是從那裏來？怎樣成爲家畜？這又是值得考證的問題。據達爾文在他的物種由來裏頭說及狗的來源是數經野種變而成爲家畜的。現在的動物學家也承認狗是狼的變種，勃魯克（H.C. Brooke）曾因此公認的理論，實行象養一隻野狼，以求試驗，結果，野狼能變成狗來，可作實證。地質學家基啓（Geikie）在他的地質學教科書（*Tenth-Book of geology* 第二卷第一三五六頁）會這樣地說道：

「狗在上古石器時代，不是歐洲的土獸，及至近古石器時代乃由中亞細亞移傳入歐陸的。因介在近古石器

時代之初與上古石器時代之末這個時期中間，那部落的人民是以狩獵爲生活的，他們除能用石頭，用樹枝及結繩之外，更利用狗類爲看守者，爲拒絕的毀滅者，爲飢餓時的食物，爲尋踪追躡的助手。所以狗之成爲家畜，或許先於羊和牛。」

又據愛略脫（C. F. Scott Elliot）在他的先史期人類及其社會（*Prehistoric man and his Society* 第一九七頁）中說道：

「……在俄國波羅加亞湖的沖積地，曾發現過上水河時代的一種似狼狗，其學名爲 *C. Ponticani*，測驗其遺骨的結果，恰與澳大利犬（*Dingo*）和爪哇的半狼狗極相似。有的人更以爲印度的野狗是狗的祖先，亞西尼亞（*Asiatic*）埃及，馬約喀（*Majorca*）的狗種與這種狗也極相似的。」

再照克洛巴（A. L. Kroeber）在他的人類學（*Anthropology* 第四四六頁）說道：

「上古石器時代之初——瓦器，弓，狗的時代——大約紀元前一萬六千年間，埃及已經有了這些東西了！」

就以上地質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來談狗的起原，確是一種津津有味學問。

狗與科學研究的關係既如上述，現且轉而談及文化和人類社會與狗又發生甚麼關聯這個問題來了。所謂文化的表現，最易見而易決定的，莫如拿出出版物或著述來做測驗的對象。關於狗的出版物，在外國方面，就我所知者，據有：

A 雜誌方面，如：

- 1 田獵雜誌 (The Field)
- 2 現代狗談 (Modern dogs)
- 3 我們的狗 (Our dogs)
- 4 狗會雜誌 (The Kennel Magazine)
- 5 狗會圖書新聞 (The Illustrated Kennel News)

B 書籍方面，較著名者，如：

- 1 狗百科全書 (The Kennel Encyclopaedia)
- 2 狗會的沿革及其工作報告 (A. History and Record of its Work)
- 3 中國與日本的狗 (V. W. F. Collier—Dogs of China

and Japan)

- 4 幸運的狗 (Rowland John—Lucky dogs)
- 5 狗類集談 (Rowland John—All Sorts of Dogs)
- 6 辛白狗的生活 (Editor of Life—Sinbad: A Dog's Life)
- 7 我的龐培狗 (C. B. Poutney—My Dog Pompey)
- 8 北平的無鼻狗 (P. Kirnse and E. V. Lucas—Nose at The Shaw)
- 9 小狗叢談 (Rowland Johns—Puppies)
- 10 愛爾蘭獵犬的故事 (Moyra Charlton—Patch: The Story of a Mongrel)
- 11 狗論——衛生與疾病 (J. Petrus—Le Chien)
- 12 我們的狗 (Paul Mégirin—Nos Chiens)
- 13 狗友錄 (Le Livre Notre Ami Le Chien)
- 14 英美狗談 (W. J. Henry—Dogs of Great Britain, America etc.)

至中國對狗的著述，至今雖沒有專書，然也有些零碎的詩歌賦志，足資誦讀的，列簡表如下：

題 目	著作人	朝 代	本 文 字 數
走狗賦	傅元	晉	三六〇
大狗賦	賈岱宗	魏	四〇〇
天狗賦	杜甫	唐	五八四
傷斃犬賦	闕名	唐	一八一
狗賦	吳淑	宋	三九五
園陵犬賦	王禹偁	宋	四二四
義犬志	張壽明	明	二五七
狗詩	張華	晉	二〇
獵犬行	蘇拯	唐	八四
狂犬	孔平仲	宋	一一〇
咏犬	梅堯臣	宋	四〇
咏吠狗	蘇軾	宋	一〇〇
桃花犬歌	李至	宋	一六八
畜犬	李本中	宋	六〇
詠犬	呂徽之	元	二八

題李迪畫犬

高 啓 明

二〇一

若就藝術與狗的關係談來，在我國實不少關於狗的作品。最著者莫如周朝的「周百獸圖」（圖見西清古鑑）狗占其間，在圖上畫出的狗形有三種，一為短尾豎耳，一為長身，長尾，長前脚和豎耳，一為肥大而長尾和豎尾。這可作當時一種理想狗像的表現了。其次，從古塚掘出來的漢代「磁犬」圖見勞化的漢代的中國磁器——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by Berthald Laufer 碩大而強幹，簡直是一種獒的形態。再其次，在中國隨處可見的「石獅」，據中國與日本的狗的第五章中國的獅中的考證謂「獅狗」，和「狗獅」是由印度的佛教傳至中國，具相同的變化形像，就以上三種物證來看，狗早已入藝術的宮了！

文獻與藝術為文化的代表物既如上述。茲且說到狗與人類的觀點上來。

狗與人類當在牧獵時代已發生密切的關係了！我們只追尋到世界上的原始民族，如埃士企摩人，布西門人，坡里內西亞人……無不以狗為最親愛的家畜。即近令文明各國也視狗為人類的寵物。因此，「狗為人類的朋友」(The

Chien est l'ami de l'homme)這句俗語是千真萬確的。

在亞西利亞 (Assyria) 有養狗諺曰：

「黑狗白耳，使人富貴；

白狗黃頭，使人昌盛；

黃狗白尾，使人累代居官；

黑狗白前脚，使人多產女兒；

黃狗白前脚，使人幸運；

白狗黑頭，使人幸運又致富；

白狗黑尾，使人累代乘四輪車。」

令我們看了，只覺得人狗是何等的密切吸引！

說到狗與迷信，也與人類具絕大的情緣。在愛西屋皮

亞 (Ethiopia) 的人民有選舉狗為皇帝的慣俗 (見大英百科

全書)；在埃及有狗神名曰阿紐比斯 (Anubis)，希臘與羅

馬做而奉行之。在我國呢？北平有狗王廟，(見中國與日

本的狗第三二頁)，福州東門外有一個狗的塑像；古以狗

祭神，名曰「獻羹」；現在雲南的青苗族尚存以狗肉獻神的

慣俗。至「十二生肖」中的「戌」，或「狗」，風行於印度，

埃及，土耳其，迦勒底及中國；「天狗蝕月」的傳說，深印

了四萬萬同胞的腦袋。此外關於狗的傳說或故事散見各書，(以淵鑑類函的獸部和古今圖書集成的博物彙編禽蟲典為大觀。)不勝枚舉，其中我認為頗奇特的，莫如人狗合一的傳說，四夷附錄曰：

「契丹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為犬鳴，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生女為人，自相婚嫁，

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

憐之，使逃歸，與其箸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

箸，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

說來真是湊巧。現在非洲海岸和馬達加之間，有一個

沒有人居住的孤獨小島，原名為建底勒瓦，全島都被狗所

佔據，航海家因此就叫牠為狗島或狗國，這豈不是所謂理

想的傳說，竟與事實符合麼？

狗能助人田獵和守戶，代人曳擡雪車和負重，能供人

娛樂開賽狗會，或撮電影，誰也知道。最令人驚奇的莫如

「戰狗」(Chiens de Guerre)的本領了。在歐戰當中，「戰

狗」能受指揮，在戰壕，軍營，軍醫處，紅十字會裏，忍

耐服役，尤其是能充偵探的職責，而且能組成有紀律的隊

伍幫助戰爭及鼓勵戰士向前，表示有毛穎的英雄，在我們的狗第八頁叙及有一次有一萬三千隻狗在炮火當中，組成有規律的聯隊，擔任衝鋒，結果死了百分之二十五，在戰史上這是狗爲人類何等光榮的犧牲！

因此希臘的大哲家蘇格拉底曾這樣地說道：

「誰越學習去認識人類，誰一定會越學習去愛狗。」

似乎記得法國的自然科學家蒲豐(Buffon)在他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書中對待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人類最初的藝術，曾實行過狗的教育，這種藝術的結果，便是全地球上一切和平的占有和征服吧。」

人類與狗這樣的密切，這無怪乎當今文明各國，狗會林立。對狗的功用及研究和出版物特別擴大，我們可預料人類的爲進化一天，對狗的愛寵必會濃厚一天的！

上頭概論科學，文化和人類三方面與狗的關係，拉雜地說得太長了！表面看來似乎雖題千里；然作者一因我國從來對於狗的著述，極感缺憾；一因想介紹給一般同好增加愛狗的理論與實際；而且因自己性嗜考據，所以執筆起來無法停止。居此三端，是以不嫌冗長，擴大敘述。現且

捨繁就簡，言歸正傳，談及我的羅羅狗的故事來吧！

在此，我又要分爲理論的根據和事實的回憶兩方面，要知怎樣，且聽下頭分解！

A 理論的根據

第一、我們知道人能成爲萬物之靈，特恃其固有文化的表現，所謂人類的文化，據惠斯傑(Wheeler)教授之言，分爲九種曰：語言，物質的特徵，技術，神話與科學智識，宗教的習俗，家族與社會組織，財產，政治，戰爭。我們現在拿這九種原素來測驗狗，也發見了具差等的特徵。例如：(一)狗能吠能嗥，略具語言的表現；(二)猴子戲的狗能樁確，這是物質特徵中使用器具的表現；(三)銀幕上的狗能集會表現其各種的技術；(四)狗所以吠月，是牠表示奇怪的影像，曳搗渡水的寒帶狗，能避開行薄水的危險，是牠的理智表現；(五)犬對主人所表示的尊敬情感，正等於人對神所表示的尊敬情感一樣；(克洛巴教授之言)(六)狗能互助合作，如上頭所說「戰爭狗」的服役軍營，南極探險記中的曳搗雪犬，便是牠們社會組織的表現；狗對別種動物也會表示親愛，如馬夫的狗，與馬爲友；牧羊人

的狗與羊爲友，這也是一種共同生活的表現；(七)當狗得着主人的食餌，若有他狗想來爭食時，牠必發怒驅逐，牠很有保守財產的表現；(八)狗能馭馬，保羊，又能守戶田獵，這是牠具有統治權和搶奪權的表示；(九)狗性好鬥，這是牠戰爭的表現。那末，這樣說起來，狗也如人類一樣有其固有的文化表現了！所差者人類文化與狗的比較，只是程度的問題而已（西村真次的人類學談話的述語）。這便是我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表示愛狗的一點主見。

其次，民族的誇大性固是一種通例，如希臘人稱外國人爲 Barbarian，巴部涼山的獨立羅羅稱漢人爲「漢奴」，然而沒有像我們貴國人稱他族爲狗類的那般利害的。這固由於「尊夏攘夷」的傳統觀念所使然，其實，處在這民族平等，世界大同的環宇內，是最不應該的一回事，而且應根本把這種鄙視他族的成見完全剷除才對。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和「北狄」等名稱，以後固應推翻了去，成爲中華民族的統稱。然而在歷史上我們漢族是目異族爲狗的子孫，謂予不信，且打開書來。

山海經記載犬戎族的起原曰：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

後漢書南蠻傳，記載蠻夷的起原曰：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賜黃金千緡，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隸之結，着獨立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歷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表示我對牠的愛戀。羅羅狗這個名詞是很特別的，且讓我說來吧！

憶起三年前的季秋，雪片紛飛，冷氣刺骨，正值我入巴布涼山調查獨立羅羅族的時候。我遊了囉咖部落到諸路摩餽部落來僅三天，我所住的是祿小酋長呷呷的家裏。祿小呷呷有母一人，姊二人，妹二人，他年紀雖不夠十七歲，因日夜吹生鴉片烟太利害的緣故，長得身瘦如柴，面黃如土，我樂得和他周旋，他也對我頗致愛意。因飛雪落個不止，屋外的一切呈現着白化而光輝的境地，出門既不能，我只得和主人全家及兩個老「漢把」圍坐在「火塘」烤火，談天說笑，度我遊子在家內觀察的日常生活。我在那裏差不多住了十天，待雪完全融化，晴天出現之後遂告離去。將出門的一天，小呷呷因我來時送了許多紅布，針線，紙烟，白糖……等物給他，他知道我愛涼山狗，便回贈一隻重約五斤生世才二十天的小杜狗給我做紀念，並說道：「只等待數月以後，牠就會長成像我家中你所看見的八隻狗，那般高大而凶悍的樣子，你帶回去，不好忘記我吧！」他說時似乎表出依依不忍捨我的情態，他全家人送我出門

外，我便向着別個部落的山路跑去。他們叫小狗爲丁丁（Tei Zai）我以其音似和狗的形似，便取其名曰獅子，在高山險阻，叢林密佈的蕭條旅途上，我很得意地有時把牠抱在騎在我的馬上，有時叫胡漢把代抱，有時行到平路更讓牠自己步行，令我忘記了許多勞倦的感覺。我從一個部落到別一個部落，停息時，牠得飽嘗牛羊之肉，起行時，牠又活潑運動，尤其是當我住祿雨思酋長家中，牠更得着優籠的待遇！不久，當我在丁丁酋長家中遠聞着胡縣佐因病身亡，漢蠻大起互相殘殺的警耗，不得已匆匆辭別了我可愛的涼山，遂趕回到六城壩自攝雙重代理縣佐的職責，此時獅子已長得自然地能跟人上山下山那般將如大狗的本性了！我極力調和漢蠻的糾紛，日常在縣佐署中應接之暇，便和獅子作各種玩耍，我會教導牠跳高，我會訓練牠和我去打獵。每天晚上牠睡在我的床下，天將亮時，牠便起身站在床前用口咬蚊帳和被，使我醒覺，打開門給牠出去玩耍，如是者月餘，處在這凶山惡水的六城壩，使我精神上得點慰藉者，惟這獅子而已！

迨漢蠻衝突既息，新縣佐楊正深先生來攝任後，我即

繫裝渡金沙江向巧家去，渡江的時候，驢馬必先以麻繩捆緊其四脚，抬上渡船，抵彼岸後，再將驢馬抬上岸來，把麻繩解放，便算成功。獅子因我自己抱住，免除束縛，誰

不知牠從未看見江水那般的湍激當船將近岸時竟驚駭而跳下水去，幸時屆嚴冬，江水沒有像夏秋之急流旋捲，牠終於能掙扎游上岸來，然而這已使我吃了一頓大驚了！在江邊的右岸，巧家縣教育局裏，我度過了四個月學習羅羅文的生活，獅子也一天一天長大起來，牠活潑而凶悍的性格，在尋常狗很不多見，最愜我意的，就是當我每天早上往跑馬時，牠能和馬賽跑，而且其快捷處，差不多能跟隨着馬！有一次，巧家孟縣長和我承羅羅團首祿必昌的邀請，往四甲遊玩去，我騎驢帶狗登高山行了五十餘里即抵祿府，我拴驢於門口畢，即和大家入室喝茶憩息。誰知我的愛驢不慣離去我的馬伴（因牠們兩隻是我同時在涼山購買回來的），拚命地把拴繩弄斷，向着原來的崎嶇山道私逃下去！不知道獅子怎能夠察覺，時將晚餐，凶悍地從外邊跑來向我不絕的跳轉和狂吠，表示一種意外的情態，我知有故乃跑出尋驢，此時驢已杳然不知從何處跑去了！急得我

要命，即請主人派人往尋，翌早去人來報才知驢安然回教育局去，乃得安懷！由此看來，所謂「老馬識途」「狗明人意」真不虛語的！

當我離開了巧家行過了懸崖絕壁的金沙江濱險道，路經小河橋，（此處從前只用「溜繩」渡河，由我初來巧時提議於孟縣長費了六個月築成此橋）時，獅子見而驚異，不敢行過，後由我自己抱着牠才能過來，這可見牠具有迴避危險的理知了！由巧家到昆明，計程需十二天的崎嶇山道，日行，牠便跟隨我的馬後；夜宿，牠便睡在我的行軍床前，旦夕與共，寸步不離，這是多麼親愛的旅途伴侶！我安抵昆明後，牠跟隨我遊覽過城內外的各地勝蹟，並吃過了許多熊掌，鹿根火腿，雞棕的雲南特產，當我被中等以上諸校請往輪流演講民族學問題時，牠也不能讓我獨去，誓死跟隨！有一次，我往東陸大學演講「從西南民族說到獨立羅羅」時，牠乘我說到興高采烈的當中，竟在講壇上偷吃了我帶往做舉例的獨立羅羅巫師所用的「鷄骨卦」，使我當時無從以物作證的遺憾！又有一回，我往省立女子中學演講「婦女與民間文學」時，校長楊家鳳先生看牠站在講

壇上何等的威嚴莊肅，竟大介紹特介紹牠的由來，使數百個女生看見聽見，笑個捧腹不止！俱以爲連狗也要做一篇介紹的大文章來了！昆明爲吾國最多狗的城市，牠每出門必和街狗打架，凡打起架來，非得勝利終不肯罷休，所以來來往往引起了街上的人特別加以注意。我離開昆明市漫遊東西南北鄉調查各民族實況時，牠的職守，便是打獵和守夜，當我一村過一村時，那些土人初見着騎驢帶狗的我，大多數都以爲是做「猴子戲」而來的！真使我不得其解！然而單狗的獅子，屢次碰着成羣的村狗包圍，未曾表示牠一次的畏懼而低垂其尾巴，安然行過！這可見牠具着履險如夷的一種不可犯的偉大性格了！

從昆明到安南，只有法人建築的滇越鐵道行得通，然而這個帝國主義的鐵路公司徵收牲口的車費是加倍的，原因就是以牠有「四隻腳」故。我將要離開我流戀不忍舍去的昆明了，領護照的相片當然捨不免要加上我的獅子的，出發時我因避免被徵收加倍車價起見，早已預定做了一個長四尺，寬二尺，高三尺可通空氣的木箱子，把獅子裝下去，俾做貨物的重量來付車價，使法員無由藉口。民國十九

年三月廿三的那天，早上到車站來的男女朋友約有三十餘人，如東陸大學校長董澤先生，昆明市長庾思陽先生，都趕來送行，使我感覺到滇中人士對友誼上的濃厚！車開了！可愛的雲南不知何日再來呢？我當時真有點「黯然銷魂」的感覺了！誰知翌日車由阿迷州起行將到河口時，那個狗木箱子竟被一個徵收車票的法人發覺了！他硬要我賠償幾倍的车價及加上罰金，他因累經交涉無效，幾乎要對我用起武來，然而我以莊嚴而鎮靜的態度和他理論，結果，他以我難於屈服，冷奈我何，只說着待車到河口時才和我算清這筆大帳。果真，時已下午九時車抵河口站了，兩個收票的法員包圍着我，要我賠償了狗車費及罰金共滇票二百九十八元，（每八元約值港幣一元）以後才准下車，幸當時河口中學校長張勵輝先生及幾位同鄉的教員擁上車來接我，幫同我極力爭辯，他倆見來勢頗凶勇，才肯讓步給我下來！呵！滇越車上的法人常把他們對安南人的侮蔑手段來對待我們中國人的乘客，他們往往動輒以野蠻的舉動來辱打我們不抵抗的車上同胞，我這次的遭遇，明係他們無理的苛求，設使不是在雲南的境界裏，爲了獅子，我豈不是

要平白地吃個大當麼？

十天的河口俗人調查生活匆匆地過去了！在一天的早晨，我從河口農林試驗場搬運了五擔行李，伴着駐河口的交涉員一齊步行過南溪河的車橋至越界老街關口的檢查處。此時正值安沛革命停息未久，三個法人的檢查員對我的行李特別檢查到非常利害，尤其是對我的獅子詰問甚詳；雖然他們經過駐河口交涉員的對面介紹，檢閱了護照和看過了駐昆明法領代寫的一封介紹信，仍然是一步不肯放鬆的。使我當時收拾着被查過的零亂行李，越覺得他們對我的苛待，越使我增加無窮的憤激！這或許是車上的法員暗中搗鬼，想來報復我未定；其實，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無理的虐待，比比皆然，我經過了這次的檢查，才澈底覺悟到他們強橫的真面目！爲甚麼外國人到我們貴國來，那樣的便利和占着優權的接待呢？

在河內住了十多天，趕完了幾種重要的調查作工，我便順道到海防搭廉州輪返粵了！當時風浪頗大，生長南海之濱的我能夠不致於暈嘔，而且日吃四餐，這是常事。最奇的，誰知生長在高山的獅子，當多數搭客大嘔特嘔之際

，牠竟安然無事，常伴着我享受那些搭客們不敢吃的餘餐！不亦樂乎！三天的海洋生活，算牠終能克服了風浪，如在陸上一樣。然而難關已臨頭來了，就是香港不准狗登陸的阻礙！幸碰着廉州輪是要從香港再駛入廣州，來寄泊的。那末，我就有辦法了，就是我先登岸訪友，讓牠獨在船上，囑廚夫謹慎的看管，三天後，船果到了白鵝潭，此時我已搭省港輪先抵廣州等候了，才把牠和行李一齊運帶回來！

離別了兩年的廣州只住下了兩天，便有一位自稱廣州的養狗專家某君，（因忘記了姓名）不知道從何處探着消息，特地帶着皮尺造門來訪，他測量了獅子以後，大贊其詞，對我說道：「此狗好極，假使要賣的話，最少值得三百元！」我當時笑迷迷答道：「先生！假使有人給我三千元，我也不肯讓的！因爲牠是我數千里外帶回來的民族調查紀念品，且曾經過了許多風浪才得安然帶回廣州來，這是有錢難得的忠實伴侶呵！」「那末，」他繼續說道：「在廣州找不出像這樣碩大而凶猛的豺狗種，先生若能夠帶加一隻牠的回來，湊成一對，俾傳狗種，那就完美不過了！祇

是現在尚有補救的餘地，若能夠選擇一隻壯健的母狗和他交尾，只經過了五代的傳續，便可產生出像這隻獅子的原形。請你緊記此點，設使要母狗和他交尾時，我可代你找一隻來，望你需要時通知我一聲吧！」他又告訴我關於相狗，訓練狗及醫狗的許多方法，然後才告辭而退。

翌日，我爲了探訪萬里戀念久別而思見的M妹起見，特帶些西南民族相片，經典等物和獅子渡過了白鵝潭到L中學去，行進了校門，嚇得一班中西教員及學生們，幾乎要退避三舍，她們偷偷地說道：「這隻狗當登載在良友時爲甚麼那樣小，而今爲甚麼變成這樣大呢？」當我和M妹對坐在雞籠式的客廳中，暢談着離情別意及解釋着各種士人和文字的當中，忽然有一位匆忙而嬌羞的密司大胆地闊步跑過了客廳，M妹對我說，她是想見我而不敢近前的密司K，她說時豎起身來馬上行入去，想叫密司K來會我，然而一剎那間她已如黃鶴去了！過了差不多兩個星期，M妹和密司K果然一齊來訪我，第一次的印象密司K的腳腿，竟不幸給獅子輕玩地照顧了！使我說了許多求恕的話，才得赦免。然而所得的結果，M妹的LN大學一班同學

們，尤其是密司C便給了獅子的一個綽號，名曰「寡佬」！這個名稱，我至今尚未完全了解其來歷的所以然。

當我在定安里居住了半年的歷程中，山國化的獅子，差不多變成了城市化的名犬了！牠在馬路上看見了無論遠近的街狗，牠必拚命地勇往直前跑衝上去，咬鬥或追逐，我親眼看見的，幾乎全市的街狗，沒有一隻能夠敵得住牠的，所以街上的人，都說牠是一個「狗王」。我常帶牠入店購物，牠是非常不客氣往往必入店內去搜索，捕出耗子來，使許多老板們都說牠是一隻良好的「臘犬」。我常乘坐手車，當牠不願步行時，牠便坐上車的踏腳層來，因此有許多朋友却說牠是我的「細佬」。我又常聽見行人說及牠是李濟深的狗，後查得李爲廣東主席時曾養一狗其形如獅子，這無怪路人的說話了。在我的許多朋友中，愛牠的，如何思敬，何子恆，林超，黃延，蔡哲夫，夏延城，張振之。Credner, Tleature 和 Shirokogroff 諸先生，怕牠的，如戴傳賢，劉奇峯，聞野鶴，朱臨仙諸先生。前者以其活潑馴良，後者以其碩大凶悍，這可見牠具有兩重人格而給人以不同的觀察了！牠的吠聲特別鏗鏗；牠的跑路，非常猛

捷；牠能審察來人的形貌，相熟的朋友親戚來時，牠便表示搖尾歡迎；若爛衣，赤腳的生人來時，牠便一聲不響凶猛地衝前去咬他一啖。這種溫和與凶惡的兩種表現，只有我能夠駕馭牠得住，牠又具着偶一受罵寧願不食的脾氣，這實在使我不和牠親熱起來的。牠所吃的，固然是我每餐吃餘的東西，換言之，就是我有甚麼東西吃，牠便有權利來分肥。所以養成牠白飯非加肉不吃，麵包非塗牛油不吃，那般布爾喬亞的色彩出來。我又憶起去年勞動節，我給母校嶺南大學請往演講「西南民族概論」時，主席「王先生曾把牠介紹給聽衆，我講完後，一班美國教授們又垂問我對於牠的來由。這麼看來，西人對於愛狗的觀念比我們中國人濃厚得多了！

去年八月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芳桂博士和我從廣州往瓊州島調查黎人和方言，因要先到香港搭船，我的「獅子」是阻於所謂皇家的禁律，不准入口的。那末，我只有把牠寄託給我的弟弟成希看管了。祇是自我離去後，牠因而兩年來不慣離開主人故，起初數天竟不願吃飯而甘受餓；逐漸地竟埋沒了牠馴良的天性而完全表現凶

悍的別一人格出來！牠會咬傷了一個行過門口的老婆子，成希貼送了三元醫藥費，方算了事。更有一次，牠竟能把鎖鍊弄斷，衝出門去，把一個賣食物的小販，咬得腹破血流，傷勢頗重，弄到成希不得已又再在警區內認了賠償十元的醫藥金，且引起了國華報等登載着甚麼「凶猛巨犬傷人」的趣味新聞。假使我在瓊州不屢函成希囑其謹慎看管獅子的話，或許會使他忍不住麻煩而拋棄了牠未定。當我接聽了牠兩次傷人的警耗，使我在外擔心不已呵！匆匆的五十餘天調查生活，我們已由瓊州轉回廣州來了！我初踏進成希之門，眼看獅子無恙，心才釋然！我快將緊鎖住牠的鐵鍊解開，牠得了自由，狂跳嗥嗥不已，且經過了許多次跳爬上我的身上來，表示其極熱烈的歡迎，又似乎極怨恨我離去了牠的樣子！所謂「主人愛狗，不如狗愛主人」的一句話，誠哉斯言！

我似乎記得去年十一月的中旬，廣東中學起了風潮，我以校董資格往觀察一切，那班幾乎失了常性的學生們想來糾纏我，當時我向他們說：「誰敢行前來，誰便是獅子的仇敵！」嚇得他們終於不敢與我為難，這是牠能聽我命

令保護主人的表現了！往往牠自己本會從光塔街跑回定安里來的，誰知有一次，不知怎樣地竟遺失了去，當時使我十二萬分的着急，貼紅，登廣告，訪十三行和沙河的狗市，多方設法找尋。茲將我在民國日報登出來的告白原文，照錄如下：

「尋狗賞格：

啓者鄙人有中國種麻色黑斑巨犬一隻，於本月十五日在惠福西路附近失去，此犬隨鄙人三年，只識主人，其性之凶猛與食物的奇特，亦惟有鄙人能治之。一旦離去，在他人必不能養而且有害。若有知其下落來報信者，酬金十元，能將原犬賜還者酬金二十金，儲款以待，決不追究，仁人君子，庶祈諒焉！

「文明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楊成志謹白」

結果告白還不如街上的牆紅發生效力，過了兩天的早上有一個賣牛肉販來告訴我道：「前天我曾眼見裏愛西路茶居樓三個夥計以牛肉誘禁了一隻凶悍的巨犬，或許是你的一隻吧！」我聽了馬上跑向原址搜索去，在樓下的暗

角裏果搜出重重加鎖的獅子來，一時喜慰之極，難以詞言！我本想責罰那茶樓的，再想了一下，物既歸原主，雖費了十元的報信酬金和十五元的廣告費，也不算一回事，遂作罷論，自帶獅子回寓。

經過了此次波折以後，我便加意來看管牠，我每天早晚只放牠出門兩次，讓牠痾屎痾尿。我出街時吩咐牠謹慎守戶，不好亂跑，牠似領悟了我意，不敢跟隨我出門了十天。我看牠已有三歲的年紀，不能再加大，已成了固定的巨犬了。於是，我便做人類學的測量法，特用皮尺測得牠的度數，列表如下：

鼻至頸	十吋
頭骨的周圍	十四吋
口部的周圍	七吋
頸至肩的長度	六吋半
圓頸的周圍	十三吋
前腳的周圍	五吋
大腿的周圍	十六吋
胸部的周圍	三十五吋

頸至尾巴	二十三吋
尾巴長度	七吋
耳朵長度	三吋半
腳高度	十二吋
顏色	黃麻色間着黑斑點
毛樣	粗硬而蓬鬆
重量	七十四磅
年齡	三歲

自從我搬入了中大文史研究所以來，使獅子覺得痛快的，就是牠常隨我往沙河跑馬，牠在曠野特別地活潑；有時牠高興起來從研究所的地下跑上三樓，復從三樓跑落地，視爲最得意的勾當，有一點最可取的，牠能跳高至七尺以上，當我讀書或做文章覺得疲倦以後，拿食物和牠玩耍的時候。

今年五月七日下午二時，忽來了一封家電，據云父親垂危卽回等語，我接着如泰山崩於前，不知所措！恨一時不能插翼飛回家去瞻晤，病牀上最親愛的老父親，於是乎：馬上收拾行囊，把獅子付託給堂弟鄒湖，因避免咬着行

人和在街上遺失的後患，我叫他帶到珠江上我們的運船廣悅來看管去。交貨畢，我便搭夜輪赴港，翌早三時半在港轉搭長安輪，卽日下午六時，安抵家鄉汕尾，步入家門後幸悉老父雖危在旦夕，然尙覺離家別井的不孝子歸來，使我匆匆回里的無窮憂慮當中，尙得父子一面之緣——翌日正午十二時，一生忠誠勞苦在世上活了六十九歲我的老父親便與世長辭了！實令我陷於無窮的哀痛中。我在家守喪一句後，又接到兩種極失望的噩耗，一是獅子在十六晚不知何故墜河失蹤；一是從演寄我的百件民俗品，遭廉州輪的沉失。唉！一個喪父丁憂而富於情感的我，更加上了遺犬失物的兩重不幸遭遇，怎能不致數日的廢寢忘餐！天下事最難堪的，孰有甚於喪父，而兼遺犬，失物哩！這個悲痛五月，在我國最近史上不特爲一種可歌可泣的日子，卽我自己因碰着了以上的三重厄運，也認爲個已二十餘年來生命史上最不幸的一頁呵！俟送了先父靈柩上山以後，我便趕快回廣州來，希望有一線生機或許能夠找回獅子，因爲我覺得一來牠既不致亡身於金沙江的急流中，在鏡波的珠江中當然能夠游泳。其次，二船口一帶統通是鹽船的

寄泊旁，從廣悅來跌下去，隨處都有船隻可攀援，或不至於力竭滅頂。最末，牠若給人家撈救起來，重酬一出，或許有人報信或歸還。具此三端的理想，雖隔了遺失時間差不多有一個月了，我尚曾用了三天，遍訪江面的一切船隻，以口頭來找尋，同時，我更在士敏土廠，石角一帶的岸上，貼了許多五十元報訊，一百元歸還的尋狗牆紅。結果，理想終歸理想，獅子依然渺然！唉！牠不遺棄了我在廣

州快活之前，而徧失去了我回家丁憂之後！牠不在安全的街上受拘，而徧在危險的水面逃去！獅子！獅子！你畢竟現在尚生存世間，抑早已葬身珠水？你最親愛的主人，不特爲文憶你，吊你，且不知爲你流了多少苦淚！你若有知！尚祈靈靈！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脫稿於中大。

摧殘文化

苦 苦

本刊撰稿同人李寶泉君，寄住真茹梁家花園。暴日飛機擲彈，落在他的書房前面，他正在案頭寫文，雖幸未受傷，但地面受震，連椅子帶人都跳了起來，而窗上玻璃完全成爲碎紛了。

他知道這裏是不能久居了，於是步行到了南翔。沒有客車，也沒有兵車，他只得在鐵板車中坐着，過了一個寒夜，到了第二天，幸得坐軍車到蘇州。就是這第二天，他的房屋完全炸燬了，而許多藝術書籍繪畫與文稿，完全消失，成了一個水潭。

野蠻的日本人專愛摧毀文化事業。

藝術創作的矛盾

與文藝青年應該要求的大革命

彭榮楨

——獻給自己——

……古人所謂『窮愁著書』的話，是不大可靠的。窮到絕頂，愁到要死的人，那裏還有許多閑情逸致來著書！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候補的餓殍在溝壑旁邊吟哦；鞭朴底下的囚徒所發出來的不過是直聲的叫喊，決不會用一篇妃紅儷白的駢體文來訴痛苦。所以待到磨墨吮筆，說什麼『履穿踵決』時，脚上也許早經是絲襪，高吟『飢來驅我去……』的陶徵士，其時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并無叫喚！……

——『華益集』：『碰壁之後』

就使真的說文章要『窮而後工』的話，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文學畢竟不是窮到極頂，苦到極頂的時候所能產

生的。雖然說，在絕頂有閑的生活當中，因為囿於經驗的緣故，也許產生不了好的文學來，然而我們却不得不承認，文學畢竟是相對的有閑的——即是在某種限度以內的有閑的產物。以前我已曾發過『上馬拿槍，下馬拿筆』的書生般的夢囈似的論調，現在我才知道，剛剛從馬上下來的時候，你會連喘氣都喘不過來；同時剛拿過槍的手，也一定是顫戰着的：不要說是要來寫文字，而且還要寫美的文字，就是光拿起筆來，恐怕也會拿不穩呢！固然，當一個戰士騎在馬上，在潮湧似的千軍萬馬中奔馳着，那瑟瑟的戰鼓，那都都的戰號，那飄揚的鮮豔的旗幟，那悲壯的人喊馬嘶的聲音，那湧騰着的男兒的熱血……這一切一切，在這位戰士的心中，也許將形成多美麗的一幅圖畫，多美麗的一篇詩，而且這詩與圖畫也決不是那被經驗所囿絕頂的

有閑的先生們所能夢想得到的。然而，這幅美的圖畫，或是美的詩，畢竟只是在戰士底心中盤旋着，排演着，就使他想把它寫了出來，以供世之同好者，畢竟也只是想想而已，是沒有方法寫出來的。在砲火聲音響得最激烈的時候我們并不見 E. M. Remarque 留給我們半個字，等到他底『西部前線平靜無事』(『Vor Troja nichts Neues』)供諸世人之前的時候，他已早由西部前線回到德意志底他底故鄉，并且早已由戰士的身分一變而為著作家的身分了。

這是藝術的產生上的一個絕大的矛盾，也許是千古以來偉大的作品之所以寥寥無幾的緣故吧？當一種情緒最激烈的時候，不能夠把它寫出來，而能夠把它寫出來的時候，又早已從這種激烈的情緒中超脫出來了：這是多大的——一個矛盾呢？當敵人臨了眼前的那種憤怒的心情，畢竟不是戰後的平靜的心情所能夠推想而描寫得出，而能夠推想與描寫得出的却又早非戰時敵臨眼前的那種憤怒的心情了。我們可以讀得到不少的優美的戀歌，但是悲壯的戰歌却少讀；我們可以讀得到不少的吟風弄月的詩詞，却很少讀到子彈中到似要害非要害的痛苦的呢？戀歌與吟

風弄月的詩詞，都是即情即景，換言之，多是在情緒最緊張的時候寫的而戰歌與真實的痛苦的呢吟，則多是在事前的推想，或是事後的追憶所產生罷了。而兩者的用情與倉忙，是可以一而知之的。

我們試從書局裏去走一趟，當可以發現在書架上陳列的隨處都是戀愛的詩歌與小說，或是異想天開的最末流最下賤的俠義小說或是偵探小說，至於真正的在戰爭的血泊中浮泛出來的革命的小說與詩歌，雖不能說是鳳毛麟角，至少也是寥寥無幾，我們不能否認戀愛在文學上的某一定價值(因為戀愛也是一種情緒)我是在懷想着歷史上無數顛戰的戰士的心，和無數澎湃的人生舞台上的鬥士的血，它們都幾乎是可憐地無聲無臭地被埋沒了，就令他們底價值遠在個人的享樂，戀愛的情緒與空想的茶餘酒後的虛妄的情緒之上，然而藝術的領域却偏偏被戀愛的情緒與虛妄的情緒佔領了。——正如人間的天才被流落，而一般俗不堪耐的凡夫俗子，反在支配着人世一樣。這是值得無限地惋惜的。

一般所謂藝術家的眼睛與心靈，值都被歷史的傳統所

蒙蔽了。他們沒有認識真實的天地，因此他們也盲目於真實的人生的意義。彷彿人間除了戀愛與幻想的情緒而外，便無其他的情緒，也彷彿藝術家除了戀愛與幻想而外，便無其他的任務了似的。這是還不會被這種歷史的傳統所蒙蔽的文藝青年所應該起來要求一次的文藝國土裏絕大的革命的。

問題愈拉愈遠了。還是歸入到原題上去吧！

人們也許要說這是我底矛盾；那就是說，我一方面覺察了藝術在創作上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主張從歷史的傳統的蒙蔽下要求改革，未免要覺得這意見背乎人性。其實，所謂人性，也只是所謂順乎自然而已。人類歷史的發展，在乎盲目的自然之征服，我們真能就這麼順乎自然下去嗎？（當初我們底祖先假如沒有這種征服自然的精神，我們現在也許還停留在猿人時代，永遠也見不到近代的文明吧？）我所說的矛盾是難於表現那一顆倉忙的心，并不是要埋沒那一顆倉忙的心；適得其反，我是說，要真能表現那一顆倉忙的心。才能表現作者底絕頂的天才與絕頂的偉大呢。在敵臨眼前時所不能寫出的憤怒的心情，即會不是戰

後的平靜的心情中所能夠推想而描寫得出；即會能夠推想而描寫得出的，又早非戰時敵臨眼前的時候那種憤怒的心情了。然而，我們却不能夠因此便不去描寫。因為描寫即會不是那種憤怒的心情的全部，至少總能描寫到幾分，而這僅能描寫到的幾分，也儘夠表現那一般人所不能表現的倉忙的心了。E. M. Remarque底『西部前線平靜無事』誰敢說便整個地表現了歐戰的靈魂，然而我們却不能夠否認那是一部偉大的作品的緣因，是因為他已經表現了歐戰的靈魂的一部份，而從這一部份中，便可以使我們看到歐戰的全豹了。至少使那般被蒙蔽在歷史的傳統下的作者們，知道藝術的天地並不是他們想像的那麼狹窄，而作者底義務也并不在乎戀愛而後已了。

在此我還得要聲明，我并不是說 E. M. Remarque 底『西部前線平靜無事』便是什麼革命文學，適得其反，牠正和 Anderson 底『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一樣，雖然取得『非戰文學』的美名，佔得了時代中某一種地位，然而牠們底態度終不能不說反色的，并不能說是革命文學，不過，我在這兒提起的是文學上的另一問題——文學創作上的矛

盾的一問題，爲了舉例的便利，所以不得不把牠請了出來。

自己過去也曾作過戰士，在千軍萬馬中也曾與敵人作過白刃的交鋒，在荒郊曠野裏也曾見過月光反映在刺刀上的那種冷颼颼的寒光。對於那整齊的步伍，那悲壯的歌聲。當時也曾作過詩意的懷想，——只可惜沒有留下一個字來，其後也曾作過詩意的追憶，仍可惜沒有留下一個字來。現在還覺得那一段歷史的可愛，然而，已只覺得可愛而已，沒有把它再描寫出來的勇氣了。

那一段歷史過後，我底命運便被慧星照臨了，那不可捉摸的命運之神呵！於是我作了囚徒，負了枷鎖，成了十字架上的耶穌，替人類贖那萬劫不拔的罪孽。在這時期，我也曾狂歌帶訴，我也曾痛哭涕零。雖不會爲我底哭，我底歌留下多少痕跡，然而那儘少的幾滴血滴淚點，也已經夠我愛護了。——爲的是那是多可怕的劫運呀！

去年的年末，我總算從那慧星的幽光下超脫出來了。然而我底這一段厄運豈真就此告終了嗎？不，絕對地不，

這厄運也許在我頭上更加重不少。至少在慧星照臨的時候，我不會懷過死的意念，而這半年以來，因爲生活的緊迫，我却幾次想到黃浦灘頭尋死的意念。我相信這不是我底氣短——一般人說自殺的人都是氣短的，——這是常常會感覺到無論如何也生活不下去了的緣故。我在有一次給朋友底信中，曾寫了這麼一段詩給他道：

「其實我何嘗安閑地過了一日，

這半年呀，我簡直是

窮愁潦倒，潦倒窮愁，

潦倒到想到黃浦灘頭去尋死！」

雖然這未免太潦草了一點，但是確實是半年來我底生活的寫照。因此我深深地覺得：雖然已脫離了慧星的幽光，然而並沒有超脫那嚴重的劫運。而這劫運一直支持到最近沒有停止。現在雖然看看有了一點轉機了。但是此後果真便能說是超脫了這劫運了嗎？我只覺得這劫後餘生，已不堪再被風雨摧殘了。爲之嘆惜！

半年來的時光是這麼糊裏糊塗地過去了。我終免不了爲前面所說受創作的矛盾在支配着，開始雖還有時把筆來

寫一點東西，以後却完全絕筆了。有時常會有許多值得留
下一點痕跡的情緒也讓他過去了，真要使人覺得無限地惋
惜，現在雖然已有了重整旗鼓的心思，想把那些未來的在
腦海中飄過浮雲也似的情緒，不管對過去的回憶也好，不
管對現在的觀感也好，或是對將來的預期也好，都一齊留

下一點痕跡來。然而誰敢保這重整起來的旗鼓不再息，而
那已過去的情緒不要死滅呢？

因此，我又被失望的情緒所佔有了。

民國二十年，七月一日，江灣。

和他們共死疆場

也文

空氣雖然十分嚴重，但我因為沒有受過戰爭的恐怖，對於這種突然的變換，感到深切的興趣。覺
得一切物象都另有一種壯穆的新鮮氣味，終日在肅靜的田野間徜徉。

對於兵士的好感，在北伐軍出發時，曾經一度顯現，可是這種好感，終於被循環的內戰完全驅散
，不料竟因十九路軍的抗日而恢復了。看見肩背尖頭小箬笠的兵士，敬愛之心，油然而生。很想投筆
從戎，替他們輸運械彈，和他們共死疆場。

世 亂 出 英 雄

劉 鑑 文

世亂出英雄。

墨黑的夜裏，冰凍的雪上，現出三五個青年的黑影，在白雪的映光中，略可辨別他們很是緊張的神態。他們指向瀋陽的北寧路站的日本軍營進行。

中華民族傳至五千年，種衰血弱，屢次被外族所欺凌，把生命所寄托的肉體，一塊一塊的被人割去，也不會叫痛了，然而在同胞內戰的時候，飛機炸彈殺氣手榴彈，件件用的很能幹，一直到了日本兵侵佔瀋陽，屠殺東北三省的民衆的時候，中華民族就奮然覺醒了。

這冰雪中的三五青年的熱血衝激，爲民族復仇去了。他們俯伏前進，往軍營後面深入。天寒夜深，暴軍的步哨已經睡着了。然而冰滑難行，而白雪的返光中難以藏匿身體，真是危險得很。一直跳進營牆，正想看了大處下手的時候，一個步哨醒來了，他胡亂的開槍，而且大聲的

咆哮。於是野獸一般的軍人紛紛開槍，而這幾個勇敢的青年所帶的炸彈，都擲在雪上沒有炸裂，他們被大軍射擊，有腿骨中彈而不能走的，有頭顱中彈而死的，他們不論死活的，都身受萬種苦刑，終一塊一塊的割裂而死了。這事實的經過，各報上都有詳細的記載。

全國人民羞憤極了，羞的是堂堂中華大民族，這樣的被外族殘殺；憤恨的是已經所謂開化的世界，尚有這樣暗無天日的徒刑。

中華民族欲圖生存非人人奮起不可，各處人民都有這個覺悟，於是均起來組織抗日救國會，義勇軍援馬占山救國團等。

這時候，上海有青年援馬團的出發，各地響應，杭州也有一大隊加入。

女團員共有三十餘人，其中有張旂者，杭州人，向來

在緯成公司做繅絲娘，體魄壯健，智勇過人，他工餘愛看書報，大有進步，見援馬團的消息後，即去加入。團體中對內對外事務，每得他的計劃與實行。自從上海出發時悲壯的送別宴會以後，臥軌道要求車輛不得，於是整隊步行出發。這不但不能阻撓他們愛國愛民族的精神，而且一路受人歡迎，同志來加入者有一萬多了。

有一天，大隊行抵濟南，軍民團體照各城市一樣的來迎頭招接，然而招待者的表示有與各地不同者，後來竟有自名市民派來代表者，謂請該團即日離開，以安地方人心。一萬多人的團體，不免是使人疑懼，然而，步行千里，非每處略事休息不可，諸事多可預備，而如此誤會，又不得不加以解釋。青年援馬團見此代表後，即報告全團，并討論對付辦法。討論結果，舉張旂女士為代表，在大校場對衆演說，他的演說中有這樣的話：

「我們赴東北義勇隊一萬多人，今天在貴處過境，承蒙迎接招待，心中感動，不能言說。……

「但我們一萬人，不是日本兵，也不是一羣飢寒難民，我們是去幫助東北難民而與日本兵決一死戰的。我們一

路的經過，想必諸位都在報上見到，我們在上海出發時，不過二百多人，後來一路得到同情，有的助餉，有的加入，這種現象使我們對於這個團體的信仰更加熱烈了。……我們爲了正義，爲了氣憤，對於一個強暴的人辱打一個弱者，我們也要起而干涉，爲弱者抱不平，何況這弱者是我們的兄弟，也就是我們自己呢？現在日本人的屠殺東北人民，這簡直是屠殺我們自己，因爲這是日本殘殺我們中華民族的開始，我們就可看他挨次的殺過來麼……日本軍閥看到中國美土，早已有心侵吞，貴省泰山高立，黃河騰瀉，有這樣好的土地，所以有孔子孟子這樣的大聖賢出世。以我們的濟南而論——我現在不說「貴處」了，因爲我們都是同胞——七十二泉的名勝，五十萬的優秀人民，就這樣奉送給日本人使用了嗎？我們惟有抵抗！民族的生存，要用民族的血肉去購買，如果個個人都要享受生存的幸福，結果不但沒有一個人能夠幸福，而且沒有一個人能夠平安的埋葬在自己土地中，連我們世代相傳的祖宗，都要賣給日本人了。諸位都很明白，在此民族存亡的關頭，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捨棄血肉去保衛我們自己及祖宗的安寧。

敵人的槍砲可以攻打我們的身體，但不能打死我們的熱心，我們是預備與我們民族的敵人去肉搏了。這就是我們所抱民族主義的真精神。

「今天我們團員很望諸位長老兄弟多多指教。我張旂代表全體團員，熱誠的表示生死訣別時的悲哀與榮耀。」

演說完結，掌聲雷動，有高呼「青年團勝利」者，有高呼「中華民族萬歲」者，於是在濟南多種阻礙的難關又過去了。

一直到了出山海關的時候，團員是有兩萬了。這個團體，有組織，有精神，從此已可證明中華老民族不衰，而且這個老民族自有其偉大壯麗的民族性。

他們種種計劃規定以後，第一步的勝利是：他們使本地的軍官與小兵一律知道自己之相比見醜，把各人所有的

槍機交給青年團，而自己則徒手跟隨。表示讓賢並不是貪生。

打仗是靠軍械的，但軍氣更是重要，過去的馬占山將軍以少數軍隊戰勝日本大軍，援馬團也以少量槍械及多量血肉，多量勇氣，得到更大勝利了。

日本放棄滿洲而逃了，第一，因為看中華民族是覺醒了，不敢再加無益的欺凌；第二，日本人民憤恨軍閥的黷武，死傷幾萬青年軍人，耗費幾萬萬的軍費，所以自己起來革命了；第三，最滑稽的，國際聯盟理事長讀議決案時背出兩句老古董，笑迷迷的對中國代表說：「優勝劣敗，天演公理。」並且特別嚴重的訓斥日本限於十一月十六日撤兵。

君璧速寫畫集出版了

方君璧女士的迅寫畫，筆法嚴整，意思瀟灑，素為中外藝術界所讚許，茲由本局徵得同意，精選十五幅用珂羅版翻印於玉版宣紙上，以絲線中國古法裝訂，每本售大洋二元，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總代售處上海有正書局

幾個朋友底素描

陳守梅

一
用着每一個細胞底力，消費了一生底從這一端到那一端的時間，走着又走着，這，就是所謂人生了。人生，在他，更指示出一種真實的意義來：那麼凹凸地；那麼長長短短地。但，那是由於他底道路之故呢，還是由於他底履之故呢？——

二
自己是服從法律的，所以也就要任何人都服從法律；但他並不是祇是以法律為體溫的人，他也懷疑法律，甚而至於想批評法律。

他是很自謙的，他常常說：「我不過是爲了衣食而已」——這並不是什麼假話。不過我所看見的忠實於他底衣食的人却沒有一個又同樣忠實於他底職務的像他那樣，雖然他在某一個意義上說來還是懷疑和想批評那件東西的——

這原因就因爲他是忠實於他底生活的，生活是衣食和職務之總和，他人呢，以爲生活祇是衣食而已。

三
什麼人都說，像那樣子，那一種行爲，是腐化的。這，我也這樣想過；並且他自己也是承認着的。腐化，是我所最厭惡的；但我却那麼尊重他。我，並沒有變節。也沒有什麼感情上的偏私，祇是爲的那種腐化有些奇異之處罷了，這個奇異之處底美是足以淹沒那一種臭味的。

真地。像成熟了的果實那樣，果肉是腐化了，堅實的核暴露了出來，那裏面，有一顆仁，那是清潔的，柔嫩的，牠是果實底靈魂，當果肉還完整的時候，牠是祇存在於我們底猜想之中的，我們底眼睛是不能親切地去賞鑑牠的。就是如此，在他底那一種不堪的行爲中，榮幸，我認識了那一顆真實的心。

四

我們這些人，祇能使用一種符號描寫出我們所遭遇的真實和我們所創造的理想來，他却有兩種。這樣，似乎他底胆可以比較大一些了吧；但，相反，他底胆却是比較小一些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我承認的，比他胆大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比他胆大的不見得就比他多一些探險的精神，去認識人生，往往，他們底眼睛是和不敢正視太陽的樣子，那樣躲避人生底光底挑戰的，那些英雄們！他們，他們這些大胆的，不過比他敢多做些壞事罷了。

而他，而他呢？他做的事不見得就比那些英雄們少。他還那樣大胆地背着母親和妻子走上人生之路，以那一種我們不能使用的符號爲扁擔；他還那樣大胆地以亂頭粗服的驕傲睥睨一切。

五

二一添作五，三三三十一……盤算着又盤算着，給人盤算嗎？給自己盤算嗎？是給他人盤算；但也是給自己盤算。

盤算着又盤算着，到底給他自己盤算了些什麼出來呢？他所盤算出來的，是一種厭倦和一種滿足，那一種單調的壓迫的厭倦，那一種樂天的滿足，那一種自相矛盾的厭倦和滿足。但厭倦了這個地位而又能滿足於這個地位的人，像他，是有福的了。

六

面上那樣一點。

但她是祇有那麼一點的，我相信，假使搜遍她底周身上，假使搜遍她底靈魂。有些人，可以說是大多數的人，面上，和石膏塑像一樣美，但在某處地方，黑色的點却是很多地，那樣珍藏着。

我所以敬愛她啊。

七

忠實，忠實，第三個還是忠實！從那一種沒有什麼趣味的言語和聲音裏，從那一種幾乎笨拙的動作和姿態裏，我看出一種可貴的東西存在來。

他原來是一塊璞玉啊！

八

和熱水瓶一樣，貯滿了情熱，而外形却是那樣平淡無奇地冷落的。

我，給他捉住了似地。他底捉住我，用他底情熱底力，也用他底平淡無奇地那一種冷落的力。

九

用酒和色刺激自己，像飛蛾似地去撲燭焰；那一種尋求真理的情熱的精神，也像飛蛾底，並且比起飛蛾來，他是不會看錯東西的。

在鉛色的空氣裏，他固然沒有飛蛾似地被騙；但他雖然走了另一條路，却冒着同樣的危險，並且是自己早已知道了的。唉，情熱這東西，沒有出路時，不用酒去麻醉牠，不用色去安慰牠，還有什麼處置牠的方法呢！

一〇

花，不需要再塗好着的顏色，也不需要再灑芬芳的液體。天然的東西啊，她，原是。

一一

上梁山，也好；賣掉寶刀，也好。

不過，假使真個上了梁山，不會嫌梁山太小麼？假使

真個有了寶刀，還肯說賣麼？

吃酒吧！吟詩吧！留鬍鬚吧！

一二

這是有幾根鬍子的小孩子，他保留着他底天真到現在。爲他祝福，願他保留着他底青春到永遠！

一三

一寸一寸地測量個不住，有計劃嗎？

他明明地知道那個計劃底實行有待於將來，他底測量土地，不過是依照幾個「官」底意思；但他也是一個忠實於他底職務的人。

一四

神經上有點病，並且簡單得很。

我，和他，鬧皮氣的時候不是沒有，但我總是歡喜和他做朋友。

我想，這種關係，不會是凝聚力底作用吧；不過是附着力底作用吧？是的，我雖然不致於厭惡他底病，大部分却實實在在歡喜他底簡單。

一九三三，二，二五。杭州。

最後之一課

大琨

這兩天關於我國軍事方面的消息很不好，大家都謠傳上海已經失守了，每天總有無數逃難的人，乘了車子，帶着行李鋪蓋，從我家門前經過。本來不預備逃的，見了這種景象，心中就不免躊躇了。從前吾國打勝仗時，大家臉上所浮着得意的微笑，見了人彼此都興高采烈的樣子，現在已經完全失去，替他而來的，只是一種陰霾似的天氣，恐怖的感覺，沒有一個人的臉上不籠罩着陰沉失望，與焦急。

昨天上午，那是正當我們上國文課時，日本的飛機來了，自然我們不會因此而恐慌，自從上海發生事變以來，日機是差不多天天來蘇州翱翔的，我們的心，已經慣了。可是昨天卻稀奇，儘在我們的頭頂上轉，那嗡嗡的機聲，似乎愈飛愈低，而且愈近了。我們的學校離新開關的吾國飛機場很近，我們恐懼他要擲炸彈，心便不由自主的皆怦怦地跳。

就是那一向提倡鎮靜，罵我們學生爲好動的國文先生，也發了急，他正在講左傳上的晉楚濮城之戰，講得很起勁，然而吾們學生又有那一個在聽呢？在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時候，這些撈什子的國故，就是皆讀熟了又有什麼用呢？我們每天只是這麼閒坐去一點鐘。有時候便利用這時間三五人合看一張報。飛機來了，大家聽了聲音便猜推是有幾隻。

這一次因爲聲音特別大，大概先生也吃驚了，便停止了講，問一個靠窗坐的同學，「有幾隻？」那同學便借此伸頭到外面去，旁的人忍不住便皆擠到窗口來了，課室裏一時很亂，但天空裏一碧青天，白日照着很光明得耀眼，一時找不到飛機，後來才忽然發現正在我們的頂上盤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銀灰色的身體，翼下兩個紅色的圓表記。

這時我們倒已經忘記了恐怖，只是無言地沉默着看敵

人的飛機在我們領空內盤旋，各人皆不缺少心中憤怒的感情，我看見一位同學咬了一咬牙，自然囉，我們都是中國人呀！

飛機忽然飛到我們後面去，似乎一低，看不見了，但接着一陣撲撲的鎗聲，傳入我們的耳鼓。

「機關鎗！」

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說，心上都似乎被冰水一澆，打了一個寒噤。

「我們下樓吧！」

一位同學這樣說，大家也不作聲，可是都已經依允了他的話，接着脚步移動起來，那先生顫抖地帶上他的眼鏡，挾了他的一包書也隨着我們下樓。我們始終靜默着，只有嘈雜的足聲擾亂四週靜寂的空氣，我們彼此都可以聽到各人心房的跳動，從各人的眼睛裏看出各人所要說的話。

到樓下時，操場上也已經聚了許多人，校長先生很嚴肅地立在廊內向大眾喊「不要聚作一堆，散開，散開！」

可是大家依舊這麼聚着仰了頭看，吾們都已經忘却了自身之所在，整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天空裏的飛機。太陽

光斜斜地普照在操場上，枯黃的草地上雜亂地睡着許多差的人影。

那飛機共有六隻，三隻一起的飛着，不久其中一隻又忽然一斜翅，似乎像是要跌下來似的一低，接着又是一陣機關鎗。過後即很迅速的飛起，又像以前時的盤旋着。

再過了幾分鐘，那些飛機才漸漸的向上海那邊飛去，慢慢的聽不見了聲音，大家才像忽然減輕了重壓似的舒了一口氣，談話乃特然增多。

「不知這些鎗，打死人沒有？」

「做一個中國人的生命，真是今天保不定明天。」

「吾們只能看他飛，吾們有什麼用呢！」

「……………」

這樣，下午，同學中在外鄉的，便皆紛紛告假回家了。上課時座位空了不少，我們都感到讀書乏味，而且心中不安定，似乎學校中散滿陰森淒涼的空氣。

今天我一早到校，學校裏更清冷了，大家坐在課室裏等先生來上課，等了半點鐘，還不見有人進來，坐在課室

裏的同學，已經只有十數位，便紛紛討論逃與不逃的問題。

「你們家裏逃不逃？」

「想逃，但沒有地方逃，逃到那裏好呢，鄉下土匪搶，別處也與這裏差不多，做了中國人，實在沒有地方好躲。」

「今天走的人很不少。」

「他們不知跑到那裏去？」

大家都這樣以逃字為核心，而互相討論，商量，似乎吾們現在所居住的地方，已經萬分危險，而想遷移到比較安穩的地點去，然而又想不出什麼好地方，大家只是憂慮的，焦急的，互相談着話，想解去心中的恐怖與寂寞。實在我們的以往，一直以今天去看什麼電影，到那裏去玩等問題為談話中心的，想不到我們會受到這將要降臨的災難，而以避難為討論核心的。一位同學因此很慨然的說：

「——以往我們實在太糊塗而安適了。」

這句話，極有力量，他使每一個人都忽然沉默。

空樓梯上忽然有騰騰的脚步響，我們疑是先生來了，

但進來的卻是一位校役，他那陰鬱的臉色很使我們不快，他對我們說：

「校長召集各位到大禮堂開會。」

說完便很快的又跑下樓去，我們隨即也就都立起身來向大禮堂走去，但我們的心裏都憂疑叢生，今天不是上紀念週的日子，為什麼特要開起會來了呢？有什麼緊急事情發生了吧？

到大禮堂時，已經黑壓壓的前面幾排全坐滿了人，大家的眼睛裏都很陰鬱，似乎有一種特別的光輝在閃着，後面的許多排，若在從前，也都是擠滿着許多同學的，然而如今都空着座位，我從這些座位裏可以依稀想像出那一隻座位裏是坐的怎樣一個同學，可是我們現在看不到他們，他們已與這裏的師長同學，分別了好久了。

司儀的見吾們坐定後，便喊「全體肅立」，接着是「唱黨歌」。

教音樂的張先生便照例地走上台，將袖口向裏一翻，拿着指揮棍按着節拍，大家便唱起來，但這個歌聲是多麼的淒慘雄壯啊！

我偷眼向先生那邊瞧，幾個從前不出席紀念週的，今天也都出席了，而且都挺了胸在那裏唱。大家的臉色，尤其是校長，都很莊嚴而且陰沉的立在那裏。我又偷眼看我的同學，我們的歌聲都有些發顫，似乎有無限的淒涼包含在裏面，自己也分不清爲什麼今天要如此，我只覺得鼻子酸酸的，要下淚，心上如一塊大石壓着。

黨歌後是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禮，張先生下台，是輪到校長上去了，校長今天滿面的悵鬱，背總理遺囑時，我幾乎疑心他是在哭訴給總理聽。

靜默過後，校長掉轉臉來向着吾們，仍舊靜默着不開口，把眼睛釘視了一個個的同學。看他眼睛裏似乎含着淚，我不敢十分看他，最後他終於開口了，但話說得很輕很輕，全禮堂的人幾乎都停止了呼吸聽他講，我的心怦怦的跳着。

「諸位，——今天並不是紀念週的日子，我們舉行這個會，是有很重大的意義的，從此以後，或者我們不再能如此相聚在一堂了——諸位或者曉得這兩天外面關於我國軍事方面的消息很不好，上海真茹南翔聽說都已經失守了。

。昨天我們這裏也有日本飛機來開鎗。外埠的同學已經回去了不少，我們爲安全起見，想今天下午學校暫遷吳江鄉村師範，在外埠的同學，從前我勸他們不必走，可以靜心在這裏讀書，可是如今——如今我倒勸他還是快快回家吧。本城的通學生，自然跟家裏的人走，其他如住在南翔，崇明一帶的，現在一時無法歸家的，可以跟了我們走，到吳江去——。」

吾們這才明白今天開會的意義，校長說到這裏停了一刻，又鼓足了勇氣說下去，聲音忽然提高了。

「總之，我們要暫時分別了，無論是同學是師長，都要分別了，以後也許大戰爆發，我們都作了兵士，不再會面，也許徵幸把日人不久就打退了，吾們又可相聚在一起，但諸位是青年，希望從此把以前的過惡減去，加倍的爲國努力，做一個有爲的青年，中國，吾們的祖國，或者還有一線的希望！」

這樣的話，我們平時聽得真是多極了，但沒有一次，我曾如今天這樣的感動過，我只覺得校長的話句句像槌子般，重打在我脆弱的心坎上。我想起我們從前上課時荒

唐的行爲，把許許多多鐘點都無聊的坐去了，不肯用一點功，這幾年內我又學到了些什麼呢？如今我們才曉得上課時間的可寶貴，現在我們即使想奮發努力，事實上已不再允許吾們上課，再受先生的指導了，我又偷眼去看我的許多先生，教我們國文的朱先生也在內，他是我們許多同學最不歡迎的一位先生，但今天我也有些捨不得他，明天起我就不再能聽他喉嚨裏時常帶痰的聲音講解那篇晉楚城濮之戰了。

這時忽然一陣嘈雜的聲音，使我從深思裏驚醒過來，原來校長在那裏叫要到吳江去的同學舉手。管訓務的史先生，嚴先生便都立起身來幫同校長點手的數目，我是通學生，自然不用舉手。

校長又報告了許多到吳江去的辦法，每個人的行李，在十二點鐘以前都須交到訓務處去，隨後司儀的說「散會」，大家就都無言，紛紛的立起身來，退出這個古老莊大的大禮堂。許多人都趕快去收拾行李，離十二點鐘已經只有五十分鐘了。

下午我再到校時，校門口已歇滿了車輛，上面堆着各種行李，箱子，鋪蓋，有許多同學立在那裏與車夫大聲的說話，亂紛紛的已經是整裝待發了。

我坐到一條石橋上，我的好朋友陸希淵，陳鯤也在那裏，我們都不說話，只是呆看這班要到吳江去的同學，搬行李，走來走去的移動。我們心裏都很難過，我們已經失去了從前在操場上打網球時活潑快樂的神氣，環境已將我們改造成悵鬱無言了。

許多已經裝好行李的車輛，便由人監督着先走，最後我看到我們本級裏的幾位同學，也自己攜了行李出來了。

一位姓腿的，便跑上來與我們握手，大家的眼都釘着對方看，我覺得他的手亦熱着，我自己的手也有些顫抖，這種握手的舉動，我們平時是絕對不作的。然而現在卻彼此握手了，很熱誠的握手了，我們心裏皆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楚。

「我們走了，你們也好走了。」

「是——」

我的心激烈地跳盪起來，我想說幾句解解我們現在時

候苦楚的話，例如後會有期等類的話，然而卻始終喉間如
有阻塞似的說不出口，我只是用眼表示我內心的感情，最
後才說：

『你到了吳江，寫封信來。』

今天的太陽光也似乎惜別似的斜照在校門的牆上，兩
旁的冬青樹影便很清淅地映在地下。一條花狗，這是看校
門的人養的，儘在人的腿間亂轉，有兩棵小柏樹，風來時
搖搖擺擺的，也像在對這些將離故鄉的同學鞠躬行禮。到
鐘敲兩點時，一位教心理學的張先生，開始拿了名單點名
，要完全出發了，那位姓龔的只得拋了我們喊了一聲到，
走過去坐上車，把自己的行李堆好預備走。

慢慢的，許多人都坐上車了，人力車夫便開始把脚步
移動，有好多人都把頭掉轉來將手向我們揚着，我們也揚
着，車子拖出了校門，轉了一個灣，便大家看不見了。

人走後，移留給我們的，便是死樣的空虛與寂寞，剛
才這裏還鬧紛紛的，現在這些人忽然皆不見，他們是去了
，地方像忽然變大，變得空曠，像一個墳墓。

我坐在石槓上只是立不起身來，頭腦裏的印象太混亂

了，有些沉沉的發痛，昨天飛機的放鎗，今天朝晨的大會
，校長的說話，剛才許多同學走時的情形，全使得我的內
心難過。

我忘不了這個學校，雖然我在某一時期曾罵過中國的
學校皆是斷送我們青春的墳墓，我忘不了那許多幾年來教
導我的師長，即使是我們從前最討厭的，現在我們也歡迎
他了。我更忘不了我的那許多同學，無論是春天，是雪花
紛飛的冬天，我們都在一起玩過，然而如今呢，他們都去
了，離我而去了，或者從此我們不會再像從前的在一起聚
首了，我們會得到各處去飄流，長年做一個飄泊者，亦未
可知。

『我們走吧！』

陸希淵君的聲音喚醒了我，我們才慢慢地懶洋洋地立
起身來，走進我們的教室去，走廊上望不見人，只有我們
三個人的足聲搭搭地響，這聲音聽了會使得人發顫。

我們上樓去拿我們的書籍，教室裏也空曠得像一片大
海，我們輕輕地將書拿起，因為才開學得不久，書還都是
新的，陸君看見黑板槽裏有先生用剩的粉筆，就拿起在黑

板上寫道：

「中華民國萬歲！」

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顆大的眼淚，從我的眼裏掉下，

下面走廊裏奔過去。

又急忙拿手拭去，我說：

「我們會不會得永遠分別了呢！」

一九三二，四三，結束于蘇州。

這句話他們都不能夠回答我。

我們沉默着，可以聽得出那條花狗這時忽然很快的在

標語——我們等着吧

也文

記得一月二十八日的傍晚，獨自跑到吳淞鎮上，警察正在起勁地撕毀抗日救國的標語。本來標語已成了一種令人厭惡的裝飾品，而這時竟感到異常難受，覺得被人打了，抵抗不能，乾號幾聲的權利是應該有的。然而，在我們貴國却沒有！

「你們學校裏怎樣？怕東洋鬼竟到這步田地，他們並沒有到啦！」一位年輕的店員苦笑着問我，在他以為喊口號，貼標語幹救國工作最熱心的學生必然有點兩樣，或者有什麼特別表示，那裏知道這是「上峯的命令」校裏的校警和校外的警察自是取一致行動。

我的心裏又悲痛，又慚愧，覺得店員的話帶着鋒利的尖刺，深深地擊中我的心坎，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東洋鬼沒有到就撕抗日救國標語，有一天到了，我們豈不是就得焚香點燭歡迎？」他不等我回答，忿忿地說：「國要亡了，我們都得做亡國奴！」

我自己覺得耳根都漲紅了，喉頭梗塞着，半響才勉強說一句：

「我們等着吧，救國的日子多着呢！」

影

傅也文

她絕對不敢相信那鏡中的影子就是她自己。

在先前，她明確地記得，站在鏡子前面，鏡中總映着一個可愛的情影，圓潤豐腴的蘋果臉，頰上浮着兩朵鮮麗的紅雲，黑而大的眼珠，細而長的彎眉，加上一個勻稱的鼻子和櫻紅的小口，更添增了她的嬌艷。脆嫩的面龐，清柔的歌喉，尤其是她那盈眸一笑，惹引男子們的愛慕不少。

不但她的愛嬌的面龐惹人憐愛，就是她那細膩的纖手，綽約窈窕富於曲線的身材，也何嘗不合男子們贊美，拜倒？不但異性愛戀她的美貌，就是同性也嘗會摟着她親熱地喊『我愛』，就是她自己也覺得鏡中的影子是可愛的，每當對鏡臨裝時，她總是凝視着對面的自己，盈盈作笑，抿嘴送吻，低聲情話。鏡中的影子似乎能夠完全了解她的心情，對於她的種種表示，她也能完全接受，她笑她也笑，

她嗚嗚細語，她也低訴深情，她抿嘴送吻，她也同樣報答。她想：倘若能得到這麼一個愛人，多麼幸福，凝視鏡中，似已心知，兩頰緋紅，含羞嬌笑。她再也按捺不住了，試把嘴唇向前移送，她也張臂歡迎。吻着，吻着，狂熱地吻着，直待冰冷的玻璃，涼透了她的嘴唇，纔把她驚醒，疾忙地離開，影子總是報答她一個嬌麗的深情的微笑，使她不忍猝然他去。

在對鏡，或凝視案頭小照時，她總是不絕地在想：這麼一朵嬌嫩的鮮花，是不應讓粗暴的男子們來折取的。的確，男子們的確是粗暴的動物，他們看見女人，看見她，就像一隻餓虎，眈眈逐逐，張牙舞爪，快要撲過來把她吞滅了似的。那種兇惡的眼光，多麼可怕！何況她是一朵嫩艷的鮮花，桃紅的兩頰，稍重的指頭都可以把她彈破，怎經得起魯男子們長滿鬍鬚的厚唇吮吸？細膩的纖手，怎經得起他們的粗糙的手痛握？她怕男子，她更怕她這一朵鮮花淪落在別人的手裏，時常抱起置放棄案頭的小照凝視，嬌笑，接吻。

但是，既粗暴又蠢笨的男子們，似乎並沒有了解她的

心理，討厭男子，怕見男子的心理。當她出門的時候，總有許多男子不即不離地在後面追隨。她覺得這種「釘梢」是很可笑的，簡直是蠢笨得可憐！難道愛情是緊跟在女人的後面就可以獲得的嗎？他們的尾隨，他們的「釘梢」，只有引起她們的反感，她們的鄙視，畏懼，比這種「釘梢」更使她難受的，是在坐滿了人們的教室或禮堂中，她一進門，大眾的視線不期而然的都會集注在她一人的身上，她的臉龐不禁滾熱而緋紅。

還有一件厭煩的事情，是無聊的情書，她和他們，有的雖然似曾相識，但大多數是不知其名也未見其形的，他們居然也會寫給熱烈的親暱的所謂情書。有的是愛慕她的美貌，有的贊美她的溫柔，有的因慕她的學問而願締交，有的故設疑難請求置答。有的最蠢不過的竟直截了當地向她求婚，先吹一陣天大的臭牛皮，說他的才學如何好，地位怎麼優越；財產如何富厚，並且，不久將放洋赴美留學，攫取博士的榮銜是意中事；倘她肯允從他的要求，那她也可同他一道放洋。像此種無聊的信，每天總有好幾封。她看了老是這麼一套肉麻的話，深切地感到痛首疾惡，往

後，索性不去開拆。但是，這種無聊的信，並不因她的厭惡她的不理而減少，仍是源源不絕地經過郵差的手而遞給她。不上半年，她的箱子裏滿滿的都是緋紅紫綠的信了。

有的識趣一點的，在男子看來也可說是缺乏勇氣的，給她的情書，一封不理，再寫一封，至再至三，見她還是冷冰冰的沒什麼表示，也就自慚夠不上，偃旗息鼓而去，另行追求別的對象。然而，有的竟不管她的厭惡，老是接連地寫信給她，半年來竟無虛日。這，確是開追求史上的新記錄，不能不使她好奇地加以注意。

學校放假了，她接到他的最後一信和一張照片。說他愛她的熱誠，非但不因她的不理而減輕，反而更加熾盛。他也知道愛情不可強求，所以並不需要她的回答。他不愛他，不對他有所表示，那是她的自由。但他愛她，不斷他把他自己的赤心顯示在紙上，也是他的自由，她無權加以阻止。他說他是因為愛她而病了，病得骨骼支離，行將就木，而他的愛戀終不可泯，他至死，甚至死後也還是無報償地愛她。最後，他說，他本不願離開學校，但家庭催促甚急，絕對不容他的殘骸暴露他鄉，他在家庭的威迫之下

，不得不離開學校了，希望在這最後的瞬間，能夠允許她見一次面。給她的一張病前照片，自然希望她能保留着，但若她不高興時，也儘可把她撕成碎片投進字紙籠的。

她開始審視他的照片，倒也不是平凡的形相。她不覺瞬間的靜默，心中惴惴地不安。無意地瞥視了案頭的小照一眼，心想：這麼一朵鮮花，就配給他折取嗎？不！男子都是討厭的東西！她肯切地下了否定後，把照片塞進抽屜。

那時已是黃昏了，太陽躲進山腰，烏雲滿佈天際，像是要下雨似的。她走下電車，正擬舉步拐灣向學校走去，突然兩短衣男子，持着手鎗，喝止嚙聲，把她推上停在路旁的汽車。她從來不曾受過此種驚嚇，當時完全昏迷過去了。

待他驚魂暫定時，已置身在一間佈置精雅的室中，門是嚴扃着，靜悄悄地不見一個人影。她正狐疑自己是不是沒有錢的女子，為什麼會遭綁匪的光顧？門後轉出伍子榮，那稱病寫信給她的伍子榮，她的胸頭不禁起了一陣悸動，遠

遠地站着。

「密斯程，冒昧得很！」他堆着笑臉說，「我原是他們來請您的，那知他們竟唬嚇了你，真對不起！」

「我是窮女子，你設下這種圈套把我綁來做什麼？」她聲色俱厲地責問。

「沒有什麼，不過請您來談談，實在我太愛您了。半年來無時無刻不思念您呢！」

說着，他嬉皮笑臉地挨近身邊，但是，她疾忙地閃開了。

「你不要接近我！」她的尖銳的呼聲，充滿着忿怒的氣息。

以前，在沒有和他見面以前，她對男子雖然討厭害怕，但還以為他是其中比較誠實的一個，那知也會使這種圈套來陷害。她對他的心情已超過了厭惡和畏懼，而變為憤激了。

「不要這樣吧，我們相識已久，何必害羞！」

他還是不肯放鬆，趕近她張臂擁抱，她趁勢就是一掌，打得他火星迸發，立即拉出手鎗猙獰地說：

「不識抬舉的東西！再頑強，打死你！」

她沒有手鎗，她惟有眼淚做她的武器，她盡可能的抵抗，而結果她仍不能屈服於他的淫威之下。

最痛心的，是她失去了處女的尊嚴以後，他對她的愛情（？）也完全告終。第三天的早晨，先前綁她來的兩人，進房把她的眼睛用布蒙了，重又用汽車把她丟在學校附近的僻靜街頭。

她哭，痛心地哭，她恨，切齒地恨。她想報復，但他已失所在，不再來校，也不能再找到他的了。她自己覺得嬌嫩的鮮花，無端地受了狂風暴雨的摧殘，這對於她是絕大的幻滅。而最痛苦的，是此種被摧殘而幻滅的悲哀，不能向誰聲訴。此種不能訴說的痛苦，她忍心緘默嗎？不！她對男子們的殘暴不仁，絕對不肯饒恕。利用她的殘花施行報復，給他們一種殘酷的懲罰。

她不再不理男子了，凡有追求她的，她都表示接受，只要他的人品不那麼醜陋可憎。因此，拜倒她的石榴裙下的，足有二十餘人。她覺得很有趣，看着一羣粗蠢的動物

，匍匐在她的腳底下，供她的驅使，踐踏。她可以對他們喜笑怒罵，也可以使他們痛哭流涕，她覺得最感興趣的是聽他們哀訴，看他們流淚。

她苛刻地玩弄着這羣粗蠢的男子，約摸過了一年有餘，在她的心裏還不能全然滿足，覺得一朵嫩艷的鮮花的代價，猶不止此數；然而，然而不久俯伏在腳底下的動物日漸減少，終至倏然無聲。

她驟然失掉了這麼一羣活的玩物，心中覺得異常空虛詫異地在凝思他們為什麼不供她的驅使而驟然離去？案頭的小照還是那麼活潑，愛嬌，美麗，那是一朵嫩艷的花！她熱烈地抱着凝視，接吻。但是，啊，但是，當她得意地轉身時，突然發現鏡中一個可怕影子；貧血的黃臉，頰骨高聳，兩頰瘦削，眼眶深陷，簡直是一架骷髏，她絕不敢相信這就是她自己。她試作輕盈的媚笑，鏡中竟露出一副猙獰的醜相。她驚異地警視了一二分鐘，臉孔深深地埋在手裏，縷縷地發出哀絕的失敗的呼聲。

二一，一，一六，於海濱。

詩 歌

厄 運

繆 九

哦哦！自由的民平喲，自由的古邦！

在亞細亞東方，太平洋岸邊上，

你居住在博大溫暖的地方，

你高擎過五千年民族的光芒，

你威力曾支配着天下的興亡！

你命運豈就此的中道殞喪？

伏在暴敵的鐵蹄之下不敢聲張。

難道沒聽過『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而現時呀！竟多難而不足以興邦？

啊！你不聽那洪濤狂泣的黃河，

你不聽那衝波吼怒的長江？

哦哦！自由的古邦喲，自由的民族，

你們的禍災就是萬劫不想解救！

『祖國誠是自由，民族誠是自由，』

你們却早成了身被枷鎖的死囚，

死囚還不知危難地不改故步，

却反走上了貧邪妄欲的歧途！

你們現在只是冷眼地困在窮愁，

站在敵人之前只是低頭縮尾，

啊！自由的民族喲，自由的民族，

你們爲甚現在還是不知改悔？

你們爲甚步着死路而帖耳不回？

哦！自由的古邦喲，自由的民族，

落網的野獸最後還想掙扎脫逃，

驚弓的弱鳥還喊出恐怖的哀叫，

豈有你這自由的民族喲，

臨死還不知吹出醒世的驚號？

你們早該組織起滔滔不絕的大羣，

說是中華民族的靈魂醒了，

你今後該奮起你自己的力量，

掙斷重重束縛在你身上的鎖鍊，

你那能再據着退讓與無抗的信條？

世界已經黑暗了，你能再尋見「公道」？

再不要懼怕敵人侵略的行陣，

會如大水盪去我們的城市，

會如地震吞蝕我們的村鎮；

我們也須得組成嚴肅的行伍，

有如一座自衛的大城，

看！被束縛者會奮起最後的勇猛！

我們受着敵人的殺我而志不平，

我們的剛強將抵抗暴力的凌侵，

我們將永保着中華民族的神靈，

那怕就在這莽原曠野之中，
壯死嚴殺以盡！

二〇、一〇、二五。

夏夜

明春

月如眉，

心依依，

柳絮揚飛，

春將歸；

何日重相攜，

酸淚濕布衣。

初夏在白堤上寫。

殘花底呻吟

彭榮楨

月影兒斜斜地從花枝間偷過，

花枝兒無力地在月影下婆娑。

微風嫋嫋把四週的沈寂敲破，

啊，好一曲甜美的舞蹈的音樂！

遠遠的傳來了幾聲夜鶯之歌，
讚美着這合抱的深夜的諧和。

唉，可惜我是一叢殘敗的花朵，
零落中早已窒息了我底心河。

「從前我也曾作過繾綣的春夢，
現在却只殘存下無限的心痛。

我不知是什麼神走過我身邊，
把我生命的鮮花無端地斷送。

「我記起了那青春正旺的當年，
露珠兒也曾飛墜過我底葉尖，
如今伊却化成了點滴的淚珠，
這淚珠我已在這殘葉上洒遍。

「這月影照出了我滿身的傷痕，
這露珠侵透了我顫戰的深心。
微風一陣陣從我的身邊飄過，

啊，這不可捉摸的深夜的幽靈！

「到現在我才感覺到新的創痛，

到現在我才捫摸到深的哀愁；

到現在我才記起那美的春夢；

到現在我才說出我心的感受。

「失去的美夢，我知道，不會復回，

清癯的身軀眼看着日就頹敗，

我知道有一日我會化成泥滓，

這泥滓有一日更會化成飛灰。

「算了吧，這些都是生命的贅疣，

爲何苦來把這些永掛在心頭？

我要準備着我底生命的蛻化，

來春之月，請看我鮮豔的花球！

「請記着，我約定的復活的時候！

將留個美的映象在你底心頭。
那時候我會披着美麗的衣裳，
那時候我要含着清香的馥郁。

「請記着，這別離畢竟只是暫時，
到來年請你來拜會我底故枝，
那時節你會得到無限的美感，
希望你爲我寫出長篇的新詩。」

「這希望引起了我歡樂了一回，
灰色的心情早從我心頭告退。
假如有這樣和諧合抱的深宵，
那時節我便要振刷我底精神。」

「夜鶯阿，你脫明的午夜的詩人！
請你預備着你底清婉的歌聲。
那時節我要請你爲我歌一回，
因爲這約定就要實現在來春。」

「請聽呵，這岑寂中殘花底呻吟，
在這月兒離去了中天的時分，
天邊有許多星兒跳舞，波動着
那飄舞的衣角，——這窸窣的風聲。」

殘花已隨着猛烈的風聲飛墜，
空中也沒有了那微弱的呻吟，
我願眼前就是那來春的三月，
枯枝上早繁生着欲放的蓓蕾。

給

慕農

我知道你而今是漸漸的和我遠了，
那只有更增我呀向你戀慕的追求；
請揚起你那愛的帕兒吧！吾友，
遙遙的向着我的來路你的去路。
有了你，我的生命才有火花，

去了你，我不知將如何過法！

你試爲我設想呀！吾友，我此時心中的苦痛，

正好似一個哺乳的嬰兒去驟然離了他的媽媽！

我而今關不住這一扇殘破的心扉，

這心扉是被你打開而又被你擊碎！

那失去的魂兒嗚！吾友，

我如何能把他再行喚回？

這有限的文字又怎能訴盡我這無限的愁情？

我的愁情呵！是如天一樣的闊海一般的深。

你試爲我設想呀！吾友，我此時心中的苦痛，

正好似一個迷路的旅客他而今又遇細雨黃昏！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夜於首都。

汽車夫胡阿毛

陳守梅

光榮的威力之下的俘虜，

差不多都是羔羊和鷓鴣，

因爲他們並不知道在戰神底眼前藏躲，
他們的命運就此被押上了泥濘的道路！

俘虜中有一個是汽車夫，

他底家庭洗過似地窮苦，

一個吃自己底力氣的兒子和一個老母，
那怎樣耐着鬼似的寒冷和雷似的飢餓。

因爲是去探望親戚之故，

那樣從戰神底眼前經過，

於是他就像一隻可憐的麻雀那樣被捕，
搜出了執照之後就驅遣他去搬運軍火。

雖然終於那樣無可奈何，

他被雕刻得像個亡國奴；

但有毒的血液却已經成爲冒綠焰的怒，
在被厭迫者底意識中燃燒得如火如荼。

汽車裝滿了殺人的傢伙；

速率將平靜的空氣衝破——

四個屠人底刀尖靜靜地指着他底臍腑，
假使爲自由而掙扎呢他就要落下墳墓！

他底腦就似手是個銀幕，

想像在那裏構造了無數——

老母底酸淚和兄弟們底熱血同樣模糊，
而他自己底一個動作是因而那些是果。

那時候不許他前瞻後顧；

並且不許他有半點錯誤——

個體底呼吸被窒息着是最親切的苦楚；

民族底根假使被掘去了枝葉又將如何？

這樣，他到底將怎麼去做？

忽然他底心竟那樣頑固！——

那樣，他開足了馬力怒牛似地向前奔赴，

他和吃兄弟們的怪物就此躍入了黃浦！

一九三二，三二，杭州。

曾仲鳴先生近著

藝術與科學

全書分「藝術與科學」「藝術與民衆」等十四篇，約五萬餘字，用道林紙精印。著者議論透澈，文筆生動，詳述藝術與科學的關係，及和人生自然的關係。空白處，更填以著者小詩，別饒風味。愛好藝術者與愛好科學者，幸勿失之交臂！

上海環龍路六十二號

總代發行處：未 央 書 店

中國女詩人

曾仲鳴

序中國女子詩選「黃鶴」

諾海伊夫人 (Comtesse de Noailles) 是法國現今最負盛名的女詩人，文學批評家馬遜 (G. Mason) 稱她為「盧騷的女兒」。她的著作，至今日止，計有詩集七種，小說三種。她的散文，亦如她的詩一樣，都帶熱烈的情感，活潑的文筆，她自己說：「我的生命是世間的物質做成的。」但讀了她的詩文，我們可以說：即使是物質，也是世間最芬芳，最溫柔的物質做成的。

她為我的「中國女子詩選」法譯本作一篇序文，此書至今未經出版，現在先將這序文譯為中文，以饜世之愛讀女詩人的作品的人們。

自深遠的古代以來，人類的神靈便能幻想而歌唱。人生充滿着歡欣和悲哀的聲音，這聲音是發於柔婉的和強烈的幻夢。我們意想不到在此宇宙間，隨時隨地，所有疑問

，希望，失意，都會發出優美的歎息！

詩是一種精神的世界，這世界是緊緊的與雲霞結合，這雲霞又是飄蕩的懸於燦爛與憂愁的自然中，以靈魂的形態，裝飾纏繞這自然。自然接受人的血與淚，猶如掛在裂破的松幹的小鉢，仰承松樹的膠液一般。

詩是特殊的藝術，在許多藝術中，它含着雄偉和變化的奇性。詩的文字，經過磨鍊，似炭筆的尖端。濡染彩色，似畫家的筆毫。音調和諧，又似琴絃的聲律。詩要使我們起感慨，所以音節異常的顫動，而又溫柔圓潤，真似少婦的酥胸。

這個永遠的幻術者「詩」從有生以來，時時散播芳香，灑布遠近。不過無論何種色調，何種細事，均會使這幻術者戰慄變態。詩的無窮盡的鏡子，每映着新影，影的形狀卻帶驚人而無數的暈氣。我們若靜聽中國女詩家的吟聲，我們即可勞騁見到引人沈醉的古國，展幕而陳列於我們之

前。這古國遼遠飄忽，富有各種物質，其精緻確切，真如工筆繪畫派畫家的作品。

我們讀『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這幾行詩句，我們便可知幼婦的心含多少的悲痛！

『黃鸝』以其長足，踐殘紅斑駁的草場，使我們爲之神往不已；我們再傾耳以聽中國的古琴的聲響，微音嫋嫋，繞着綴金鋼鑽的天空，與唧唧的蟲聲，遙相應和。我讀沈宜修輩的詩，覺得她們的詩詞，何等自然，何等懇切！

此詩選的每葉都藏有吮嚼馨香的詩，如花蕾已狂開，蓓苞已盡，一劈便可見祕密的生意。

春曦中的男女（實價四角）

陳醉雲 著

這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作者用活潑秀逸的筆致，寫一個青年去向新生活尋求進展的事蹟。書中各個男女們的個性，都寫得非常活躍顯著。有愉快輕倩的詩趣，更富於深刻真摯的思想；它彷彿像一陣初春時期的風，使人感到一些薄寒，但同時又給人以青春的溫情與光明的喜悅。

上海未央書店出版

中國可愛的女詩人啊！你們每注意長狀的變幻，你們每於清晨時，聞奇妙的荷葉，墮露的微聲，而忽生詩興。

你們可以不用憂懼，你們可將你們的心獻於勇與愛的矢下。我在未認識你們以前，我已想念到你們，我已含着柔情而想念到你們。我會歌頌你們的純潔的容貌，你們的閃閃作光的雙眸，你們的沈黑更甚於夜色的美髮。我嘗見你們團聚在綠色瓷瓶的上面，我又嘗歎道：

『中國的幼女們的心，如花初發，帶暈紅色，帶皎白色，絕盡嫵媚啊！』

【註一】幻術者即指詩。

古雲庵(續)

更 煜

古雲庵聚餐會的第二天，趙科員到C機關去，告訴同事們昨晚古雲庵中可疑的鬼影，大家正在驚異，送報人把新聞報送到了。就你搶我奪的拿報紙展開來：

「啊呀！不得了！殘暴的鄰國人，不講公理的鄰國人！」趙科員驚喊了幾聲。「鄰國人已經橫行無忌的強佔我們的國土了，砲毀東北唯一的兵工廠，老百姓無辜犧牲，血流成河，重要的……啊！這還了得！」

大眾圍攏來了。

「起事的時間是……？」一個同事問。

「正是昨天晚上。噢！我們飲酒作樂的時候，正是東北同胞受人欺凌，魚肉的時間！」趙科員憤駭著，同時反悔昨晚的舉動為不當。

「那又有什麼，鄰國人狗偷鼠竊的行動，不是一次兩次了，就是說東北永遠給鄰國人佔去，那倒是一筆清賬，

他們得了一些好處，終究不敢來侵佔我們的腹地。」包科長發了一片議論，自己以為是飽經世故的見解，但是沒有人同情他，他却點上紙煙亂抽。

「哼！這是那裏話！」趙科員忍耐不住，他的脾氣又發作了。「你這話簡直是亡國的預言，我們中國人大都像你老先生一樣見解，我們早已嘗着亡國的滋味了。」他把報紙擱下，先去對付包科長。

「亡國？談何容易！我們中國有的是人？一個抵一個罷，也就是鄰國人的敗數。」包科長的態度依然很樂觀。

「人多！人多那裏相干！我們中國多的是老實人，百人之中能夠找得出幾個有烈性的人？不要說鄰國人一個炸彈，便是一個中國人被一個鄰國人侮辱了，誰也不肯仗義執言！」趙科員表示感傷的神色。

包科長沒有話說了。趙科員繼續讀報，長吁短歎的聲浪，在時間上疏疏密密的點綴著。

幾十年來，隣國人背了陳舊的陰狹的帝國的招牌，與夫霸道強權的刀槍，像江湖惡棍似的在東方賣藝，對於老

大的中國，時常有覬覦的野心，這種野心隨時製造，隨時露暴，在世間幾乎成了公開的祕密。他們爲謀自身的幸福，國家的尊榮，替子孫找永久的出路，却忘記了別人的幸福，尊榮，與全人類的和平，快樂；他們不要自己的臉面，先向中國人打躬作揖，搖尾乞憐，再把財物去孝敬中國的軍人，甚之讓自己嬌艷的女人給中國人去玩弄；他們甯願犧牲一切，時時刻刻想來換中國人的血肉；他們在中國放下了不少的資本，成績也年復一年的顯著起來。自從中國新興革命運動統一全國以後，他們以爲中國人將掛『嚴防偷漏』的牌示起來，真所謂偷雞不著，反餓了把米。其實這米也是從不長進的中國人手裏騙去，于是百計千方的來阻礙中國革命的成功。最近，鄰國人乘國內水災奇重哀鴻遍地之秋，像打死老虎似的把東北的財富一網打盡，于是消息傳來，全國上下，莫不相顧失色。

這個不幸的消息，不能比張天師『今年人死大半』的謠傳，也不能比土匪光臨時的預報，大街小巷，充滿了一種異乎尋常的空氣，全市民衆，像從噩夢中受著驚動，路人們多是雙眉緊鎖的憂鬱，或是怒目切齒的憤慨，大有傷

心落淚之概。

幾天之後，消息更加惡化，而民氣也更加激昂，機關奉上級機關的命令，須將經費摺節以充軍備，各職員的薪水也按成折扣起來，這在包科長是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本來，包科長的薪給雖然比上不足，比下却是有餘，但是人的生活慾望是逐漸擴大的，他一家六口，衣食房屋之外，還須打牌或是餽贈的應酬費，每月剩餘下來的一二十元錢，須留作自己的養老費以及子女教育費，婚嫁費等等，現在一經減少，不但不能繼續儲蓄，連日常的需用也非緊縮不可，這樣隣國人的事變方纔對於包科長波及切身的影響。他躊躇著，他恐慌了，他惟有希望隣國人趕快把良心發現，大事化成小事，小事化成無事，或是希望政府當局切莫動兵應戰，低心下首，退讓幾步，才對於自己的薪給，或有恢復原數的可能。

時間一天一天的輸送過去，局面還是沒有一些開展，古雲庵收取房金的日期又到了。包科長不肯損傷自己的信用，同時又不肯動用以前儲蓄的錢。好在機關中何會計是隸屬於自己科下，而且和自己倍覺親熱，于是他同何會計

商量，將下月的薪金，先行支借，當初何會計想婉言拒絕，但終究被包科長說轉來了，何會計以為同自己的飯碗有關，只得唯命是從。所以包科長到了付房金的一天，如數放到古雲庵住持的掌上，不消說，住持一見到白色的銀圓，笑盈盈的納到衣袋裏去，嘴上說了一聲『謝謝』。

趙科員呢，這幾天精神上像是受了刺激，除了到C機關去辦公以外，在古雲庵裏總可以聽到他唉聲嘆氣，他為什麼而感受痛苦？這在他的夢囈中可以推想出來。

『野獸！你們都是不講公理的野獸！打倒萬惡的野獸主義！……』

『殺啊！殺啊！衝上前去啊！……』

『哈哈，公理終究是不滅的，這要憑我們一致的努力了！……』

趙科員感著隣國人的強暴，霸道，不但對於自己的國家民族受了重大的屈辱，而且對於世間的公道，認為泯滅無餘，他這幾天費了很多的時間去讀本地的或是外埠寄來的報紙或電報，腦經裏翻來覆去，充滿了繁雜的印象，隣國人所用的武器，所宣傳的謬論，中國軍人的態度，各地

民衆的激昂情形，海外華僑的熱忱，外交當局的棘手。……諸如此類以及如何來吐我們中國人的氣。此外，此外的問題，他統統置之腦後了。錢的問題，房金的時期，他照例不在回憶的境地了。

『趙科員！今天該是付房金的日期了。』古雲庵的住持探首到趙科員的房間裏來，

『唔！今天？今天又到期了？』趙科員方才如夢初醒似的，跑到門首來。

『是的，今天。』住持期待著。

『噢！今天倒忘記了。』趙科員探手到衣袋裏摸了一下。『對不起，過幾天吧。』

『趙科員，你們總是大人先生，不比我們出家人……』住持以為趙科員有錢，同他為難。

『你這笑話。我以前從未掛欠分文，今天確是不曾預備，難道會欠少你不成！』趙科員的聲氣很剛直，一望而知是個爽快的人。

『那也好，那也好，請趙科員早早捨施，阿彌陀佛！』住持只得採取不抵抗主義了。

趙科員以前，是一個未曾受過經濟壓迫的人，他有錢時一五一十會去化完，無錢時却和平常一樣的毫無所苦，大部份的錢多是化在自己的書籍費，小孩子的玩具費和自己女人身上，應酬，他有時雖然免不了，但比同事們確是少了一些。打牌，他自己不曾主動過一次，有時別人來邀請，他想去，却被自己的女人勸上了，說是同事間的應酬是該有的事。這一次，C機關的薪水折扣以後，幸虧他的女人是一位聰明而有把握的女子，給他各方面掙節起來，他並不覺得痛苦。現在住持對於房金的催索，不得不使他擔心起來。

第二天，趙科員向何會計去借錢，何會計推說本月份經費還沒領到，但其實，包科長早已把薪水預支了。這個秘密要是宣佈出來，又不是趙科員發洩的資料？但是這種事實，非趙科員腦筋中所幻想得到的，終究給何會計所瞞過了。

這幾天，當趙科員回到古雲庵的時候，住持每每在趙科員的房間前徘徊，有時，故意提高喉嚨，叫她的小尼姑，但當小尼姑到時，却把不關緊要的事吩咐她，這顯然是

叫趙科員知道，她是在這裏索房金。這幾天，終是使她失望，她恨極了，仇視趙科員的成見也一天一天的增高起來。

一個星期日的上午，住持又來找趙科員，趙科員和他的孩子說笑，沒有理他，趙夫人看不過去了，把自己僅有的一張中國銀行十元的鈔票，從箱子底的錢袋裏抽了出來。

「老師太！對不起！現在機關裏不能支錢，害你等了好幾天，這是我僅有的，你要緊就付給你吧。」趙夫人向住持婉言解釋。

「噢！趙太太這樣關心，真是一位賢明的好夫人。這是趙科員的好福氣呵！」住持感激著，同時又像吃虧了她；不肯說一句可以寬限的話。「這裏是十元，該找你們一元五角。」住持拿了錢，老實納向袋裏去。

住持把餘錢找給趙夫人時，趙科員方才知道。他望著他女人手上的錢，開始憂悶起來。趙夫人也望著她男人的臉上，大家沒有話說。

「你的頭髮長得這個樣子，該去理髮了！」過了半響

，夫人向趙科員說。

「是的，但是現在正是少化錢的時候，我想過幾天罷。」趙科員抹着自己的頭髮。

「錢雖是拮据，體面也是要有的，你這個樣子我覺得太不好看。」趙夫人一定要她丈夫去理髮。

趙科員在他女人手裏拿了兩毫小洋，遵從他女人的意思，上街去理髮了。他經過R街，不敢向裝璜太講究了的理髮店進去，他一直跑了很多路，經過的理髮所都不是兩毫小洋的代價所能應付的，他於是從小巷子裏鑽了進去，在巷子的盡頭，才找到了一家江北氣很濃重的小理髮店。他相信，這樣的理髮店，在本地是很稀少的了，他再不遲疑，一脚踏進門去，一個在修理四弦胡琴的江北理髮匠，連忙站了起來向他點頭。

「請坐，」理髮匠慌忙的說，心裏像是在想，像這樣的顧客是難得光降的。

理髮的工作已經完畢；雖然手續方面比不上優等理髮店，可是對於趙科員，確是格外慇懃了。本來，趙科員想多賞與一些，但衣袋裏只帶上了兩毫銀圓。他對於理髮匠

像是十分抱歉，把兩毫小洋放到理髮匠手裏之後，理髮匠出乎意料之外的向他看了一眼，同時把銀圓反覆看了一遍。

「先生！請你換一個，」理髮匠把銀圓退給趙科員。

「怎麼？」趙科員接了銀元，心裏急了一急。

「這是私板，市面上不能通用的。」理髮匠希望趙科員摸出鈔票來換，可多獲得幾個銅子。

「……」趙科員又愁又恨，他彷彿見到這理髮匠是一個魔鬼。但立刻，他所眼見的魔鬼不是理髮匠，而是古雲庵的住持，他一時幾乎說不出話來。

「先生！沒有另毫子換吧？我們我你也好。」理髮匠還是期待的神色。

「好，我身邊沒有帶錢，你差人跟我去拿。」趙科員的臉上起了玫瑰色的紅暈，他好像當作自己是一個罪犯，等待理髮匠的判決一般。

「還不遠，路？」理髮匠問。

「不遠，」趙科員的回答。

於是趙科員從小巷子出來，身後跟著一個十二三歲的

江北小孩子。趙科員走得格外匆促，理髮店學徒也跟緊緊地不肯放鬆一步。

「先生！還有多少路？」學徒問著。

「不多了。」趙科員討厭這個學徒，但同時覺得這學徒的可憐。

「時間太久了。」學徒埋怨似的說。

「你管他。」趙科員要想向學徒發怒，但又恐給路人見了不很體面，他很注意往來的路人，有沒有察覺他身後是跟著小理髮店的學徒，他又像含羞，又像羨慕，羨慕老百姓們比他……一個機關裏的官員更自由更快樂。

劈面來了幾個女學生，有的手拿了小旗，有的提了一尺多高的竹筒，有的攔了傳單，向路人一張一張的分發。

「先生！請你慨助些錢，現在鄰國人在東北侵犯我們，中國的軍隊雖然沒有抵抗，但是敵人得寸進尺，我們已取自衛手段，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誰都應負起救亡的責任來……」一個身段苗條，說話聲音非常動人的女學生向趙科員募捐。

「……」趙科員的臉上發熱了。他知道自己的衣袋裏

是沒有錢，他不願將不能化的錢投到光輝的竹筒裏去；他又彷彿想到自己在五四運動時的一腔熱烈情緒；同時他覺得身後的理髮店學徒會使人誤會到他是沒有民族意識的人；他一時找不到一個相當的回答。

「先生！隨你樂助多少，這是愛國捐，比捐給不生產的和尚們要有價值得多……」這女學生又解釋了。臉上的笑容引人愛慕。

「是的，我很知道，我同你們一樣知道救國的責任非大家共同負擔不可。但是，我們機關裏已經把薪水折扣了。我們覺得已是問心無愧，對不起，今天請你們原諒了。」

趙科員指著身上的證章向她們解釋。

「但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不論多少，請再慨助些！」這女學生含有不大信任的意思，還是向趙科員纏著。

「好！我只帶這兩毫錢。」趙科員沒有辦法，只得把兩毫錢投向竹筒裏。但他又後悔，一方面怕理髮店的學徒懷疑他有錢不換，一方面感到和住持理論時的失了證據。

趙科員到了古雲庵，向他的女人要兩毫錢，同時說明

了經過的情形。理髮店學徒授了錢，反覆看了一回，再在桌子上攢一下，方纔抱怨似的回去。這樣才算把件小風波結束了。而他對於住持的仇視心，也從此萌芽了。

一個晚上，包科長家裏來了一位久別重逢的同鄉客，在他們歡敘之下，包科長知道他方由遠道的T埠到此，他想留客住宿，于是又提議關牌消遣。其實，包科長自從隣國人事變以後，因為一般人停止娛樂的呼聲很高，一連幾十天還沒有關過牌，現在他的牌癮強制不住了，才借客人的名義來創議門牌，他親自跑到趙科員的門首來。

「老趙，來打牌。」他忘却了趙科員薪水折扣後的艱苦了。

「噢！包科長！今晚沒有人吧！」趙科員以為在這種局勢之下，門牌是一件不方便的事。

「不！我家裏來了一位客人。」包科長的解釋。

「不奉陪了，對不起。」趙科員推辭著。

「平常可以隨便，今天似乎應該陪陪客囉！」包科長說明他的理由。

「不瞞你說，從機關裏薪水折扣以後，我們的經濟方面，入不敷出，感覺痛苦，柴米尚嫌不足，實在無錢來門牌了。」

「噢！真的？……」包科長方才記到他，恐怕趙科員向他借錢，也就不勉強他了。

半小時之後，包科長家裏的牌聲霹靂拍拍的響起來了。在靜寂的空氣中，可以認辨出何會計的談話聲，和古雲庵住持的咳嗽聲。

「號外！號外！三個銅板一張！今天的消息……」忽然，門外報販急促而連續的叫喊。趙科員連忙開門出去，向報販買了一張。他急于探知今天的意外消息，在幽暗的路燈之下，把瞳孔縮小來讀。

「啊！隣國人真是橫行無忌的野獸！」趙科員憤恨，痛心，而且悲壯，他癡呆地站立在黯然的夜幕之下。

這是鄰國軍隊侵佔近地的S市消息，他們蠻不講理的無端尋釁，殺了許多無辜的中國同胞，某地燒燬了房屋，某地姦污了婦人，這種毒辣手段，誰看了不會傷心，誰聽了會不暴怒，如其一個人的感情還沒有消滅，他應當如何

表示？如其一個人的理智還沒有麻木，他應當如何想像？趙科員就在這種理智與情感化合之下，一方面迫出消極的淚水，但同時又燒起積極的憤火來。

「隣國人，真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們的殘暴，何嘗比原始人類差些！殘暴，終究是人類的污點呵……」

「但是，我也不能專怪隣國人壓迫，侵略的罪惡，逆來順受，也終究是民族的恥辱。鄰國人的野心，並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我們中國人自己太不長進，醉生夢死，儉安一時，是不可掩飾的弱點，人人的眼裏，只見到自我的利益，從不肯把目光投向遠處，想一想民族的利益。精神衰頹，物質落伍，已經是無可隱瞞的事實，如其我們能夠早早猛醒，也不陷落在這個痛苦的漩渦裏，如其我們能夠早早爭氣，也不至受鄰國人這樣慘無人道的欺侮凌辱……」趙科員一壁想一壁慢吞吞的回到自己的房間裏。

「中風！『碰！』該死，老是沒有……！」隔室的雀戰正在興高采烈。

「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趙科員自言自語的嘆息。

夜是已經深沉了，門牌的人一些沒有倦容，除了骨牌與桌子接觸的聲音以外，只有那滴嗒滴嗒的鐘擺聲，也跟着他們繼續努力。

「碰碰碰！」幾聲急促的打門聲。大家不去理會，「碰，開門！」有人叫門的聲音，這時大家都睡着了，如其打牌的人不肯移步，誰還去應接呢？

「是那一個。」住持盡了房東的義務，走向大門去。

「是我。」

「找誰？」

「見包科長。」

「噢！我來開。」住持開了門，嚇然的是兩個穿軍裝的警士，牠陡然嚇了一跳。警士用電筒滿射她的恐懼的臉龐後，因為急于檢查包科長家裏的舉動。匆匆地昂然地就跑了進去。

他們一踏進包科長的房間，包科長何會計以及客人也出乎意料之外的吃了一驚。牌是一張張的攤在桌上，每家门前的錢鈔也多多少少的放著，他們不及收取，警士們也沒有動手，很勉強的向包科長點了一點頭。

「那一位是包科長？」一個警士問。

「是我！誰叫你們到此地來的？」包科長粘了起來，他的臉上露出比警士更嚴厲的神容。

「請原諒，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是不得不到這裏來的。」警士中的一個回答。

「那末，你們現在將怎麼辦？」何會計也很利害的問。

「照例要請你們到局裏去。」警士回答。

「拿我的名片去行不行？」包科長以爲自己是一個機關裏的科長，終得比普通人體面一些。

「這那裏行！況且現在的時局不好，如其不秉公辦理，外面對於我們的評論比平時更加嚴厲。」

「我們也不過是逢場作戲，原非一般賭徒可比。」包科長聲色稍稍和緩一些。

「是的，我們受了人的報告，就不能敷衍過去，而且我們接了一次電話，沒有理他，他就親自到局裏來，這樣，我們如何可以馬虎過去？」警士也解釋了。

「唔！報告？怎麼樣的一個人來報告？」包科長對於

報告人認爲是他的仇敵。

「這個，我們在職務上照例是不能告訴。」警士說完了以後，開始把雀牌擲在牌箱裏，錢，却是還放在各人的門前。包科長無可奈何的望著。

「那末，這樣吧。我代表你們到局裏去，請你一方面打電話給機關裏，速即備函交保。這樣好不好？」何會計自告奮勇了。

「這樣也好。」警士們以爲弄得不能下台，恐怕兩失面子，就答應下來了。這時候包科長和他客人都沒有話說。住持在門外發抖，不敢進來。於是警士拿了賭具同何會計一路走出古雲麻來。

「有誰來報告我呢？無疑了，一定是趙科員。趙科員年紀輕，不懂世事，專同自己作對，這一次一定是他報告，但是報告，對於自己又有什麼大妨礙，至多是損失幾個錢，禁賭不過是叫老百姓勤業而已，至于官場中，高高低低，文文武武，誰不愛那一百三十六張的國粹玩具。逢場作戲，又妨礙不了什麼道德名譽，這真是太胡鬧了！」包科長疑惑到趙科員時這樣想。他戴上銅盆帽到機關去，

順道向趙科員房間內張望一下，但是趙科員早已安寢了。

在晨光熹微之中將何會計才從公安局裏帶了悔氣與愧色回來，幸虧是在早晨，沒有人注意他，他雖然在優待室裏，終究受了一夜的委曲。當他回到O機關時，臉上漸漸露了憤慨的顏色。同事們正在被窩裏談論緊張的國事。一聽到他踏進門來，都注意到帳外人影的輪廓，才知道是何會計。

「怎麼這樣早？何會計！」一個同事問。

「不知道麼？昨晚在包科長家裏的事？」何會計以為他們都知道了。

「什麼事；有什麼緊要的消息？」大家揭起蚊帳探出來。

「你們想會有什麼好事！」何會計還吞吞吐吐的想隱瞞過去。

「不是隣國人的消息嗎？鄰國人愈鬧愈近了呢！」

「啊！我們中國人真是一盤散沙。該配鄰國人的欺凌，壓迫，你看我們一個小小的機關裏，也是上下不能一致！」何會計借題發揮他的牢騷。

「究竟什麼事？關於我們機關裏的？」

「老實告訴你們吧，昨晚我們在包科長家裏鬧牌，不知是誰報告了公安局來捉賭，包科長弄得無可對付，我才住了半夜的優待室呢。」何會計終于不能隱忍了。

「噫！有這回事？」大家認為這是一個驚耗。「但這是誰報告的呢？」

「一定是機關中人，我想。」

「怕是警士們開見了牌聲吧！」

「不！警士說明了有人報告，而且明知包科長是主人。」

「恐怕機關裏不會有這樣的人吧。」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也難料。」

「我想，包科長飽經世故，待人慈和，有誰同他作對？」

「趙科員的舉動很古怪，時常和包科長賭氣，只有他……不過這話是難說的，沒有一些證據。」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著，對於趙科員的嫌疑罪漸漸在空中塑成模廓，而這時候包科長也進來了。他彷彿聽

到他們的談論。

『不錯的，這件事一定是趙科員在那裏作祟，我的女人曾經聽到趙科員開門出去過，而且出去的時間不少，在我們關牌的時候，我們倒不曾注意。』包科長像法官似的，斷定趙科員是一個這樣刻薄的人。

于是大家更加相信。一方面各各披衣起身，一方面找話來安慰包科長。自然，在包科長與趙科員的感情破裂之下，多數人是只有去趨奉包科長，而對於趙科員大家都不約而同的疏淡起來。

入冬以後，天氣也露了冷酷的威嚴，馬路上行人比往時減少一半，先幾天雪花紛飛，除了爲生活驅迫而跋涉于雪地的人們以外，大家都躲在屋裏烤火取暖，近幾天是雪後放晴，一種從天氣變化所帶來的喜悅，引起了一般人新的興趣。但是，國事的消息又使人聽了不能一刻安息，從S地避難來此的人們，一陣陣的從古雲庵門前經過，他們提兒攜眷，或是帶了笨重的行李，從他們驚惶的顏色中，可以想像出戰區中的恐怖。因此這幾天本地的旅館小客棧

，無一不擠滿了避難的人。空氣也便繁雜了不少。

從這些旅客帶來的消息，能夠增加一般人的憤激；能夠鼓動爲民族奮鬥的勇氣；能夠使人流淚；也能夠使人快心；小孩子無辜被敵兵殺了；隣國人僱了流氓到處擲彈縱火；一個年老的婦人被敵兵輪姦在五次以上；中國軍隊用竹篋滿堆在陣線上，敵人騎兵衝鋒時都中了計，敵人用裝香煙的箱子裝了兵士，想偷渡過來擾亂我們的後方，却結汽車夫察覺了，報告軍隊，變成死鬼；一個大餅司務用刀連斫了敵人的便衣偵探三人；一個汽車夫被敵兵拉去開車運械，他願意犧牲自己，連車帶械一併衝入河道。這些這些，當他們報告時，都有一種生動的表情，而聽者也莫不時喜時怒，以殺盡暴敵爲快。

趙科員近來的情緒也因之緊張了，他一方面受著機關中同事們冷淡態度的寂寞，一方面感覺鄰國人殘暴橫行刺激的難堪，他的良心在催促他，趕快到前線去，乾乾脆脆的奮鬥一場。終於在一個朔風努號的黃昏，他匆忙地回到古雲庵來，他整理自己旅途上所應用的簡單用具，向他的女人告辭了。

「……」趙夫人沒有話說。眼眶中的水分漸漸聚集，一滴一滴像珍珠般滴了下來。

「你有什麼話說？我此去生死未決，倘使我身死戰場，也是我倆生命史上的光榮，你不要爲我悲傷！好好的教着我們的寶貝，來繼續我的事業！」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趙科員自己的眼簾裏，也映著薄薄的水晶片了。

「你是有妻子的人，怎可拋棄我們！你如其爲救民族而犧牲，固然達到了你的願望，可以含笑地下，但是你想你所遺下的寡婦孤兒，此後將何以爲生呢？」趙夫人一聲說，一壁用帕兒抹過她的淚水。

「啊！處此亂世，誰無痛苦；我們不在痛苦中掙扎，這個痛苦將永無已時，家鄉尚有薄田數畝，自耕自食，還可溫飽，像現在這樣的生活，我倆都不過是袖手的消費者。我倆生不逢辰，只有在痛苦中去求生路，我願你到田間去下實際的辛苦，不要再在這裏預備當消閑的官太太，……」趙科員這樣的勸慰他的女人。

「我願意服從你的意旨，願意擔任任何種的辛苦，願意拋棄短時間的少數人的安樂，願意到田野間去播人類需

要的種子，但是，也請你改換了奮鬥的途徑，在戰場肉搏，固然是救護民族的直接表現，但後方的供給，食料農作物的生產，與如何增進生產的効率，都須我們積極的努力。我希望我倆一同回到鄉間去，去做實際的工作。」趙夫人希望趙科員不要以生命去作輕易的犧牲。

「你的話固然有理，但是你不要懼怯，你須擔當起勞苦的工作。解除依賴的惰性，待我到前方去出了我的胸頭的憤氣，我們再來重見歡聚，好！時間不早了，我須趕上車去；我須到T軍長那裏去……」趙科員不待他女人的回答，他已經匆匆的向門外跑了。

趙夫人連忙趕了出來，拉住了趙科員的衣襟，她沒有話說，只是嗚咽地哭泣，趙科員的心頭也感覺難受，但一霎時地又剛強起來，在古雲庵門前的夜色之下，趙科員終于拋棄他的嬌妻愛兒乘著當班的火車到S地去了。

趙夫人哭得失聲了，小孩子們也跟著他們的母親號叫。在十時以後，趙夫人疲倦極了，小孩子們已經在他母親膝前打瞌睡了，鄰人們睡得安靜了。趙夫人支持起來，把小孩子們在床上安置了。

當晚，趙夫人也趕上火車到S地去。S地的景象十二分的零亂，砰砰的砲聲整天價響，翹頭一望，到處是火光燭天，路上的行人稀少，有時也有成羣結隊的匆忙的難民過去，她到處亂衝，但到處是路不通行，最後，她見到遠地有二十來個士兵留守著，彷彿是敵人的軍隊，啊！一個青年被他們捉住了。她立在牆角望著，見到這男人彷彿是自己的男人，她著慌了，她顫慄著，她注意著。

「啊呀！」敵兵用刺刀把這青年殺了。她駭極了時的呼喊，她才醒過來，身子還在床上，於是輾轉反側，不能成寐眠。

第二天。趙夫人把趙科員投筆從戎的志願告訴了包科長。包科長起先是歎息，繼之以勸慰，但心裏終究在慶幸自己的對頭是消滅了。這件是從包科長室傳到O機關，從O機關的職員們宣揚出去，風聞所至，除了少數人的譏誚以外。大多數人表示欽佩。

趙夫人把趙科員在O機關的薪水結算了來，在三三天之後，帶著她的孩子到鄉間去了。就在趙夫人離開古雲庵那天的晚上八點鐘模樣，霹靂一聲，古雲庵不幸中了敵人

從飛機上擲下來的炸彈。當晚新聞紙上刊著這樣的一個令人注目的標題：

本埠突來敵機擲彈

古雲巷被炸

燬殿角及偶像

住持尼受傷

長工傷重殞命

聽說出事的時候，長工和住持同臥在西廂房裏，原來這長工是住持的情人。包科長一家雖然未受損失，但已經飽受虛驚。幾天之後，他也重又搬家了，當他離開古雲庵的時候，他回想到過去的一切。

「噢！這長工！趙科員所見到的黑影是他，門牌向警察報告的是他，我錯認趙科員了。」最後，包科長有了這樣的一個悞憶。

如今的古雲庵，除了焦頭爛額的偶像以外，已經是黯然而無人了。

(完)

二一，三，四。湖上初稿。

歡迎訂閱

繞在文藝線上的問題

日軍炮火所給我們的教訓

陳醉雲

上海是工商業薈萃的地方，也是文化事業薈萃的地方，雖然底下層儘多痛苦，表面上却熙熙攘攘，顯得十分繁榮。但自一二八被日軍炮轟以後，却遭受從來未有的損失了。我們固然爲着被死傷的羣衆哀悼，爲着被摧燬的事業惋惜，更爲着整個被壓迫的民族憤怒，但就這上海被轟的某一觀點而說，我們也正該感到一種教訓。

這炮火固然是慘毒的，我們除了防禦反抗之外，且把它當作一種喚醒被壓迫民衆的警號看罷。

自從多數帝國主義者將中國當作榨取的倉庫以來，中國民衆們原已久受經濟的侵掠。但這種以中國爲商場的經濟侵掠，正像是富於麻醉性的軟剪刀，每年每月每日的被它宰割着，多數人似乎還並不覺得它的厲害。而買辦階級則正以服役於這種宰割事業爲光榮，藉此圖謀個人的享用

，而嫁禍於大衆。明末的吳三桂，是爲了陳圓圓的臉子，不惜勾引清兵以亡國；而現在中國的買辦階級，則是爲了自己的荷包，甘於代操屠刀以殘民。

上海雖是新興工商業與文化事業薈萃的都市，也正是國際資本主義國家行使經濟侵掠的樞紐。都市與通商口岸的好是歹，現在且撇開不提；但都市與通商口岸越繁榮，內地的農村便越衰落，這却是實在的情形。

在數十年以前，就是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未曾發達以前，內地各農村的經濟狀況，是很可以自給自足的，除特殊的東西外，衣食所需，無須外求；及至洋貨從通商口岸輸入內地，將有利的代價陸續吸收而去，農村的經濟狀態也就逐漸枯竭；同時當地的手工業也受了打擊，很有些人，因無事可做而失業，更因失業而釀成欺詐偷盜，使平

靜的農村漸趨不安，一方面，國人自己經營的工商業，也在大都市中受國際資本主義的卵翼而逐漸抬頭，他們一面以賤價向內地農村吸收原料，一面更以高價的既成品運銷內地，更有若干中級商人及小商人，在這種交換的過程中，層層圖利，重重剝削，於是內地的農村經濟，便更日益崩潰了。

但這種對於農村經濟的榨取者，不僅是國際商賈及國內的純粹商人，還有中國的軍閥，官僚等，也是最大的榨取者，他們進則爲官，退則爲商，或則藉着政治上的優越勢力攫取利益，一面做官，一面營商，一面更於公餘在都市中儘量享用，耗費巨金以購洋貨，而這購買享樂的費用，則仍徵取於民衆。

此外，不幸都市中的文化機關——大學。中學等，也是內地農村經濟的間接榨取者。這話說來好像過分，其實一點也不過分。而且或許還是較爲客氣的說法。都市中的大學中學，說得明顯點，就像上海那樣的大學，中學，有的是爲了交通便利設在那裏，有的是爲了供應便利設在那裏，有的是帶點商業性質，有的也頗實事求是，但以這樣

的環境，正給了學生們一種新式消費的機會，他們所獲得的學問，還不及新式消費的習慣那樣多。固然，有些窮苦學生，他們雖在物質誘惑力極大的環境中，仍能真實的努力學問；但更多數的學生呢，則無非在都市中逛幾年，除混了一個「資格」外，便養成了奢靡的習慣。於是，這些學生少爺們，便挾了「資格」去獵取官職，或憑了「資格」回鄉去做土豪劣紳；而爲了滿足「新式消費」的慾望起見，便更加緊的向農工大衆儘力榨取，於是各地的農村經濟，便又遇到了更大的厄運！

這一切一切從各地農村中榨取來的利益，大都以都市爲溝壑，因爲都市是換取新式享用品的所在，也就是尋找娛樂的「寶玉如歸」的地方。從內地來的財力。或者說說是從內地榨取來的膏血罷，一部分是留貯在這裏，而更大的部分，却從這個「溝壑」流出「大洋」；因爲中國的大都市，就是通商口岸，即非口岸，也全是具商埠的性質。

所以，都市的繁榮，也就是農村的衰落，正像算法的進級一樣，十位上增加一個時，個位上就得減去十個。乾脆一句話，都市的繁榮，是托根在農村經濟的榨取上的。

大樹的所以爲大樹，是從廣大的土地中去吸收養料；都市的所以爲都市，是從多數的農村中去攫集財富。所最難堪的，不幸都市與農村的經濟關係，不是循環狀態，如心臟之與血脈，而是畸形狀態，如身上之有贅疣，何況那些贅疣又各有放血的出口。我們且撇開病原，單說病態：一部分畸形發達，大部分因而萎縮，這還不是病的徵象嗎？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於經濟侵掠之餘，更繼以武力侵掠，猛烈慘酷的炮火，却輪到繁榮的上海來了。我們久被「軟剪刀」似的經濟侵掠所麻醉的神經，該可以震驚一下了。在這樣的一個教訓之下，我們爲民族的生存計，爲羣衆的生活計，似應把目光稍轉方向，不專着眼於都市，而更放眼於內地罷！

我們現在應該首先考慮的問題，是：都市果足以當作唯一的樂土嗎？果足以容納一切投奔而來的羣衆嗎？如其不然，一切大多數人民資以生活的經濟基礎，果應托根在甚麼地方呢？試下一個淺近的比喻，假使以贅疣爲必要而須維持，是不是須先維持身體的存在？

我們從這樣去推求，就可以知道基本組織的應該健全

；而足以視爲基礎的地方，應當使它健全的地方，不消說，就在各地的鄉村。

我們要使基本組織健全，就是要使鄉村健全，自然必須在各地鄉村中作一切政治的，文化的，物質的建設；而這建設的唯一原則，必須「人民共同享受利益」，決不可使犯與都市同樣性質的病原。否則，表面繁榮，下層苦痛，充其量，亦不過成爲若干農村都市而已，那只是增加了不少疣樣的東西，仍談不到健全。總之，一切政治的，文化的，物質的施設，都須與民衆相結合，正像一般人所說的「武力應爲民衆的武力」一樣。這是我們所應當三注意而四努力的！

一九三二，三，三一。

未央書店

經售教育用品

代辦書籍文具

——上海環龍路六十二號——

摸索 (續)

二

春然

開會的時間已經到來，人到的不多，空氣祇是冷冰冰地。尤郁文是很忠實的，每次會議都不缺席，也不遲到，雖則也一般地感覺到疲倦；這時他正坐在臨窗的一張破藤椅上無意識地翻着簽到簿。他底左面是馬長風周國慶，右面是毛舜卿，他們都默坐着，像在那裏想什麼。這個辦公室，祇有一丈多長乘一丈來寬的面積，天花板上板壁上都用標語壁報很厚地糊着。門邊是一口藏文卷的破舊而笨大的木廚；廚的對面牆上開了個窗洞，從窗格裏可以看見鄰家枯骨那樣的紫荊樹；窗口有一張兩隻腳已經修接過了的書桌，書桌上擺着些零亂的文具；兩旁兩張修了又修的木椅，馬長風和毛舜卿兩人分別坐着；周國慶是坐在一張搭床用的很狹的條凳上；地板是又破又爛，有的地方釘着洋鐵皮，洞是到處都有，時常有老鼠出來找尋食物。辦公室

外面是大禮堂，本是什麼廟底後殿，建築得很高大。那裏順次排列着七八行小學校用的校具，這是開過小學校的物證；左面壁上張掛着總理遺像，總理遺囑和一副標語樣式的對聯，還有什麼開會程序，黨員缺席區分部黨員大會懲戒條例等等；居中一張舊龍桌，這是主席地位；有時也權作演講檯用的。

尤郁文高舉着雙臂挺起了前胸咬緊牙齒伸了個懶腰說道：「精哇！請也不來，罵也不來，今天這個討論會，看來又要難產了，宣傳委員大人，你看怎麼辦！」

馬長風白了尤郁文一眼回答道：「怎麼辦？怎麼辦呢，常務委員！」

尤郁文很起勁地做着手勢說道，「下次我一定發一個通告，召集一個茶點會，有得吃了，他們一定來，來了，請他們每人吃一盃白開水，給他們每人一個大燒餅，罵他們一頓，有得吃就來了，看他們到底怎樣！」

大家都笑了出來。

毛舜卿想了想，手指用捺鋼琴的姿勢在書桌上重重地敲擊着說道：「我感覺日常生活的枯燥，尤其是開會，沒有意義，簡直一點意義都沒有，討論些什麼？什麼『民主』什麼『言論自由』！不但談不到執行，討論也是——『放大砲』，噲——」

周國慶白了毛舜卿一眼；尤郁文偏着嘴不響；馬長風低着頭微微地笑着。

毛舜卿又沉吟着自言自語道：「祇有三條路，投降反動的半封建社會；加入共產黨；自殺。」聲音說得那麼低。

尤郁文急了起來，大聲說道：「加入共產黨？意志薄弱，意志薄弱！哎呀，要加入共產黨還是自殺！」他急得不知從那裏說起才好，苦着臉立了起來，長歎了一聲，仍舊坐了下去，垂頭喪氣地，像一株曬乾菜那麼軟癱着。

周國慶不斷冷眼偷看毛舜卿，面色有些難看；然而毛舜卿並沒有感覺到。

馬長風從褲袋中拿出一封全是摺痕的信來交給毛舜卿，說道：「這是黃小舫給我底朋友的一封信，我還沒有機

會轉交給他，你倒看看。」

毛舜卿接了過去，抽出信箋來理得整齊了，然後看下去：

「楚：

『革命云云，非有成法，抑亦不能創造，以弟觀之，革命之發生也，不特須待主觀上之力量之成熟，尤須待乎客觀條件之充分；所謂主觀上之力量之發生，又必待乎客觀條件之孕育者也。英雄固可改造時勢，決不能創造革命，以英雄而領導革命，已不可能，矧以直覺爲出發點創造英雄革命耶？歷來領導革命之人，決非力能轉坤旋乾，實社會本身內部革命勢力已醞釀成熟，而又迫切要求革命運動以解決此舊社會制度——生產關係政治形式等所產生之弊害，特假手於人或人耳。革命乃社會問題，苟欲解決社會問題，烏可逞一己之主張刻板的信仰，從而犧牲社會羣衆之福利也？吾人絕對不應以信仰而革命，必當爲革命而信仰。主張亦然，在革命過程中，吾人輒以社會之反應與夫革命隊伍（？）中之怪現象而感受迷惘與痛苦，以致意旨動搖，思想矛盾，此爲社會一

般的現象，無可或避，惟程度之差異及是否應響及行動耳。弟亦犯焉；第未嘗以現狀動我信仰如足下之輒感情浮動，欲加入某黨為快，近又奉其綱領為金科玉律也。夫黨，乃一種有時間性空間性之政治組織，決不能無條件的存在，亦決不能製造革命，革命的黨實社會環境之產兒也。使其主義不適用於此項社會，主觀上之力量縱濃厚，（？）無論竭力製造革命至最高潮，欲求良好之結果，不可得已！革命事業決非英雄所勝任，主觀的見解所得支配，必適應時代環境之要求乃可；是吾人之主張及信仰，自當符合客觀的條件者也。不贅，即致革命敬禮

弟黃小舫上 一八，一二，二三。

「對呀！說得對！」尤郁文在毛舜卿看信的時候，就走到毛舜卿底旁邊，忽然這樣叫了起來，很使毛舜卿吃驚。

「對呀！舜卿，你……」

毛舜卿抬起頭來向尤郁文看了看，把信還了馬長風，微微地笑着，分別不出是什麼，是苦笑還是真的微笑。

周國慶長而狹的鼻子薄而沒血氣的嘴唇旁邊生出一種輕鬆的微笑，得意得很地說道：「中國國民黨，打倒共產黨，蒲魯東主義打倒共產主義，反動的共產黨呀，你底爽鐘響了！」

毛舜卿馬長風同時很敏捷地很吃驚似地看了周國慶一眼。馬長風搖了搖右手說道：「我們應該明白呀，共產主義並不反動，雖則犯了錯誤；中國共產黨是反動的，其原

因是由於他們忘了革命底立場，思想行動純粹以黨底立場為左右的原故。革命底立場和黨底立場看來似乎是一致的，事實上却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可以聯合，可以分離。黨是同志底集合體。同志並不一定都是革命的同志，凡是信仰、思想、行動相同的份子——有共通信仰、共通思想，有由共通信仰和思想表現出來的共通行動的人，都是同志；所以拆白有黨，無窮有黨，拆白黨，無窮黨底黨底立場，決不是革命底立場。所以所謂革命黨者，是以革命為立場的一種有主義有組織有紀律的同志底集合體。如果一個黨在起初組織的時候有革命底立場，到了漸次失去客觀的革命底立場，純粹以主觀的黨底意識用事時，那就不特不能推進革命，反會來阻撓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祇認識黨，祇信仰主義，並不認識革命環境的重要——不就統於革命

環境底要求，而強制革命環境來適應他底所謂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底錯誤！然而我們不能就此不承認俄國革命的偉大，馬克司及其主義底地位呀！」

毛舜卿靜靜地無所表示地聽着，尤郁文很有趣地聽着，周國慶面色非常難看地聽着——形勢有點緊張。

尤郁文想了想，在毛舜卿耳畔很柔和地問道：「哎，你近來的思想怎的變到了這樣？你想自殺還不夠——呢，你還念念不忘自殺呢？」他很有點擔心的樣子。

周國慶歪着頭像一隻雞在那裏看天那麼地看着毛舜卿，冷笑了幾聲說道：「哼，嘿！祇有懦弱得不敢生存的人才會自殺；雖則一部分自殺者心理狀態上含有一種積極的意義，然而這絕無僅有的！社會沒有什麼罪惡可言！」

尤郁文點了半個頭便停着不點下去，望着馬長風底眼睛，很有點不安的樣子。

毛舜卿面上流露出一種反抗的情緒，却沒有說話。

馬長風微笑着，說道：「我早就說過了。安克利德說

：「我已活得夠了！」這是的確不錯的，假如一個人自己喜歡死，你有什麼辦法不准他死？你有什麼權力？老實說，

自殺是劇烈的生的意志遭了阻礙或破壞的時候反動的行為！所以，沒有生的意志——或者說生的意志貧弱的人，決不會自殺的！在這個人生解釋日見認真的現代，想把自殺來分析來綜合是不容易的！」

周國慶面色愈加不自然了。毛舜卿仍舊無所表示。尤郁文噴動了動，有點着急的意思。他說道：「那末，毛舜卿要自殺，你爲什麼——呢，老周，他要自殺，他也不以爲然呢！」

馬長風不響。周國慶微笑着應了一聲「哦……！」

尤郁文繼續說下去道：「人類是需要生存的；你爲什麼歌頌自殺呢？你爲什麼聽我說毛舜卿自殺，說「那又何必」呢？」

馬長風態度很安閒地答道：「我並沒有說不必，我不過說了一句「何必」呀；我並沒有歌頌自殺。」

周國慶插了進來說道：「自殺是出發於自私的動機的，據醫士們底經驗，凡能愛人的，決不會自殺的；據心理的分析。沒有發達愛的儲能的人才會自殺！」

馬長風很厭倦的樣子，笑了一笑說道：「哎，沒有意

義！我們可以回去了。」

尤郁文伸了個懶腰說道：「還早呢——呢，近來身體很不舒服，最好拿別人來打一頓；或者給人家打一頓也好。嘛，骨頭脹！」

「我底思想也很矛盾呢！」毛舜卿說着，打了個呵欠。

「我有時很想退出國民黨；見了思想比較好的人，又想介紹他加入國民黨，如果現在不停止徵求黨員。」

「不停止徵求黨員！」馬長風有點激昂起來了。「現在的這些黨員他們都不要了！革命成功了！」

尤郁文搶着說道：「防恐共產黨混進來呀！」

「對呀！」馬長風更加激昂起來，不再提起回去了。

嚇，說得好聽些是因噎廢食；說得澈底些，嘿，他們老老實實地是不要黨！他們要把黨來腐化，擺進自己袋裏。他們不但不配做革命的黨底領袖，就是普通的政黨底領袖都不配！都不配做！他們要造成一種特殊的階級，他們拋棄了黨底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厲行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個人獨裁！不要民衆——把民衆當做榨牀上的菜子！革命外交，澄清吏治！扶植農工！取銷苛捐雜稅，口裏這樣叫，手

裏總是那樣做。什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周國慶跳了起來漲紅了的面孔上完全是凸起了的青筋，走到馬長風面前，指着馬長風說道：「姓馬的，這裏是什麼地方，你講的是什麼話！」

馬長風也很快地立了起來，說道：「你！……」

「我！……」周國慶又逼近了一步。

尤郁文連忙走到了兩人底當中，解勸他們，說道：「國慶你不要認真，呢，長風他不過不滿現狀而已，長風，你也不要響了！」

毛舜卿祇是坐在旁邊呆着。

「你預備怎樣！」馬長風並不理會尤郁文。

「你是反動派！」周國慶握緊兩個拳頭毅然地說。

「哎……」馬長風氣得說不出話，胸頭起伏得異常緊張。

「呢！……」尤郁文真急得要命，把周國慶推開了，拉了馬長風往外就走。「大家是同志，何必找賊感情！犯不着呀！國慶，好了！長風！……」

馬長風給尤郁文硬拖了出去，一路上撞得板壁亂響。

周國慶想追出去，却給毛舜卿拖住了。

「我們談談吧。」毛舜卿攔住了周國慶，說道：「來！坐下來談談。」

周國慶幾次要衝出去，都給毛舜卿很鎮定地攔住了。

「你不放我，你真不放我吧？」

「我要求你，我要和你討論革命理論哩。」

「今天不能！不能！」

「嗯，那末，我決不放你走的！」

大約經過十多分鐘，情緒終於弛緩下來了，周國慶終於屈服了。他坐了下來問道：「你要和我說些什麼？」

「我問你一句話，黨是為什麼組織的？」

「……周國慶不回答。」

「黨沒有紀律就會怎樣？」

「……周國慶詫異得不能回答。」

「那末，讓我來說吧。黨底構成底要素是主義，組織和紀律；主義是黨底行動底原則；組織是拿來集中革命的力量；紀律是整飭革命的隊伍的。這大概不會有疑問吧？」

「……周國慶總是不說話，面上有點不快意的樣子。」

「主義不是我現在所要和你討論的。現在單就組織方面來說。排除異己，吸收舊日在打倒之列的軍閥官僚等等，也姑且不談。嚴峻地拒絕新的革命份子加入本黨，是什麼意思，你說！」

「……周國慶又惱怒又着急地，望着毛舜卿，像啞了雙了一樣。」

「再說，民主集中制也不要了，你說呀！」

「……選舉是民主，圈定是民主——呃，是集權！」周國慶有點怕起來了。有一種像受了催眠術的神氣。

「呸！奴性的東西！」毛舜卿狠狠地瞪了周國慶一眼。

「歷上去的時候是強姦，她不能抵抗之後是和姦。大家出精了就變成正式夫妻了！——再說，大多數被壓迫在下層的民衆——農，工，自由職業者——是本黨底基礎，現在，却變了軍事領袖們所歡喜吃的東西了！」

「不過，我們仍舊——我們，不錯是代表他們的。」周國慶慌張得好像要逃的樣子，但是却又不敢動彈分毫。

「代表他們？」

『全民革命底目的……』

『什麼是全民革命？誰領導全民革命？』

『呃呃，我們中國國民黨！』

『放屁！中國國民黨主張的是國民革命，不是全民革命，全民革命人類社會中，是永遠不會有的。老實告訴你！』

『那末……』

『不許多說！——革命是有對象的，全民革命有對象沒有？如果現在是全民革命，哈，怪不得在打倒之列的官僚軍閥土豪劣紳，現在都成爲革命底幹部了！』

『還有國際帝……』

『不許多說呀！——本來一省軍事一經告終，就開始真正的訓政，在這個時期，政府應當真正地協助人民籌備地方自治，一個完全自治的縣，人民有直接選舉官吏的權，有直接罷免官吏的權，有直接創制法律的權，有直接複決法律的權。現在的所謂地方自治怎樣？不是一塊招牌麼？軍政時期訓政時期不是有明明白白的界綫的麼？爲什麼現在是訓政時期，這個樣子就是訓政時期麼？老實說，他

們是不主張——不要造成民主勢力的，民主勢力一造成，他們曉得他們底政治生命是就要馬上壽終正寢的！』

『這是因爲人民沒有政治的興趣，沒有能力……』

『見鬼！如果人民沒有政治的興趣，爲什麼北伐軍從廣州出來會受到盛大的幫助盛大的擁護？即使說人民就真地沒有政治的興趣，政府不會想方法使他感覺有興趣麼？就應該穿着以黨治國的外套把人民擺在掉牀上了麼？老實說，人民底沒有政治的興趣是政府一手造成的。再說，總理不是知道人民底能力的麼？因爲他知道人民沒有政治的能力，所以才提創民權，才規定一個訓政時期，你難道不知道麼！』

『呃，你到底爲的什麼？』周國慶忽然又膽大起來。

『喔，你問我麼？今天我要教訓教訓你呢。』

周國慶連忙從座位上立了起來，毛舜卿走過去就是一拳，恰好打中了他底前胸。他略微晃了晃往後便倒，下半個身子壓在那張破舊的椅子上，椅子腳立刻喳地叫了一聲斷了一隻，頭撞在斑駁的牆上，有好些石灰底碎屑撞了下來落在他的底面上，還有落到他底眼內去的。他一隻手摀住

流着眼淚的眼睛，一隻手摸着牆想立起來，椅子和腳上的皮鞋在他掙扎中和地板碰得發出一種噪音來。辦公室裏的什麼這時都在顫動。他剛剛拗起了上半個身子，面孔上又着了一拳，又是一個巴掌，腰上又是一腳……

打的人一聲不響，被打的人也祇不過低低地呻吟着。末了，周國慶終於爬了起來，摸到另一張椅子上坐着，用手帕揩拭着眼淚，兩個眼眶紅紅地。毛舜卿不再打人了。他祇是反叉着雙手皺着眉頭不住來回地踱着。他們倆好像誰都不看見誰那麼地。

忽然外面一陣脚步声，尤郁文回了轉來。室中的凌亂樣子和周國慶毛舜卿倆底樣子使他呆住了。他問道：「呵！……怎樣的，你們？」「呵」字是那麽長那麽柔和的。

周國慶還是眼淚鼻涕那麽流着的。這時他用力張開眼睛來望了一眼說道：「好呀，你來了！請你做見證，他打我，他是反革命，共產黨份子，我要到上級黨部去控告！」

「毛舜卿很猙獰地冷笑了一聲說道：『哼！請告吧！你……』」

尤郁文益發慌張起來了，然而他依舊不很明白是怎樣一回事，祇覺得形勢壞了罷了。他一回看看周國慶，一回看看毛舜卿，呆立着，想不出辦法來。

接着周國慶說道：「當然告呀，還客氣麼！嚇，不怕你有人，你認識縣黨部的委員，我難道就怕了你，難道就怕了你麼！」

「廢話，呢！你告就是了！」毛舜卿說着，大踏步走出了辦公室。

暖的太陽壓在人們肩上，晴明的空氣使人要想打嚏。毛舜卿急急地走過了幾條街，剛走進一條祇能容納一輛黃包車的橫巷時，迎面來了一個隨身帶着豐富的蠻勁的僕婦似的婦人。一張多皺的面孔，像一個蜜棗，兩旁還多拖着兩塊巴掌肉。光着頭，連包帽都沒有帶。從那龐大的乳峯在單薄的粗布衣服裏面顫動的程度，鋤頭模樣的腳下面發出來的短促的沉重的聲音，兩手擺動底急促和面部的表情等等看來，可以看出她底急於趕路。毛舜卿連忙停步避在一旁，她恰好也停着了；毛舜卿剛提起腳來想走，她又很巧地走起來了；毛舜卿避到左面，她也避到左面，毛舜卿

卿避到右面，她也避到右面，好像故意和毛舜卿爲難地。一連七八次。這個，把毛舜卿一路上散失了去的憤怒，又漸漸地集合起來，燃燒起來，假若她不是一个婦人，毛舜卿又要動手打的了。他們四隻眼睛互相望着。

在第十一次上面，毛舜卿索性立着不動了。他憤憤地自言自語，說道：『吓吓吓！見他娘底鬼！』

那婦人忽然從嘴裏發出一種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怪聲來，說道：『阿哈~~~~先生，清河坊走那裏？』

一陣異樣的臭味微鹹魚嘴裏兩排牙簇色的象牙齒中噴出來，由空氣介紹給他底鼻子。他咬了咬嘴唇回答道：『出巷！靠左！轉灣！』他底聲音是那麼沉着。

『嗯，出巷，靠大（右），轉灣——呢，先生！問你討幾個盤川錢，發財先生，阿彌陀佛！』

『嘿~~~~！他惱極了，然而他沒有辦法，恨恨地從大衣袋中摸了一把銅元給她。』

她收了銅元，張開大嘴笑了，兩手合攏來拜他，說道：『先生，再討點，可憐我肚裏餓！今年年歲弗好，天專門晴，弗落雨，嘔，東西都晒死，天專門晴！——租借重

！——天也弗落雨！——先生，前年借得四十塊大洋，問阿六太娘借個，今年要還個，還弗出，那裏還得出？——

先生，男人也生病，十足是六個月，死也弗死，活也弗活，拼命要吃，吃！男人生病，吃弗飽個——我到杭州來幫人家——阿六太娘呢，罵起人來喉嚨大面價！王老爺收租還要兇呢，警察兵都怕伊個！——啲呀，先生，做做好事！』

他恨得透不過氣來，索性再給了她一些銅元，四枚小銀元。於是，這個婦人向他謝千謝萬地拜了一陣去了。他連忙舒舒服服地深呼吸了一次。

當他走不到三五步的時候，忽然她又從後面追了上來，向他瑣瑣碎碎地一遍一遍地說年歲不好，說丈夫生病，說王老爺兇，說阿六太娘兇，說租重，說天不下雨，說田裏的泥鬆得像香灰。但是到了末了總還是向他要錢；有時還伸手從後面來拉他底衣服，有一種異樣的震動。

一路上他又給了幾次的錢。後來，連預備買科學與人生的錢都沒有了；後來連買肉與死的錢也不夠了；後來，差不多要空無所有了。然而這個貪得無厭的婦人，好像一個見

了什麼糟的蒼蠅似地，緊緊地跟住了他，他越是討厭，她越是不肯走——最初，他把步伐儘量地放快，一直到小腿粗脹得不能再放快了為止。並且喃喃地怒罵着。後來，索性隨隨便便地踱着了。最後，不但不氣，反而表起同情來了。他立住了問她道：「你要我怎樣？」

她祇是苦笑着，不說話，伸着一隻粗大的手。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把大衣袋裏的錢如數拿了出來，並且還把大衣袋翻了轉來，有好許多灰塵花生衣之類飛了起來。

於是，這個婦人終於失望了，張着嘴，白着兩眼，手慢慢地垂直下去，也不道謝，也不說話，回轉頭一步一步地去了，蠻勁不知道逃到了什麼地方去了。

他呆立着，一直到她出巷轉了灣看不見了才移動他底雙腿。他心裏好像多了一件行李那麼的東西。他想：「這種人世界上恐怕就很多吧！」各種思想好像大雷雨中錢塘江面的波濤，一直到他到了家中還洶湧着。

樓媽來開了門，這是一個慈善的婦人，從不發怒，每日早上還要念佛。從她嚴肅的神情中，在她喃喃地說「大

少爺回來了」時，毛舜卿立刻就猜中這個可厭的多事的老朽的家庭又鬧了什麼事了。果然，母親怒容滿面地在後軒吃水烟；庶母沒有看見；一張桌子上擺着幾包荀乾等物，可見父親回來得不久，鬧了一陣又跑出去了。後來，樓媽拉他到天井裏偷偷地告訴他：在吃飯的時候，老爺說太太不會做人家，用錢太闊綽，菜太好，姨娘在旁邊冷笑，太太又剛剛吃了幾杯酒，於是吵鬧又開始了。她並且說太太是可憐的，五十塊錢一月像這樣的人家是不能算多的，一個人吃飯，柴又貴，米要十六塊錢一擔，房租要十七塊錢一月，還要應酬。姨娘什麼都不管，每月十多塊錢零用，而且小孩吃的點心她自己吃的烟還是太太底錢買的。她一面說一面念着佛，表示她對太太的同情，雖然她似乎沒有這樣的用意。她又手忙腳亂地到廚房裏去搬出飯來給毛舜卿吃。毛舜卿對於這個家庭已經絕望，他是不願再計較了的。樓媽底話他聽不聽是一樣的。他祇是默默地吃着飯，雖則也覺得母親太可憐，却不去理她。他在這個家庭裏好像一個客人，別人也都知道他。他狠狠地嚼着口中的不很熱的飯，好像在那裏吞食一個仇人。

吃了飯，口都不漱就跑了出去。他無目的地走着，感覺到自已是一個孤兒。他每每這樣，當他受着極度的刺激時，不是十分憤怒十分憂愁計劃着什麼，就是一點憤怒一點憂愁一點計劃都沒有，好像睡熟了一樣。現在，他歪歪斜斜地在大街上走着，和一個醉漢一樣，忽然有人和他撞

了個滿懷，他嚇得恢復了知覺，連忙擡起頭來一看，是一個長得好像比什麼理由都充分的長子，穿着長衫，又像一根晾竿，他底頭祇在他底脅下。那長子怒得似乎要把眼珠脹出眼眶來，有預備打的樣子，緊緊地捏着兩個拳頭。他感覺到羞愧底壓迫，他想到歉，忽然長子對他發話說道：

『你難道不生氣嗎，你是瞎子！』

他苦笑着低聲下氣地回答道：『對不起，請你原諒，對不起，我沒有看見。』

『你沒有看見！你難道真是瞎子！』長子好像格外得意起來，聲音也更響亮了。

毛舜卿被壓迫得老羞成怒起來，說道：『你要怎樣？』

『要怎樣！要怎樣！問你自己！』

『我是瞎子，難道你也是沒頭蒼蠅！』

行人聚集起來，警察也跑了過來，把他們拆開了，並且埋怨着長子。

他氣得巴掌微微地顫動了幾秒鐘，掌心有汗。

走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的模樣，到了南冷亭的地方。西湖旁邊光棍一樣的樹下面，有一羣含笑的鵝，有高視闊步的，有側着頭看天的，有撲到水裏去的，有頭裏在翼子裏面一隻腳立着曬太陽的，有啄着地上的枯草的，他看得出了神。他走了過去。忽然鵝都狂叫起來，有一半張着大翼子低着頭挺直了頭頸叫着奔跑了過來，立刻，他身上被啄了幾下，幸而衣服厚沒有痛，然而鵝還是啄個不休。他惱了起來，揮拳踢腿地趕着這些鵝，鵝一面跌跌衝衝地逃避，却又那麼回了轉來，他氣得連忙走開，鵝還噉噉地叫着追了一陣。

離開了鵝羣，他立刻發見褲腳上大衣下擺上惹了無數『懶婆娘』，他氣惱得狠命揮着拍着，一個都不走，好像拉客的野雞一樣；並且還惹到胸前和衣袖上來。他真弄得沒有辦法。他不得不一個一個地捉，足足捉了大半個鐘點。捉得回憶起周國慶，刺刺不休的婦人，母親父親，可愛的

甥女，長子等等來。

受了整天的氣，什麼氣都受到了的他，走得感覺疲倦時，就懶懶地走了回來。家中的秩序已經平復。樓媽告訴他尤郁文來了兩次，吃過夜飯他還要來。

吃過了夜飯，看了一篇阿爾志拔底小說，又引起了無謂的種種感想。窗上的玻璃忽然震動不斷地作聲，像一個歡喜多說話的人一樣可厭，雖然人無理牠，牠還津津有味地長篇大論說牠自己的。窗外西北風狂吼着。時時有門窗猛烈碰撞的聲音和一陣一陣地虛偽的可憐的店鋪大廉價僱用的西樂隊底不倫不類的樂聲送來。尤郁文還沒有來。他已經知道那是爲的上午的事情，他覺得尤郁文也太可憐太愚笨了。

他正坐在小小的客廳中呆想，忽然有一個人走了過來，他望了一望，原來是他底甥女小湘。她是一個五歲的女孩。她一雙手扶着茶几，一雙手靠着胸口捧着一個紅色的蘋果。她穿着紅色的線衫，橙色的鑲邊，短短地祇到膝邊。她向他微笑，她又跑過來爬上他底膝頭，把蘋果送到他底口邊。說道：「你猜，這個是什麼？是蘋果，乾娘給我

的。明天還要給我一個呢。」

他微笑着吻着她底前額。問道：「你飯吃過了麼？」她很自然地伸出兩個手指來說道：「兩碗。肉，還有，嗯……」她呆想起來，好像要說什麼，可是說不出來。

他歎了一口氣笑道：「你說不出來麼？——我也說不出來呢。」

她立刻笑了起來，伸着一個指頭劃着腮羞他，說道：「咳咳，舅舅也說不出來啊。」於是她又張開嘴來裝老虎。後來，尤郁文來了，他面色灰白，神情狼狽，見了毛舜卿就指指說道：「你到那裏去了！」

「西湖上。」

「西湖上？咳嗽！」尤郁文一面着忙一面就坐。「你真寫意！他要告！你怎麼了啊你！——馬長風還怕他三分。」

「馬長風會怕他？我偏不怕他！讓他告！」

「咳，要命！他要告，你又硬，真正要命！老子！」

「呃，要你着什麼急？」

尤郁文呆住了，眼睛眨也不眨，口微開着。

沉默了片刻。窗上的玻璃依舊怪響，毛舜卿認定他是

尤郁文。

尤郁文用手帕揩掉了鼻涕說道：「我是爲好呀，我是

爲好。」

「謝謝！——呢，討厭的玻璃窗。」

尤郁文望了望玻璃窗說道：「求求你，你應該態度軟

一點！」

「什麼叫做『應該』？爲什麼是『應該』的？」

「呢，不是！呢，先生，你總要軟一點，祇是軟一點

，軟一點點！」

「難道是我底不是麼？」

「不是——自然是周國慶不好！不過……」

毛舜卿連忙搶着說道：「你曉得是周國慶不好麼？你

爲什麼拉了馬長風就走，不讓他打那個壞蛋一頓呢？爲什

麼要我軟咧硬咧呢？」

「哎呀，先生，毛老先生！『好漢不吃眼前虧』呀？」

「我們已經吃虧了，那又怎麼辦怎樣說呢！」

「吃虧就是便宜！『逆來順受』，我們要爲將來想呀

？你是聰明人！」

「哈哈！——恐怕我太聰明了吧？」

於是，尤郁文又呆坐了好一會。齜齜指甲，看看手錶

，歎歎氣。毛舜卿祇是吻着小湘玩。

忽然尤郁文立了起來拍着毛舜卿底左肩說道：「這樣

吧，我代你向他道歉：有沒有效果再說。」

毛舜卿連忙止住他，說道：「我萬不承認，我不承認

！請你算了吧，我是不承認的！」

尤郁文連忙就走，說道：「再說再說」。說着，小儉一

般地一溜烟走了。

小湘在他懷中一聲不響聽他們說話。毛舜卿看着她想

道：「你這個孩子，有父母有外祖父外祖母舅舅們歡喜，

大家歡喜，我這孤老今生今世可完了！」

他把小湘抱到裏面去交給她底妹妹。大家也不問他剛

才尤郁文來是爲的什麼，並且沒有注意，這個家庭對他底

行動是採取不干涉態度的。

他上樓到自己底臥室來。這個臥室裏除出幾隻皮箱一

張瘦小的木牀和靠牆的兩座書廚之外，還有一張書桌兩張美人椅。桌上零零落落擺着一些文具，還有幾條吃剩的紹興香糕和一架鏡子一個熱水瓶。

看了幾頁沙甯，又看了幾頁灰色馬，又看看工人綏惠略夫和刀俎與魚肉，總覺得心裏好像有一件什麼東西。他很悔打了周國慶；或者應該率性打死了他。他又幻想着被囚在陸軍監獄的情形，後來法庭又用「反革命」三個字將他判處死刑。一家人都好像浸在冷水裏那麼不安。而且父親母親都在憂鬱哭泣，而且庶母在那裏偷笑，而且鄰人都在咒罵他是一個妖怪，而且周國慶在每一個地方一面高聲大笑一面拚命指摘他底壞處，而且姬其相瞞着她的人躲在綿被裏哭……而且……而且……

雨聲驚費了他。他看見打在六角形玻璃窗上的雨點在電燈光裏閃爍得像秋天的流星。後來，又變做大哭時的眼淚鼻涕。後來，又變成無數游泳着的水蛇。

疲倦和乏味壓迫他上了牀，翻了幾個身，就沉沉睡去，睡得非常舒適。鐘鳴十下。

第二天早晨，樓媽叫醒了他。尤郁文跟着走了進來，

身上穿着雨衣，滿臉晦氣色，也不開口，祇是裝着苦臉在牀前亂轉。後來，脫下了雨衣掛在門邊一個銅鈎上，毛舜卿也不說話，好像有些羞愧的樣子。他一面穿着衣服，早已看出事情一定弄僵了，倒有點發愁。後來，他叫樓媽把臉水和粥拿來。

毛舜卿剛吃完了粥，尤郁文拍拍他底肩很愁苦地低低地說道：「唉，你們兩個。」

「什麼兩個？」毛舜卿抬起頭來望着他問。

「一個你。一個馬長風，他今天動身到青島去了。他意志堅決得像廟裏的佛。他很傷心，看樣子非弄到自殺不止。」

「決不會的。」毛舜卿像審判官對罪犯宣判似地說着，又低下頭去喃喃地自言自語說道：「我們這個時代啊！——我們決不會實現自殺的。我們恐怕要瘋，要瘋，是的，無疑地，祇是要瘋呀。」

尤郁文沒有聽明白，問道：「什麼？」

「瘋！」

「雨不落，風真討厭！」尤郁文聽錯了。

毛舜卿忍不住立刻笑了出來，後來又倒在美人椅上狂笑着，眼淚都笑了出來。尤郁文呆立着，摸不着頭腦，驚異的表情從他底微笑中跑出來，佯傍着他底嘴角。毛舜卿揉了揉肚皮，停了停仍舊縱聲大笑。

「死，你爲什麼？」

「你聽錯了，哈哈！——我們不會自殺的，我們却有瘋的可能——哈哈哈哈哈……」

尤郁文想想也笑了起來。說道：「你們難道不是瘋子？咳，你是瘋子，馬長風也是，都是瘋子——都是瘋子，掙斷了鍊子！」

毛舜卿正色說道：「連你都當我是瘋子麼？——也難怪。」

於是，大家又不響了。窗外的風像個瘋子，好像厭惡一切的秩序想破壞牠似地。雨已經停止。雲停留在空中，天空有點像個孝堂。一隻老鷹一拐一拐地盤旋着，翼子失去平衡似地，一會兒便變戲法似地不見了。

尤郁文向毛舜卿要了一本結婚的愛來看。他自己看化學概論，眼睛看書，心裏却想到種種各別的問題上去。

在十點鐘的時候，樓媽上樓來告訴他有客，他就和尤郁文到客廳裏來。坐在那裏的是華大風，還有一個趙毓三。他們彼此很狂熱地招呼起來。他們有好幾天沒有見面了。他們談談時局，談談圖畫，又談起區分部沒有辦法。尤郁文把昨日毛舜卿底行爲很擔憂地告訴了他們，並且說道：「我沒有辦法了啊！」他底神情是很傷感的。

大家很嚴肅很注意地聽他說完了話，華大風笑了起來說道：「周國慶今天一早到漢口去了。」

尤郁文連忙問「爲什麼？」毛舜卿也有點不懂。

華大風又笑了一笑告訴他們說：「周國慶昨天晚間接到他父親底一個電報，他底母親病勢沉重，他非就去不可，於是他今天頭班車就到上海去了。」

尤郁文喜歡得直叫起來，跳了起來說道：「好呀！我希望她底病不會好，或者不要就死。」

大家都忍不住很熱鬧地笑了一陣。

趙毓三故意問道：「就是死了，他一時也不能回來呀？怕什麼？」

「我怕他傷痕沒有退去就回來。腿上兩塊烏青，腰上

一塊，腰很痛，後腦一個塊，還有眼睛，還有牙齒。總之他離開杭州就好了，時間不會有第二遍的——舜卿，你下次打不打了？下次打我可不管！

毛舜卿笑着拍着膝頭說道：「你又沒有成績——我」

定還要打，打了會離開杭州避我呀。」

大家又譁笑了一陣，毛舜卿留住大家在他家吃午飯。

（第二章完全書未完）

當此春日，請讀

孫福熙先生所著小說

春城。

實價四角。

開明書店發行

畫家龔珏逝世

告

畫家龔珏先生，曾任西湖國立藝術院助教，十八年春，與同事孫福熙等同往法國求學。惟工學勤苦，咯血老病，幾次重發，病中還是勉強工作。這次病又復發，於三月十日在巴黎的一個小病院中逝世。檢其房中，除畫稿與文稿以外，沒有什麼東西。他的繪畫與文字滿具特別風格，他的友人們已在搜集畫幅與文集「鼻聲」等，為他出版。

從……談到漢字裝飾

作 之

毋庸諱言，因為中國科學的落伍，造成了一個痛苦的漩渦，把全國上下一致捲將進去，人民生活受了影響，社會生計受了影響，國家生存也受了影響。這種狀態之下，誰都會這樣的說：『欲救國家社會之困厄，惟有向發展實業提倡科學的道路進取。』這當然是對症發藥的呼聲。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了科學的弟弟——藝術，它也許會抽出一些力量來幫助科學的成功！

我們只要從帝國主義者侵略下的大都市抬起頭來看，高的是洋屋，照耀如同白晝的電光，一枝枝的煙囪，繚繞於天空的黑煙。這個可以代表科學了吧；此外呢，我們還見到動人的廣告，美麗，醒目，濃重的誘惑，偉大的魔力，這個，非歸功於藝術不可。

廣告，在我們中國高人往往疏忽過去，在鄉間，一些『本號開設某地某街坐東朝西雙間店面不惜工本』的廣告式，還非常通行，在都市，近年來雖然進步得多，但是馬路

上無人歡迎的傳單，還在路人手裏亂塞，同時一般人只感覺洋貨的美麗合用，而輕視國貨的心理也因之誕生，這個也許可以歸罪於人才的缺乏了。

但是人才並不缺乏，各地藝術學校出來的學生正感著失業的痛苦，而研究實用藝術的人也正受著生活的壓榨，歸根結蒂，還是科學拋棄了藝術的緣故。這裏有一個關於此類的事：

有一次，上海某大洋商公司在報上登了『招請廣告畫師』的廣告，於是一般失業的藝術人才趨之若鶩，我的朋友某君也曾經帶上他自己認為滿意的作品跑到某大公司去。第一次，他在規定時間以前到了某大公司的寫字間門前，正有抱著同樣希望的人擁擠著，他把名片提給僕歐的時候，僕歐手上的名片已經積上厚厚的一疊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這種生活競爭明顯狀態之下，似乎各各有一種無名的妬意，囊囊囊，洋人的皮鞋敲著地板，進了

寫字間。幾分鐘之後，開始按著名片的先後，一一進去談話，但是多帶著失望的神情退去。不久，就傳到某君了，某君把作品展開在洋人眼前，洋人翻來覆去鑑賞了一回，問他每月的希望是多少，某君以為事情有幾分把握了。但是薪水，多說了不會成功，少說了洋人會看不起他，他想了想，七十元一月不會多罷。他回答洋人了，洋人也不加可否，約他下星期一重來。

第二次，他如約到某大公司去，某大公司在修理房屋停止辦公，他從僕歐處打聽，知道這次招請的結果，已經錄取了兩位中國人，每月都是二三十元錢的津貼，他方才覺到洋商在中國僱用中國人，不過貪中國人的工價便宜而已。但是，他還以為自己的技術高明。第三次，他又帶著最後的希望到某大公司去。他的作品又展開在洋人的眼前，洋人又是翻來覆去的看了一回，嫌他這些東西都是中國式的，不是迎合洋商所應用的資料。他像冷水澆頭一般的難受，一時說不出話來，當他走出寫字間的時候，一位當翻譯的中國人告訴他，這裏所需要的是外國的資料。這一位洋人是研究實用藝術的專家，他會寫四百多種不同體的

外國字母，我勸你去多學學那種文字裝飾，也許下次還有希望。他聽了翻譯的話，才覺悟到我們中國人應該為中國文化而努力，氣憤，慚愧交成之中，他就發誓不再想做洋人的奴隸。

看了這一種事實，就可以想見我們中國人對於實用藝術的疏忽，不要說旁的，一件商品的裝飾，醜陋，粗糙，沒有一些購買的誘惑性，已夠使國貨與洋貨爭寵的失利，倘使對於應用最普遍的文字裝飾，不加重視，那更談不到提高一般人的民族意識。所以，在中國科學落伍之下，一般勞力者力為他人所用，在中國文化停滯之中，一般勞力者心也為他人所用，這不是一件大可嘆嘆的事！

談到文字裝飾，在實用藝術中確是佔著重要的地位。我們漢字，較世界上任何種文字為繁複，估量它美的程度，也比世界上任何種文字為高深。從原始的象形文字起以至篆隸行楷，每一種都能表顯它美的價值。但是，為著應用上的便利與迅速關係，却把美的成分逐漸減少，篆書較隸書為美，隸書較行書為美，行書較楷書為美，近來更有人把楷書革命而提倡一種簡筆字，自然這完全為著平民教

育想。我們一方面要顧全認識的通俗化，一方面要保存漢字的美，就覺得非提倡漢字裝飾不可，好比篆書，大家會都知道它的美，但到現在成了純粹藝術的資料，大多數人不能認識，不能使它成爲應用藝術的資料。唯有提倡漢字裝飾，纔能使通俗與美化兩方面兼而有之。

我們中國人只知道寫字，不知道畫字，從前學堂裏如果一個小學生在畫空心字，老師見了就要罰他面壁，這完全是時代關係。到了現在時代，爲生活競爭所催促，不得不把寫字之上加上一個畫字，可是這種畫字並不比專畫「道地藥材」之類的匠人，這非要美的眼光與素養不可。我們漢字，筆劃簡繁不一，因此變化亦多，並不比外國文字是把筆劃相等的字母像排木積一般拼上去的呆版，而且外國文字的字母，早已帶著圖案意味，費不了多少腦力，就

可以排成很美麗的體裁，我們漢字呢，須要看個別的結構而加以裝飾，同時要顧到配置的其他各個字的調和與否，這才需要腦筋去用功夫。

漢字裝飾，近年來也漸漸有人注意起來，可是一般人終以爲這是多事，幾年前我在某一家報館裏做事，有一天，有一條緊要的告白須登在封面第一行，我把這條告白的標題加以文字裝飾，第二天刊載出來，總編輯見了，却以爲喪失了報紙的莊嚴，這種思想，等於小學生畫空心字被老師取罰一樣的錯誤。現在呢，雖然漸漸有著進步，可是多數人終還以爲這是無關緊要的玩意兒。

我們一方面要把漢字裝飾這件事加意鼓吹，一方面希望擱淺的人才要把腦力費到中國文化上去，不要忘記了愛護民族的責任。

砲臺前面停着四艘日艦

也 文

但是，日軍並不以市長的完全屈服爲滿足，當天晚上正式開始攻擊。徹夜不斷的砲聲，日間仍在繼續着，火車斷了。吳淞口上，砲台前停着四艘日艦。平時江邊總是有許多少年少女在悠閒地散步，這時却代替了灰色的勇士，握着步槍刺刀在槍尖閃爍地發光，嚴肅地往來梭巡。行人是絕對不能越過木橋，如往昔一般在江邊欣賞狂風怒浪了。

煙影

陳達仁

(一)

戶外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似送葬者的眼淚，儘在『滴嗒……滴嗒』地響。壁上的掛鐘，剛敲過四下。屋裏的空氣，還是黝黑得悶人，時有一陣陣涼風吹來，彷彿已深有寒冷之意；靠背窗外的一株梧桐，風打得動搖起來，也不時的『浙瀝……浙瀝』的振下枝葉上的水點來，樹梢附耳着的枯黃葉兒也無情的瓣瓣地落掉在地上。

史文，原定四點半鐘即須起程，因了海哥老洋客的行李多，動身的時刻遲至五點多了。

在不很寬闊的四方形的客廳裏，左邊掛上鄭板橋的朱行四幅，右邊掛了四幅鄉裏名重的畏庵潤的字對，正中的一壁，是開好了長方形的土式窗子。平時，光線原是不很足，此刻點起煤油燈來，隱約照到桌上的什物，鵝角釘架上的書籍，整齊而雅觀。

史文躺在藤椅上沉思，忽而站立桌子前用兩手撐着向桌面凝視，舊日的燈下伴侶——書籍，彷彿像生下羽翼快要飛起來的一般。

疊疊的履聲響着，「啞」的一聲門推了開來。年約三十四五，形態憔悴的他的大哥，走向桌子的一邊坐下，跟了來的徐媽，不停的在沖茶倒水的工作，沖茶完後，問史文說：

「早飯預備好了，拿到外廳來吃，還是就在原來的地方吃飯？」

「原來的地方好了。」他底大哥代答了，徐媽隨之跑向廚下去。

「史文，你可不用愁鬱，南洋正是你的好出路，那邊有哥哥，叔叔，你到的時候，他們必定會來接你，那邊一定能使你滿意的。」

「……」史文沒作聲之中，不覺回憶過去的創痕來了。『史文，你是半被人輕視了的，村裏的老太，盡在罵你笨，被人利用，這你可知道嗎？實在，學猶未深，那裏談得到什麼主義，什麼運動？城外的東校場不是斫斷了許

多頭腦，又有誰爲他申冤呵？……生不該你有這樣的聰明，致遭此不幸的流離的痛苦！……你，你還是，不能留在家裏，所以到南洋，找你的出路去，也未始不是好計劃：！

「……」史文依是悲苦地不作一聲，但眼裏，可因他哥哥底懇切，摯愛的言詞的感動，不自禁的落下淚來。

「文，我又何嘗願你早早的走出家門，謀事難，我知道，何說你初中還沒完畢呢！」他的大哥喃喃地，斷續地在勸導他。

史文總是沒話來講，實在怕是說不出話來，在這廳裏像煞，死氣沉沉，形成校場裏的淒冷的景况一般。

「少爺，飯菜快冷了，且時候不早呵。」徐媽再次的催促，史文和他底哥哥於是慢慢的向飯廳裏去。

「文兒，行李我已替你整理好了，快吃飯，剛剛海哥的弟弟來說：他先到石橋頭等你。」

史文底母親很遵古來老調，有人出門時，是絕不好講歹話的，否則總以爲是不吉之兆。

「啊！媽媽！海哥已在等候嗎？」

不滿七歲的兩個姪兒姪女也翻起床來了，儘鬧，他要來同叔叔同跑，史文不盡欲言，於此絕言離開家門了。

脚夫老鄭，揹着行李遠走了，史文不時的回首搖手辭行他的家人。他的母親流下幾點淚，低着她的頭，好似祈禱的，在默默無語。老年的祖母，也用婆婆的心叮囑：「到那兒看到叔叔們，說個好。……」

石橋頭是鄉裏盛地，風景也很好，橋之東，有座獅子山，山上的柯樹多而且大，際此深秋時分，北風也漸漸吹起來，發出的聲音很能使人恐怖。其中有一棵很大的柯樹，柯樹下面安置着數只奇樣的大石，現着黑漆顏色，每一年之中，逢正月十五及八月十五的時候，鄉裏所有的迷信者，必湧躍地前來，念念「柯樹伯公，柯樹伯婆，保佑……」的熱調，喜狂歡跳躍的兒童們，時有很多齊集於此，賭博呀，拋石子呀！放風箏等等把戲，一年四季，他們都按期的大集合，來玩種種的遊戲，這般景像有如歐西畫片中的 Angel 一般的天真活潑。

記得七年的重陽節黃昏，我同五六個人在一塊圍棋的時候，不知不覺他們都偷偷的走散了，止留下明英與我，

有似憑吊的模樣，在坎塘裏，慢慢的，談起很多事來，可惜談的事情，我記不清楚了。說也奇怪，我那時沒有所謂羞恥也不怕人家笑我，我還記得手牽手的環遊獅子山一週，而今呢，……」史文由這觸着眼簾的景象即時連想到過去的種種，然而又不能想下去了。

站立橋頭，細細的下瞰橋下的深潭，水色深藍，岸邊的蘆葦很多，被微風吹打，發出絲絲的聲音，高約三丈多的橋與水面的距離，史文不禁戰慄而恐怖，心靈彷彿緊張得飄搖半空的一般。看到時候不早了，在問老鄭：「怎麼海哥還不來呢！——昨晚徐媽給我一件什麼東西呀……」史文搜找袋子裏的什物，即時找到桃紅色的信封，字寫得異常的細小，開了一看疊好有三張，螞蟻般的細字情書，史文接着讀了下去。

「知心底文哥，你快遠離鄉井，高飛天堂了，妹慶祝你，盼望你後日的榮歸，我不想再說這斷片的屑言，然而切望你勿忘却昔日的蘊溫。柔美的我傾底愛情，所以也就寫下這點：

文哥啊，南洋有着富麗的，艷美的一切，……你不

要迷途呵！使得你底留落鄉井的英，活不下去；雖然你已有千萬誓言，但少年志薄，誰敢斷你，不會被引誘？然而，你已有誓，且待你行罷……！

屬你的英——臨別贈言。

「啊！燕也似的輕倩，櫻紅的嘴唇，蓬蓬的綉髮，特有的美麗的笑渦，還有我所愛的她所有的一切，……唉，於今告我何忍別離！」史文想到別恨離愁，頓時止不住落下數點熱淚。

……

「史文，走啊！時候不早，你不要再回念的影跡罷，更不要回念你生來廿年沒離開的你底家屋，否則，一天長途，何以跋涉呀……」

史文抬起眼來，海哥走近邊來了，笑迎向去：

「海哥等了多時了，走罷。」

海哥看到史文眼眶裏淚痕很深，他想：史文此刻怕有異樣的悲痛集心，海哥爲此一路步行，總盼些南洋快樂事情，得以很有趣的過去。到了梅城，太陽已落西山，黑夜已降臨了。

(二)

街上嘈雜的人聲，好像軍隊之出動一樣，果然，一陣陣的軍樂聲，喧騰於空際，這廣佈四方傳音，也波及到尚在甜睡的史文底耳膜了。

「咦，那彌天的轟轟然的聲音，是喊口號的麼？」史文雖然一驚，翻起身來，披上外衣，即時跑到窗口，一探究竟。站在三層樓上直望下來，橫在目前的十字街上，平常本是熱鬧的，現在却被這如螞蟻般的人們，隔斷了南北的交通，那丘八頸脖子上，個個都結着青白紅三色的「犧牲帶」，鎗口套上了白刺刀，一段段有分隊的小旗幟，好幾個皮綁腿的軍官，站在隊伍的旁邊領導着走，同時不停止的高呼口號：「第一次東征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史文曉得這軍隊，不久就要到前線去，隊伍經過的地方，道路的兩旁很多人民團體，架着黨國旗，而白竹布上書成歡迎字樣，但標語旗幟之中，看不出畫書的是什麼字語，旗幟下面萬頭攢動，一陣陣的口號音，那時激烈異常，像煞敵人即在眼前的一般。

史文徘徊凝視約有二十分鐘之久，才回到睡房裏去洗

臉，時候到十點多了，因昨天特別憤憤着急的趕到這南寧海市的汕頭，精疲力乏的狀態中，故遲遲到這時候才離開了睡鄉。

史文整裝了以後，還倦着躺在帆布床上，作長長的休息，細細的在追憶昨夜惡夢的種種，忽然門外皮鞋聲，接着「啄啄」在敲自己的房門。

「海哥嗎？——進來。」

海哥看到他臉上浮起不尋常的神態，而且睡到此刻才起床，有點奇怪，也就禁不住猜疑的問他。

「文，你在想你的什麼嗎？剛才那怪可驚的一大批軍隊調動，聽說就是要開到閩境去剿共的。你，怕就是連想到你底過去……或者你做過惡夢使你恐懼麼？」

「不，我沒有想什麼？看到這繁華美麗的都市：洋房，大廈，都使得我非常羨慕。」

「你不用怕？也不用掩飾，你大哥不是對我說過，你是險中過來，虎口餘生來的……」

「海哥，這是什麼地方呵，怎能講……」史文這時倒能顧到環境的問題，這也許是他過去的經驗，驚弓之鳥自不

免反復的憂慮着說出這話語。

「你放心，什麼事對我講，都是穩當的，況且此地離梅城是有五百多里，話語也是不同的了。」

於是史文比較的放心些，但仍不敢把內心的一切對人傾述，所以慢慢的，吞吞吐吐的講起來。

「我的過去，你知道的是怎樣？」

「你哥哥說：八月十日那晚，農工暴動的事，你去參加的，且作先鋒隊，城被你們攻破以後，忽又自己發覺，卒被商團克復，你們隨之四散逃亡，幸而你還能想到你的家裏的人，潛逃回家，生命也算得以保全。鄉裏不是儘在造你的謠言，說你已有通緝令了，但是，通緝令曉得是沒有的。你哥哥，現在還是無可措手，所以叫我伴你出洋，其餘的，我可不很詳悉了。」

「通緝是沒有。學校裏的劉代校長想保全他的飯碗，更想藉此機會，圖謀正校長的位置，遂以戕殺的手段，把我們少年同盟會的同志，開除出八個，我是其中之一。這一個同盟會，素來熱烈的從事革命運動。做的工作，社會上也曉得一點，所以這次的事情，便弄到我們身上來了。攻

城，我實在沒有參加，他們誣造如何如何的危險，這罪惡加之於我，未免太冤枉了人了！」

「那怎麼他們個個都講得一模一樣呢？……」

「這事，我索性直說你聽吧：事情，我是知道的。因為，在那一個時期，我們同學誰也不敢說，我是不擁護武漢政府的，縣裏早晚藏了許多C. Y., C. P. 份子在煽動民衆——尤其農工最利害，所以一有風聲，便四方響應。但，那十日的一晚，我固然不詳悉，只同學也沒有人曉得。待城攻破以後，消息才傳到，我們在那時候，以為大同世界已擺在我們眼前，即可實現的一般，我們也就不遲疑的合作起來，按照他們別處幹過的工作經驗來工作，很快的組織所謂「人民政府」，直接受湖南中央幹部的支配。咳！中國國民正是盲者益盲，鎗彈已打到自己身上，還不知自己是幹的什麼工作。自己跟從的集團，他們老早飛跑了，自己猶不知去向，便白白的犧牲了性命，遺下的尸首呢，還是沒人來收拾，你不是還聽到何子繼君被殺的事麼？他，便是此中的犧牲者了！你恐怕就要問到我是如何逃脫？我且講給你聽：我因同他們在合作了，逃跑以前的事我知道

，將近逃跑時的事，我可一點不曉得，說也奇怪，我無意中忽然想起要看我球叔的病去，到了離城二十里遠的我球叔那邊，當晚不好的消息便傳來了，知道危險在即，所以不敢亂走一步，待第三天局勢變得異常利害時，於是急於繞道走回家來。村裏的謠言，大概就是從這點而起來的。

「唔，你不知道你底母親爲了你哭了兩晷天呢，你底哥哥弟弟則含淚地向各地找尋，好了，你的生命總算保全了。但還很多人說：你暴動的情形很熟悉，真的嗎？」

「這是我一位認識的李君的經過，他暴動的方法也對我講過，所以我也曉得的。他領小羊鄉的農工五百爲敢死隊，武裝得很完備。預先做好三十多個竹梯子，幾百個手流彈，此後動時，偷偷地從城脚爬上，守城門的一個警察，那時沒聽到聲音，還呆若木雞的在站崗，於是首先被李君一鎗打死，縣署機關不很遠，但須經警察所。開了南城門後，大隊即時擁進，飛跑向警察所衝鋒。李君走在隊伍之前，他看到警察署門口站着有四個警察，他馬上一彈打去，警察隨之發排鎗打來，李君很精於戰術，彈發來即

叫「一齊臥倒」，故彈未中人，接連李君高喊：「殺！……」全隊也喊「殺……」衝上去，另一個人猛着拋上炸彈，轟的一聲，警察所即時火燒，聽說正一場宴會，土豪，劣紳大集會，受了這霹靂一聲，四散匿跡逃了。縣署聽到警察所已被圍，即時逃得精光，大勢也就定了下來。這一仗，也可說一半是嚇倒的，然而，這實在是民衆的力量所促成的。我那時，雖覺得沒有什麼非議，但實力如此空虛，必然要受人反攻，事前我也料到。他們呢，拿來騙人的是說：葉挺，賀龍大軍快到了什麼地方，亂說一道，誰知葉賀軍隊早已被逐至閩境了！

「我而今才絕對覺悟：我們縱使這什麼什麼主義和舉動是對，然什麼也怕不能給你如願以償。我們底環境如何，這是很需要留意的，所以還不如沉靜的修養你底一切能。世界上，盲目從事的人實在太多，我也不願追憶我底已經了……」史文話匣打開，滔滔滾滾的一時不能休止者焉。

「你怎麼樣會趨於這田地呢？」海哥問：

「啊！那是很明顯的，可證實我的腦筋太簡單了，實

在可說全出於虛榮，慕名，出風頭，領袖慾使然的。我記得我在中學一年級的時候，荒唐得很，什麼用苦功是談不到，奢望做委員會長是沒有的，後來漸漸的看到學生會長職位，好像多麼的榮耀了，而我慢慢的就有了這印象。二年級的時光，功課迫得較緊一點，而且我也知道升學的艱難，在這二個學期中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畢業那年呢，不幸就起了變化，由班長進而什麼代表來了。隨之疏疏地不見從前的努力，畢業考試前呢……咳！這次的大事，降臨了，紅，赤，白，藍旗主義，鬧得異常的緊張，開市民大會哪，都有我的名字，我有過幾次的講演，竟就被人擁戴得頂天了，那時我底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高興和滿意。然而，這便是致命傷呵！唉！風頭，虛榮，領袖，高帽子，統可稱送葬者之賜物呢！……」

「文，佩服你有這見解，這就是你今次得到的經驗了，也就是你重要關頭，現在你可勇往直前向你的正道走去。往者去矣，來者可追，我期待你，後日的發展罷。」

「海哥，還有啊……」

史文想再說下去，房門外步聲「嗒嗒」的前來。

葉賢來了，邊海哥到海濱看午潮去，於是談話停止了，一齊走向大街轉走到海濱，大擺方步，飽享眼福去了。

陰霾密佈的天，蔚藍色的海，微風掠過，水面的浪波時作，汕頭海團圓形，揚威耀武的外國兵艦似點綴海面風景，有增形勢之嚴重。汕市之對面有一小島叫礮石，景緻極美，洋房很多，佈置得格外的整潔，正是外國人設施而成的。當一葉過舟橫渡海峽時，巔瀾傾倚，曾有幾次危險遇過。性命於此，確實難保，時舟子之力，亦僅性命付之，聽其所止。

葉賢從前已有到過礮石這地方，沿途徘徊觀覽的時候，他可要大放其驕傲的態度，海哥與史文一路使得頗不歡心，穿上簇新的西裝，好似忙着工作，踏踏的離開同伴，別走一路，忽然又回頭來說：

「唉，這有什麼好看，還不是山同海嗎？我介紹你聽罷，那裏煙塵濛濛着的高高的洋房交集的，就是汕頭市，最近海濱一帶就是外國人的租界，最遠的高入雲際的尖頂的，就是教堂，那遠山是屬潮州境了。我們乘民船來此的韓江就在山底下過。明天要到香港去的出口在右邊，叫碼

字口……那響亮的怪聲聽到麼？就是火車的汽管聲……草木花葉還要我介紹不？」

海哥聽不慣他的聲音，獨自望東望西的走，史文呢，也只是忍耐的聽他講學一般的講，因為如被他罵一句：「新客屎，什麼都不領教。」却難爲情。史文知道，新客屎在南洋爲罵人的語句。

遊覽歸來已近黃昏，喫過晚飯，葉賢的把戲更多，獨自買許多的水菓，預備弄一弄天花亂墜的事。一手提着胡琴，一手擺着桃紅色的小扇，扇子上寫好了很多諷調的歌女，油頭則叫「男辭」此刻果然來了。歌女用她柔軟的聲音在說：

「先生！唱那一條歌來？」說話時即時大放其嬌態，她很是聰明，那個接受她的，如何程度，她很能一目瞭然。葉賢話猶未說，她可跑到伊胸前，亂模亂動起來，唱了三

四個歌以後，笑談起來了，大吃早預備到的東西，海哥在高興之餘，對葉賢說：

「好了，不要太浪漫了——」

史文快被感動了起來，然即時又想到：他這番漂泊，是多麼的可憐！悽慘，故獨自的跑到房門外來了，急找報紙看看，但房裏「哈哈」的聲音不時的又有所動於心，彷彿幻想到美境界裏去。人是動物，美歌豔曲的不停止，史文轉而羨慕得非常，自言低語的說：「唔，多快樂，愜意！我不久期間，總要求到更好的享樂。得我成了資產者的時候，看你們如何的來拜倒我……」史文帶點氣的口音，情感轉動他到一切的觀念上去了。寂寂的下去，睡神隨之降臨，葉賢如何的享樂資產權能，如何任意使他封建貴族的醜態，史文可不知道了……

(未完)

武林偶感

錢嘽莘

一 太陽光

太陽光，在鄉間是誰也不會感到可貴，誰也可以自由地享受的，與『山間明月，江上清風』一樣地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但，一到都會，便誰也要覺得可貴與受人限制的了。

一幢屋子裏，祇有一方小小的天井。不但太陽光不能充分地光顧；而且即使光顧，時間也很有限。如果建築得講究一點，屋頂上有個露台，那便是很可驕傲的了。然而，設或不幸，同一幢屋子裏，同住了幾家，那個露台上的太陽光，還得為幾家所共有，倘若一家多晒了一條手帕，多晾了一件衣褲，依舊免不了他家的詛咒與厭惡。

一九三二，十二，七日午後。

二 情感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的发生，總是由於『認識』。但『認識』而後的進展的目標，因同性間與異性間而不同其趣。

同性間，由『認識』而到『瞭解』，由『瞭解』而成『刎頸之交』，其意義之深厚而鄭重，時令人起『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之感。

至於異性間，僅僅是由『認識』而生『愛慕』，由『愛慕』而要求『仲寢』而已；其意義之淺薄而無聊，還教人生『穢褻』之嫌。

一九三二，十二，七日午後。

三 感情與理智

感情與理智，一般人都認為是兩樣東西，而且認為是兩樣絕對不能融洽的東西。——指感情是一種衝動，目理智是經過思考的。

然而我，却認為是一種東西的延長或是擴大吧了。譬如一條路；從甲點到乙點，公認它是感情；從乙點到丙點，公認它是理智而已。

又如：兒女之私，大家都認它是感情；捐軀為國，大

家却認爲是理智了。老實說，這感情，這理智的分野，在乎兒女之私，愛的範圍僅及於異性一個人；捐軀爲國，而愛的範圍，便擴大爲普及一國的人的緣故。

總之，感情與理智，委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區別不出什麼明顯的界限。做了和尚，似乎是滅絕了感情的了，不同凡俗人的。其實，凡俗人是以人爲界，是人本位的，和尚已經超過了人本位而達到以動物爲本位吧了。如果以一般的見解去解釋，凡俗人所持的是感情，和尚所持的便是理智，然而以事實來證明，凡俗人只目人是同類，人類以外的動物都得自由加以虐殺，而和尚却不然，認動物爲同類，都得加以愛護。換句話說，凡俗人的感情，以人爲界，和尚的感情，以動物爲界，凡俗人只與人起同情；和尚却與動物起同感了。

我這麼想，同時亦這麼信，理智不過是感情的延長或是擴大。

一九三一，十二，七夜半。

四 女人

女人是沒有親屬的；有的僅僅是祇有她一個丈夫。

女人在處女時代，也假裝過有父母之愛，手足之情，朋友之義，裝得還十分像樣。

然而，女人一有了丈夫，她便整個的送給丈夫的了，父母也不理，手足也忘記，朋友也疏遠了。

這其中，最可憐的，算是朋友；尤其是異性的朋友，她要咒詛你滅亡，不與她並存在同一個世界上。

她怕你妨礙她的驕傲，她怕你危害她的丈夫，你活了一天，與她雖沒有相干，她還隨時地對你防範；好像你是她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她願認識她的人，一齊消失，除了她的丈夫之外。她願在陌生人中，伸了丈夫大踏其步，向整個人間誇耀她的高貴，她的尊嚴。她願全天下人，絕無一個美滿的結果，也沒有一個能和她有相等的境遇。

女人的情義真淡薄得緊，倘若你和她認識了，還得整備着等她找到丈夫而後的馬上死去。

女人真要不得，能夠不和她發生任何一種干係，畢竟是無上妙策。

一九三一，十二，十晨。

五 曠達

曠達的思想，充滿了中國的詩詞；曠達的事跡，傳為美談；曠達的人兒，被人所敬仰。

曠達的結局，祇知一味享樂，凡事不管；終日在醉夢中過生活，有時也因為外來的刺激太強烈了，霎時地睜一睜眼睛；然而不久，也便沒有甚麼似地依舊合閉起眼睛來，過其固有的生活了。

這可由事實去證明，譬如：以目下論，刺激也算不得輕微，然而在遊藝場中，宵夜館裏；一點兒也不會覺得，依然是一派昇平景象，通宵達旦地鼓舞着人趨於墮落之路。

不要好的人，是沒法救治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本已頹廢，邦於何有？中國不亡，是無天日！

一九三一，十二，十七晨。

六 矛盾

中國以「農」立國，而農業社會正在逐漸崩潰；中國非「工商」立國，而工商業正在開始發展。

在這個矛盾之下，一切事情，都不得一致。譬如就兩

性間的事件說吧。

人是在農業社會裏生長的；但是因為讀了幾句書的緣故，不得不離開了老家而轉向工商業社會中找飯吃。

唯其是在農業社會裏生長，老家裏不能不有一位鎮守的夫人；又唯其是要在工商業社會中找飯吃，身邊又似有摩登女郎的必要。

於是，兩性間的事件起來了。

因為在農業社會裏生長，受過舊禮教的薰染，不敢打破農業社會裏的宗法；因為在工商業社會中過活，識着過新倫理的浪花，不願放棄目前的享樂。

於是乎，一壁在愁苦，一壁在開心，終日紛擾而不能自己！

沒有大無畏的精神，毅然脫離老家；沒有大犧牲的精神，甘作過渡的橋梁；老是在恍惚迷離之中，沒有明確的表現。造成兩性間的不幸，不調和的局面。

一九三一，一，二一晨。

七 貧賤夫妻

富人想有子女，偏偏沒有；窮人不要子女，偏偏很多

在這種顛倒的狀況之下，造成了貧富的糾紛，危及了人間的和平，破壞了社會的安寧。

有一天，與友人某君，偶然談及，據某君意見：『想有子女而沒有，在乎富有者，富有各種的娛樂，可以發洩其剩餘的精力；想沒有子女而偏有，在乎貧寒者，缺乏其他娛樂，可以發洩其剩餘的精力，而性慾却好成爲唯一的娛樂，長期的優待券的緣故，——倘若他有一個妻子的話。』

理由雖然未必全是，但我倒一時也想不出可以駁復的對策，於是爲之相對默然者久之。

最後，還是相互地苦笑了一回，念了一聲『貧賤夫妻百事哀』來了結。

一九三二，一，廿六午後。

八 同情的滅絕

我在路上走。

『少爺，請你佈施點！』一種十分低微而含羞澀的哀求聲，從背後突兀地送過來；令人悽楚而打寒慄。

我掉轉頭去一看，原來是一位截髮的少婦，眼光乏力，兩頰火紅，呈演慚愧而且飢餓的神色。上身是玄色的短襖，色雖舊而還整齊；下身是綠色的褲子。雖然有幾點破綻而色尚鮮明；黑色的襪與黑色的鞋；質地都是綢，葛與呢，不是布料。口裏還鑲了兩枚金牙，其中的一枚，正面的中間，嵌了一方綠色的翡翠。左手攜着一位約莫三四歲的小孩子，服飾雖然全是舊布料，然而穿着得倒還十分周全。流落他鄉的風塵色，顯然的暴露着。

我摸出了衣袋裏所有的三四十枚銅子，隨手送給他。

『媽，給我吧，我做！』

『不要吵，停會兒買飯！』

我瞥了一眼，只見她撇開了小孩子的槍錢的小手，一壁把銅子慎重地塞進衣袋去。

孩子的天真。給我以惆悵中的溫暖；而少婦的苦臉，同時又給我以溫暖中的惆悵！

走了一段路了，少婦還在背後嘮叨着。後來，我們還談了一番話。

「你是哪兒人？」

「龍游縣人。」

「到杭州來做甚麼？」

「尋親。」

「親戚呢？」

「到南京去了。」

「你爲甚麼不一道去？」

「我到的遲了，他們早走啦！」

「他們住在哪兒的？」

「青年路十九號。」

「你家裏還有誰呢？」

「還有婆婆，男子已經死啦！」

「你現在住在哪兒？」

「開口關帝廟開壁九號。」

「你想怎麼樣呢？」

「我有小的不好。不然還可做工去。——又要過年啦

，上京去，怕尋不着親戚；回家去，又沒有川資！——少

爺！多佈施點！……」

暗地裏摸一摸衣袋，已經找不出一文錢了；惶恐地向

她說：「我沒有錢啦，怎辦？——你回去要幾天路程呢？」

「四五天。」

我聽了，彷彿被人家潑了一盤冷水，無力援助的悲哀擊動了我的心腔，一般怨氣，直從心頭飛升了臉上，霎時傳到了耳根！

和幾位朋友談起，自己覺得非常歉然！

「也許是假裝的吧！——這類人隨時可以遇見，竟有寫得出一手好字，做得出文章，還有兼通外國文的！」一位朋友坦然地說。

「你太慈悲了！——誰救得起這類人呀？」另一位朋友詰問地說。

「不理他好啦？管得如許閒事？」另一位朋友大聲而且近乎呼喝地說。

「總之，中國甚麼都不行！外國沒有假鈔票，而中國儘多假銀元，外國祇有真叫化子，而中國竟有假討飯！——可惡！」這位朋友諷刺地說，神色竟有見氣的模樣了。

我默然聽着，默然地抱歉自己的多事，而且默然地
着：「不幸叫化子也有假裝的了！」

一九三二，一二，九晚旁。

我們勝利了

也 文

報紙沒有來，惟有向兵士們探聽消息。

「消息有否？」我向着駐紮在車站的排長問。

「有。」他毫不遲疑地含笑答道：「我們勝利了！」已經由天通苑方面衝進租界去啦！

震地的砲聲，仍接着拍子不息地演奏。

「哪！這砲聲都是我們發的。」他又說。

「聽說軍艦上的砲口都對我們這邊描準，是嗎？」傑問：

「是的。這沒有什麼，我們已有很充分的準備。倘若他們一動手，砲台就開始還擊，如果登陸，

那更不必說來一個死一個！」

由他那種沈毅而果敢的語氣，也可使我們相信這不是誇大。

是是非非

廣州的文壇

(宇)

聽說近數月來，廣州又有許多刊物出版，打破南國的靜寂。以前柳語，火星，青野，戲劇，柳絮，野花，萬人，月刊，藝術春秋等等是頗努力的，然而多已夭折，現在有新貢獻，晨曦，萬人，野花，綠天，晨曦，慈嶺，大眾，南風，南國等。柳絮是女作家們所辦。厲廠主編新貢獻，尖社編尖鋒及紅棉，是較受人注意的刊物。民國日報有副刊現代青年及蔥花，有一點新味兒。

漢文打字機

(逸)

林玉堂先生在日內瓦出席國聯學術代表以後，到了美國，發明漢文打字機，而且在美國製造一架模範，試驗之後，結果十分滿意。今特在美國註冊，且由美國打字機有名大公司禮明敦製造後，到中國來設立公司售賣。

文藝

(味莘)

福熙吾友：

南華文藝第三號已由綠衣人送到了，謝謝：

日來隨時可以聽見飛機在頭上盤旋，因而也隨時的令我想念你——吾友無恙乎？

花枝

(春苔)

小姐，你送我的花枝，含苞的已經開放，開放的已經謝落了。

提琴

(秀)

我的提琴終於沒有抵押成功，得不到旅費，我的回家也就不能成功。

鄉思曲

(熙)

你的歸心如箭，還是箭在弦上；倒是你的好提琴，竟能懸崖勒箭，留在你的手中。現在西湖上是滿湖春色了，抱了你的提琴來，暢飲碧梧軒的善釀佳酒，盡量的唱你的鄉思曲可也。

司徒喬先生

(宇)

司徒喬先生今年不在廣州市美專了，現在嶺南大學教書。我第一次在嶺南的餘樂村訪他，他的親切熱烈的感情，使我萬分的快樂。

南華三號的封面，很精緻，在疎疏的幾筆中，令人起海闊天空之想。

第二是看你的杭州的勞動者，以線來表示，甚佳！其中的一幅，不得報酬的勞動者，尤令我注意，因為從我們的辦公室的樓窗口望出去，在湖濱公園中走着的儘是這些人呢，我不禁失笑了，而看過這幅畫的同事，也都失笑的！

第三，我就一口氣讀完了你的一九三一年的杭州文藝。讀後，於驚異你的搜集材料的豐富之外，却有一些意見。我以為『文藝』兩字，如果照普通的解釋，有許多書是不能列入的。——舉我知道的說吧：浙江有省立民衆教育館出版的『民衆教育週報』，『說書人訓練班報告』，『民間文藝漫話』，『藝友制的理論與實際』等完全不能列入；『民衆生活』『民衆小叢書』『反日救國小叢書』等。也只是列入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列入的。他如校刊之類我也認不列

入文藝之中爲是。

此外還有應更正之處，爲『兒童樂園』不是浙江省立民衆教育館主編的。

狗的問題

(苦)

楊成志君是研究狗的問題。精詳宏博，但有一事未見列入。杭州捕捉無主之狗，或電斃，或到錢塘江畔去沈沒。功德林高僧們不忍衆生殘劫，特請市政府把死罪改爲無期徒刑，於是，在西湖半山村地方，設立狗監獄兩所，雌雄分居，免再生產，以絕後患，這實在是功德無量。

可是，到了春氣發動的時節，公狗母狗都欲破牢而出，往牆頭上逃，往門欄上咬，咬到牙齒流血而昏暈過去了，倒臥一刻以後，精力稍稍恢復了，再爬起來，再作越獄的掙扎。高僧們應付術窮，認爲慾念未除，無緣超度，此後就一隻一隻的都在這牢中死去了。